

A detailed oil painting of a man's head and shoulders. He has long, dark, wavy hair in a wig, a high forehead, and a serious expression. He is wearing a white cravat and a dark coat.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textured.

更正教经典

传记译丛

LIFE OF DR. OWEN

约翰·欧文传

[英]安德烈·汤姆森 / 著

维真 / 译

LIFE OF DR. OWEN

约翰·欧文传

[英] 安德烈·汤姆森 / 著

维 真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约翰·欧文传 / (英)汤姆森著 ; 维真译. — 兰州 :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527-0396-2

I. ①约… II. ①汤… ②维… III. ①欧文, J. (1616~1683)—传记 IV. ①B979.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6677号

约翰·欧文传

(英)汤姆森 著 维真 译

出版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朱 珠

装帧设计: 尚上文化

出版发行: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邮 编: 730030

电 话: 0931-8773149(编辑部)

0931-8773112(发行部)

0931-8773269(发行部)

E-mail: gsart@126.com

网 址: <http://www.gansuart.com>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15千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527-0396-2

定 价: 3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或转载。

目录

第一章	学生时代	001
第二章	牧者生涯	021
第三章	牛津校长	049
第四章	晚年时光	089
附录一：	欧文的墓志铭	167
附录二：	欧文书信	173
译名表		197



第一章

学生时代



当代竟然没有一本详尽的传记来纪念欧文这位伟大的清教徒，不得不说是件憾事。在他死后二十年，科顿·玛瑟在《基督在美洲的奇迹》（*Magnalia Americana Christi*）中声称：“神的教会不公正，没有把伟大的约翰·欧文的一生记录下来。”

二十多年过去了，欧文的一生才在伦敦一位可敬的独立教会牧师艾斯提先生笔下展现出来。尽管这本书是在欧文的密友、在他的教会做了多年会友的约翰·哈托普爵士的参谋下写出来的，但仍有大量不准确的内容，并且信息过少，“与欧文海量的作品根本不相称”，所以颇受非议。此外，我们还得到了一份同样简短的传记，作者不可考，但该书声称是由一位“很荣幸了解这位伟人并常听他讲道”之人所著，“尽管他得承认自己的年龄和阅历都不

足以恰当地估量欧文博士的伟大价值”。但是如果有哪位学者想寻找大量有关欧文的同时代记录和早期的回忆录，将会徒劳无果，无法找到像埃德蒙·卡拉米博士纪念豪的文章那样全面、准确的回忆，或像理查德·巴克斯特留下的关于他自己的文字那样涵盖许许多多事件和心理活动的资料。关于欧文，除已提到的资料之外，现代传记作家必须关注的资料，从某种程度上多来源于敌手的陈述，他们对如此伟人不肯保持沉默，也不会吝啬不情愿的好评；同时代人的生平传记中也常常提及欧文；通史和传记中的陈述——比如尼尔、卡拉米、米德顿、帕尔默及其他人的记述；最有价值也是最有趣的，是欧文在他众多作品的序言里无意写下的自传。俄姆先生在撰写欧文生平时充分挖掘利用了这些资源，他的这一作品是不懈的研究、扎实的判断和处理素材能力的杰出典范，同时又诚实地流露出作者的偏爱，作为传记也忠实可靠。借助以上资料，尤其是俄姆先生的作品，我们收集整理了写作欧文传记的详尽内容。

考察传主的家谱，可以看到他出身于威尔士一个声

名显赫的上流家庭，其远亲包括五个皇室分支。在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和玛丽女王在位期间，李维斯·欧文在北威尔士担任副宫务大臣和衡平法法官，并且担任梅里奥尼思郡高级治安长。他有权就威尔士事务上书先前提到的这几位君主；在约克和兰开斯特家族长期争战导致社会动荡、法制松散的时期，他曾受命清理乡下众多藏身于山间的贼匪和歹徒。后来，欧文博士的这位可敬的祖先英勇殉职，作为治安官，可以说是尽忠职守。在蒙哥马利郡巡回审判后返回之时，他落入一帮歹徒之手。他们曾誓言要报复他，因他捕获他们的同伙。他们在蒙特雷森林中杀害了他，除了一个忠实的朋友之外，所有人都弃他而去。

同一家族的汉弗莱·欧文娶了刘易斯·欧文的孙女苏珊，接连生了十五个儿子，最小的是亨利·欧文。父母将其敬献服侍教会，于是亨利在牛津学习语言、哲学、神学后，顺理成章成为牛津郡斯塔德汉的教区牧师。他在这一岗位上证实自己是“主葡萄园里的辛勤园丁”，并且在教会中作为宗教改革的拥护者毫不妥协，以至于引起教会掌权者的嫉妒与不满，因此对他冠以“清教徒”之名，

这倒见证了他的忠诚。这位可贵的教区牧师1616年在斯塔德汉得了第二个儿子——约翰·欧文，即本书的传主。约翰·欧文注定要为他们古老的家族增添一份美誉，他的美德、学识和才能更加算得上荣耀，家族暗淡的皇室血统在他的光华面前黯然失色。

我们对欧文的孩提时代知之甚少。关于他的母亲——在他最易受影响的时期履行培养他的职责、养育这位未来的奥古斯丁的莫妮卡——也没有任何记载，但有理由相信，他在斯塔德汉的家中从那位出色的教区牧师那里接受了启蒙教育。多年家庭教育之后，他转入牛津的一所私立学院，在爱德华·西尔维斯特指导下开始学习古典作品。这位杰出导师所培养的出色的学生中，有些没多久便出类拔萃，为他们自己赢得了不朽的声誉。有趣的是，此时欧文这位未来的清教徒神学巨匠就读的位于众圣徒教区的宁静学校，也是流芳百世的奇林沃思开始学习希腊和罗马经典的地方，后者的巨著《更正教信仰》无须多言——不仅足以令大学，也令时代以之为荣。不过，从时间上看，这两人不太可能是同学。有一件事足以说明年轻学生约

翰·欧文的学习热情，同样也说明他的才华有多么早就展现出来——十二岁时，他就因学业进步得太快，令西尔维斯特教不下去了，他达到了可以入大学的水平，因此进入皇后学院学习。这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早得太不明智了，即便在当今时代，也显得过早。看看欧文同时代的一些最杰出的人物，也找不到类似的早熟的例子。例如，何尔主教是在十五岁入剑桥学习，而同时代的伟大清教徒约翰·豪则是十七岁，更成熟了，才进入牛津。

很少有哪位伟人在这样的年纪就得以进入大学，但欧文有幸在导师托马斯·巴洛指导下学习数学和哲学。巴洛有着扎实的学识，后来成就非凡，他当时是皇后学院的研究员，之后升为教务长，最后提升为林肯主教区监督。求学的男孩欧文全身心投入学业的不同领域，强度大得足以令大多数人精神错乱。任何人像这样苦学，如果不是精力异常充沛，身子骨肯定会垮下来。欧文在大学就读的几年间，晚上只允许自己睡四小时。他很明智，懂得通过一些最需要体力的，甚至是激烈的消遣活动来消除伏案工作的不良影响和超强度的脑力疲劳。跳跃、扔板、敲钟以及

类似娱乐，偶尔会吸引他放下书本。那些认为这个年纪的孩子不善交际，对高雅艺术不感兴趣的人，得知欧文学习音乐可能会感到惊讶。欧文的音乐老师托马斯·威尔逊博士，一位出色的长笛演奏家，也是查理一世在这门优雅、令人愉悦的艺术上最为喜欢的导师。或许，正是因为回忆起年少时那些迷人的练习时心存感激，后来欧文在升任牛津大学校长后，任命年少时的导师担任音乐教授。

当然占用的必要休息时间并未获得补偿，只是借用了，须在未来的生活中加倍偿还。当欧文开始感觉到他的钢筋铁骨要为他年轻时的活力付出代价时，他习惯于宣称假如他能恢复为获得知识而失去的健康，他情愿失去通过这样的方法积累的一切学问。他惯于以极为深刻的悲哀，羞愧地承认此时他的灯里没有油^①，使他夜以继日苦读的动力来自渴望在教会出名、掌权的抱负。如果了解另一原因——他父亲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威尔士一位叔叔慷慨地资助了他的学业，这一定对他的思想产生相当的影

① 参见《马太福音》25:1, 13。——译注

响——并由更宽厚的人来评判的话，我们可以确信，这种自责肯定没有那么严重。不过，当更合适的动机开始在他身上全力发挥作用，那么必须承认，他过去的所有努力主要的动力仅仅是世俗的抱负。无疑，当后来他返回大学时，这些令他自责的回忆不断涌现在脑海中，就像处于类似的境况下的腓利·亨利一样，他一方面感谢主未令罪恶毁掉他的事业，另一方面在他的书中插入这句话：“为我大学时代的罪流泪。”

此处让我们停顿片刻，来看另一位学者理查德·巴克斯特的情况，他注定未来要与欧文共同闪烁在同一耀眼的星座中。当欧文行走于牛津大学的雄伟建筑之间和树荫之下，抑或午夜伏案于书页的时候，巴克斯特可能正置身于勒德洛城堡的妖娆景色中，稍后，搬去罗克斯特小村。尽管没有人引领和帮助，巴克斯特却意志坚定，带着对各种知识的渴望努力学习，没有任何挫折与困难能阻挡他追寻的脚步。虽然没有经过大学的系统训练，未能在馆藏丰富的大学图书馆中受教，但巴克斯特的爱好和需要令他涉猎广泛，补偿了他不倦的灵魂。托马斯·阿奎那、安瑟伦和

邓斯·司各脱等人的著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枯燥乏味如同沙漠之沙，而巴克斯特以敏锐的领悟力从中得到了高水平的训练和真实的乐趣，喜乐地在这些人的作品中磨炼自己思辨的能力，直到他的学问可与这些经院哲学家媲美。

理查德·巴克斯特年长欧文两岁，也比欧文早“进入基督”。当牛津的学生欧文还在为属世的抱负忙碌时，巴克斯特就已经从西布斯的《压伤的芦苇》和《圣经》学习到神圣的默想艺术；甚至在学生时代的后期，在天黑无法阅读而点灯又太早的时间段里，他常常将此时间分别为圣，默想天国的事，期盼“圣徒永恒的安息”。但同样的恩典不久也降于欧文身上，伴以神的护理之工，将其从可怜的属世野心的白日梦中永久地唤醒。他为自己计划的事业假如成功的话，他会成为一个平信徒，甚至一个不宽容的迫害者。基督论到保罗的话可以用在他身上：“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①看看是什么让欧文的内心和外在的环境起了这样的大变化吧。

① 《使徒行传》9:16。

是什么令欧文从极度追求个人利益转变为以信仰为中心，并没有详细的资料。或许是幼时在教区牧师家庭中所受到的指导现在开始发芽；或许是那些他仅仅当作学问和成就而记下的真理出乎意料地震撼了他的心灵；或许是因为当时一些人在信仰问题上认真的斗争令整个国家都沸腾了，这种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激起了年轻的隐士欧文的共鸣；或许是他脑中出现了比自己之前经历过的更严肃的思想，就像看不见的唤醒生命的春风吹过，他不知道为何会如此；或许所有这些都一起发挥影响，使他“开始求神的国和义”。欧文自己见证说，在大学生活的后期，圣灵开始在他心里兴起了全新的思想和情感。尽管他是在后来才进入神的国，得着完全的平安和自由，但那时圣灵已经让他以信仰原则作为人生的最高指导，求问神：“你要我做什么？”

正当他的思想产生巨大变化时，学校管理上发生的事件将他的信仰原则置于考验之下，可以说是火般的试炼。威廉·劳德主教扶摇直上升为牛津大学校监后，迅速进行天主教式的改革，而作为查理一世的枢密官和首席顾问，

斯特拉福德的亲密同事，他早已为了在国家的教会政策中进行这种改革做了大量工作。这人心胸狭窄、本性傲慢专横，克拉伦登甚至称他“脾气粗暴、容不得不同意见、独断专横”。虽然许多和蔼的人因为对良心自由秉持错误看法，于是将自己卷入迫害者的行列，但劳德的迫害措施可远远不止是源于这些错误观念，这些迫害措施害人、害教会，可以说是骇人听闻。相应地，他要求在大学里采纳许多极具天主教迷信色彩的仪式、典礼，其中有些就是当初英格兰改教家迅速废除、严厉谴责的。凡是反对劳德这项命令的人，都受到逐出校门的处罚。

这项大胆的改革立刻将欧文从默默的学生生活卷入社会公共生活的严峻斗争中。他的思想由于敬畏神而一无所惧，很快决心抵挡狂热的主教推行的这项令人无法容忍的规定。凭良心，他认为劳德所推行的许多仪式都是神所禁止的。并且，某件事情倘若未经强制推行时，属于无关紧要的事，然而一旦被强定为与神命定之事同等的义务，他就觉得必须将此种行径视为干犯神圣特权和良心权利——

“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①——从而加以抵挡。从伊丽莎白时代，里德利和拉蒂默葬身火海的时代起，清教徒就持这种观点。尽管我们看不到关于欧文在此时期的心路历程的记录，但通过他所经历的事实，毋庸置疑，他已在不知不觉中站在清教徒立场的前沿，他多年之后写下的话充分表达了支配其思想和行为的原则——

在敬拜中，除了他命定的以外，信徒不能有任何领受、实践，不能拥有任何事物。他们知道从创造世界之初他就从不允许，也更不愿让受造物的意志来衡量他的尊荣或是敬拜的原则，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是如此。第二条诫命智慧而真实地记录着：“Non imago, non simulachrum prohibetur, sed, non facies tibi”——那些我们自己的创造、发明的——而不是神命定的——敬拜形式或尊敬神的方式，都是严格禁止的。信徒们知道神所喜悦的敬拜：“谁向你们讨这些？”“你们将人的吩咐，

① 《马太福音》15:9。

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就是最佳答复。我冒昧地说出我心所想、哪怕全世界都反对我也要奋力坚持的主张（愿主帮助），即“教会有权在敬拜中设立——不管是内容还是方式上的——任何事和仪式”这条错误原则超越了有序地遵守基督自己定立之典章所需的必要环境，是在基督教世界流毒已久的一切可怕的迷信和偶像崇拜，一切混乱、血腥、逼迫和战争的根源。启示录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就一再揭示这一真理。

我怀疑，神多年以来与这个国家大大争辩，大发义愤，都是为此，即与我们中间照耀的福音荣耀的光辉相反，在神的事和聚会敬拜中，人的意志和幻想以秩序、礼貌和教会权威（没人知道这怪东西是什么，权力从何而来、源于谁）的名义强加给人。人们喜欢假装仅是为了荣耀、美丽、合宜和协调，这正好是神所说以色列教会的样子，《以西结书》16:25。因此这是在祷告中愚弄圣灵，轻视传讲福音的大能，诽谤安息日，玷污圣洁。废除基督作为他的教会唯一立法者的地位——把真丈夫扔到一边，却对奸夫投怀送抱——设立管闲事的人在他

的家中，管理全家，而这是他从来没有让教会设立的，《以弗所书》4:11；从异教、犹太教和敌基督者遵守的方式学来仪式性的、自大的、外在表现一样的敬拜；神的圣书没有一字一句提到这些玩意儿。这会带来什么结果呢？而真正与基督相交的人在意的，不管是私底下还是公开场合的敬拜，除了神许可的以外，不允许任何这样的事出现。除非是奉他的名而来，是“主耶稣如此说”，不然就算是天上的天使的话他们也不会听从。

欧文有见识的良知断然拒绝服从，而从属世的利益考虑则完全应该默许劳德的规定。离开牛津就意味着即刻与所有闪耀在牛津学生面前的美好职业前景失之交臂，不仅自己断了晋升之门，而且此时他心里很可能也觉得会令自己无法蒙主使用了。拒绝服从不可避免地会令劳德主教不满，他在竭尽全力查找反对他政策的人，已经迫使全国上下每个角落都仔细警惕地进行检查。他的残酷和恶毒正在试图通过星室法庭（Star Chamber）和高级专员会议（High Commission）的非常举措和暴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

来。尽管这些后来的危险似乎距他还遥远，但有一项现实他不能无视，即迈出这一步，很可能使得那位威尔士保皇派叔叔怨恨不满，而叔叔一直资助他在牛津的学习，并表示若一直对他的表现满意的话，愿由他来继承遗产。虽然不遵从可能引发这些后果，但欧文宁可一一承受，也不违背自己的责任感，“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①。欧文才二十一岁，人们就看到他为了良知而放弃十年青葱岁月所有梦想和珍惜的社会关系，将自己逐出牛津的校门。此时神正让他在比牛津更高的学校中受教，进行火热的训练，正是这样的训练陶造出神最合用的器皿。但是“人为神的国撒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②。十年之后，这位豪迈地遵从良心之光而被开除的学生，又经过同样的一道门回来接受母校最高的荣誉——他受命掌管大学的法规，几乎就是占据了劳德曾经的权位，而劳德却灰溜

① 《希伯来书》11:26。

② 《路加福音》18:29, 30。

溜地被擄夺了这一职位。

欧文十九岁时“开始攻读艺术硕士学位”，在他离开牛津前不久，班克罗夫特主教许可他获得教职。阿斯科特的菲利普·多玛爵士出人意料地向他敞开家门，邀他做家庭教士和他大儿子的老师。一份关于欧文的最古老的通告上说，“他极为满足地向罗伯特爵士和家人表现了自己”。之后，又去伯克郡赫尔利的拉芙蕾丝勋爵家做教士，在那里主人看来对他更好，确实欣赏他。但与此同时查理一世和议会间的矛盾不断扩大。他不断侵犯宪法赋予的财产权利，试图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统治国家，用非法手段敛财，处心积虑地违背自己最庄严的誓言，纵容劳德推行迷信、恣意践踏信仰自由，最终导致国民不满奋起反抗，迫使议会拿起武器，引发了震动全国的内战。在这场危机中，无人能保持中立，欧文和他的雇主拉芙蕾丝勋爵立场相左。勋爵拿起武器加入查理一世的保皇派部队，而欧文自然而然地支持议会军，捍卫公众的自由。如此一来，有两项后果立即降临到欧文头上——离开拉芙蕾丝勋爵家，并且彻底与威尔士保皇派叔叔决裂，后者取消其财

产继承权，将产业财富给予他人。

离开伯克郡，欧文前往伦敦并居住在查特豪斯广场。在这里，他仍然心情抑郁，他在牛津最早为信仰焦虑时就开始抑郁，尽管时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却从未完全根治。毫无疑问，叔叔对他的态度令他面临灰心丧气的外部环境，加深了他灵里忧郁的阴霾。而令他愁苦加重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对自己在神面前的境况困惑不安。多年来他一直受困于宗教原则的权柄之下，从未重生进入平安之境，对主的恐惧似乎仍不时环绕着他。我们没法断定欧文内心这些可怕的冲突成因何在。是神的圣洁和正直令他深感信服？还是在本该安息于神启示的真理和慈爱的呼召之上时，却悖逆地臆测神隐秘的目的？还是自义地推测神对他的看法，而他本该置身于十字架完全的光照下？抑或比以上这些都要奥秘的烦恼？但我们认为，关于他现在所经受的事，多年之后他的精彩著述《罪的赦免》（*Forgiveness of Sin*）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起到跟事实记载一样的效果。很显然，我们信仰文献中的某些最宝贵的财富源于内心难以言传的巨大煎熬。路德在他的《加拉太书导论》

(*Introduction to the Galatians*) 中的美妙对话反映出他自己强大的内心与不信的斗争；《天路历程》同样是班扬的心灵自传；欧文的《诗篇130篇注释》——就丰富的神学而言，这本书充满了基督徒的经历，包含某些欧文最为精彩的篇章——含有强烈的内在证据，表明该书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地记下了他现在的彷徨、困惑和最终的解脱。

卸下欧文肩上重担的时刻来到了。松绑的方式是他一生中最有趣的事。埃德蒙·卡拉米博士此时任艾德门布里教会的牧师，以阳刚之气的口才吸引了众多会众。在一个安息日的早上，欧文专程来听这位著名的长老派牧师讲道，但令他失望的是，他只看到了一个乡下来的无名陌生人走上讲坛。他的同伴建议离开教堂赶往另一个著名牧师那里聚会，但欧文因体力不支决定留下。简单真诚的祷告后，那位陌生人开始宣读《马太福音》8:26——“你们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胆怯呢？”这话即刻抓住了欧文的心，因这话正适合他当时的心态，他心里默默祈求神用这位牧师传讲针对他境况的证道。祷告得蒙垂听，因为传道人回答了一直困扰在他心头的疑惑。讲道结束时，他已经

成功地享受到稳固的平安。欧文费尽心思想要知道这位传道人——对他来说“好像神的使者”——的名字，却没有找到。

神用卑微的器皿令欧文内心得享平安，显然是有意为之。神用卑微的亚拿尼亚来除去扫罗眼里的鳞，用贫穷的编织帐篷的工人和妻子来指教大有口才的亚波罗，也是出于同样的智慧。当欧文博学睿智的美名传开，据说甚至外国神职人员都想学习我们的语言，为要读到他的作品。此时他若回想起自己灵魂得救的方式，一定会阻止一切自高自大、依靠自己的心态，并看到讲道最大的成功绝不在于高智力的天赋。相反，种种例子都表明：“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①对此，有谁能质疑呢？

① 《撒迦利亚书》4:6。



第二章

牧者生涯



现在，欧文的心思切实脱离了灵里压抑的重担，很快恢复了活力；1642年3月，他出版了第一部作品《揭露阿民念主义》（*The Display of Arminianism*）。很可能是在菲利普·多玛爵士和拉芙蕾丝勋爵家时，他就一直默默地为这部作品耕耘着；更有可能他内心的压抑跟他错误理解了一些问题有关——阿民念派的争议涉及的就是这些问题——因此他更为彻底地考察了这些问题。看看当时教会政策长久以来意在培育的教义感情，再加上这种政策本身，就可以明白这部作品是在怎样重要的时机面世的。劳德一党对阿民念主义的教条充满热情，就同对天主教仪式和祭服以及被动顺服的热情一样，这些教理受到皇家青睐，因其提倡迷信仪式、维护专制统治。阿民念主义由此获得唯我独尊的地位，成了时髦的信条。一股教义浪潮涌入教会，教

会正在迅速改变其事工的角色，离开安全的港湾，而正是教会的信纲和改教家使教会停泊于此。

欧文在序言中准确地描述了劳德的政策：“假如哪个可怜的清教徒违反教规之处达到其（劳德的政策）违背信纲之处的一半，就算没有丢掉性命，也定会丢了饭碗。”他在另一段中如此解释阿民念主义在英格兰的发展：“我认为主要原因就是恩尼亚·席维欧对于为何教皇高于议会而非议会高于教皇做出的解释——因为教皇授予大主教和主教权柄，等等，但议会诉诸“较差的形式”，因此很难有支持者为他们的事业说话。近来，我们教会的管理权落入染上了这种毒药之人的手里，阿民念主义回来了，其强劲的论调大受青睐与赞扬，很快就把可怜的赤裸裸的真理挤进角落了。”

欧文的《揭露》一书竖起了反对流行观点的屏障。每一章都就讨论的问题给出阿民念派的教义，以及欧文的回应；而且每一章的末尾都用某些阿民念主义者自己的话来简要说明阿民念派的教义，在与之并列的一栏则贴出经文来反驳。无疑，有些对当时阿民念主义的指控其实属于伯

拉纠派的谬误，今日虔诚的阿民念主义者也会毫不犹豫地驳斥。也不可否认，该书的某些部分并未脱离源于许多神学争议的错误。就个人的责任而言，人不仅是要为自己承认的观点负责，也要为由此得到的一切后果负责。但不管怎样，这本书内容的丰富定会令当时温文儒雅的神学家跌倒——这本书浑身上下披挂满了加尔文主义的军装。尽管比起欧文后来的大部分作品，这本书学究气更浓，却表现了清教徒特有的精神，尤其是欧文自己身上的。正是这种精神令清教徒如此虔诚，将一切事都与神联系起来，面对神的主权心存谦卑敬畏。

欧文将这本书题献给“宗教委员会的大人和绅士们”，他们要求议会下院负责规范图书出版印刷的委员会将这本书印出。此书的出版在另一层面也挺有趣——带给他第一份牧职。由于委员会清除教会的丑闻牧师，埃塞克斯的佛罕的牧师丢了饭碗，委员会邀请欧文赴该教区任职。他搬到福德汉姆不久，便同卢克女士结婚。关于这段姻缘，以前的传记留给我们的几乎全部信息仅仅是——妻子给他生了十一个孩子，除了一个女儿，其他都年幼夭

折。这唯一的女儿嫁给一位威尔士的绅士；但这婚姻并不幸福，她“回到娘家亲人身边”，之后不久死于肺病。

欧文早期的牧师生涯似乎是他一生最为幸福的时期。佛罕是一个平静的村庄，位于肥沃美丽的斯道尔峡谷，它将萨福克郡与埃塞克斯郡分开。今日该地居民约有七百人，但在欧文那个时代不可能达到这个数目。在这个避难所，周围乡村人口并不太稠密^①，欧文可以平安地履行乡村教区牧师的职责，不会烦心地担负令人分心的公共责任，他曾不情愿地承担这些责任，似乎也常常满意地放弃。由于他的前任忽略了教区的属灵的利益，他为自己制定了认真的措施，要撬开这片休眠的沃土，要传讲那些他脑海里仍像起初的爱那样新鲜的真理。这位善良的清教徒挨家挨户走访，进行教理问答，这赢得了教区教民的爱戴，同时

① 关于欧文早期侍奉生涯的这一信息要感谢亚历山大·安德森牧师，他在科尔切斯特牧养一间浸信会教会。他还说，佛罕（距科尔切斯特四英里）的教区牧职登记册上仍有欧文的签字，尤其是，前任和继任者签的都是“教区牧师（Parson）”一词，而欧文却总是用“牧者（Pastor）”。这表明他从一开始就有意地“偏好更符合《圣经》的‘牧者’一词，胜于专横的‘教区牧师’一词，特别是如果我们接受后者的通常变化形式‘Persona ecclesiae’的话”。

他也弄清楚了他们的基督教知识水平。他坚实的讲道很快将教区居民聚拢在一起，甚至吸引了大量毗邻教区的人来听他有分量的布道。跟巴克斯特在基德敏斯特一样，人们看到了广泛、持续的改变，很快为他喝彩。只有热切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之外，这种改变才可能出现。

这个时期欧文笔下的作品尽显他的思想意识和他传福音的热情活力。第一篇文章叫作《牧师与会众职责的区别》，出版于1643年，目的在于“说明为了提高自己的和他人的属灵知识，神的会众应使用的方法与教牧同工是不一样的”，同时表明“尽管神的子民并未失去基督徒的自由，但圣职仍然保有古老的尊贵”。这篇文章表明，有些神职人员想要像教会会友的代理人一样，在各样事上都颁布禁令，但欧文摒弃这种看法；有人想在教会内部实行散漫的民主制度，他们让“所有主的子民都成先知”的模式是要消灭固定牧职难以估量的益处，而欧文在这篇文章里专门批评了这种狂热分子。这是欧文的短论文中最早的也是最有用的，尤为出色的是巧妙地协调了权威与自由。下面这句话更体现了他不言自明的卓识：“真理向任何人揭示出来，都会不可动摇

地令良心信服，因此应该将真理晓之于民！”而这句话里又有多少睿智的责备：“公开轻视忠信劳苦的牧师的人，不要自欺欺人地幻想私下里能得到祝福！不管他们怎么假装，其实对神命定的一切条例并没有平等的尊重。”如果博内特的《牧者的关怀》和巴克斯特的《改革宗牧师》可称为当时牧师的指南和智囊，那么欧文这篇文章可以作为信众手册与之并列^①。

这位繁忙的牧者出版的下一本书叫作“基督显明的教义原则——两条要理问答”，第一篇针对少年人，第二篇针对成年人，可以帮助父母用于家庭指导。欧文很快就要参与当时那些巨大的神学议论，预备“婴孩吃的奶”。当我们定睛在这位坚定的清教徒身上时，不禁想起了约翰逊赞赏以撒·华滋的话：“为各年龄段的人——从口齿不清地牙牙学语者，到研读马纳勃郎西和洛克作品的博学之

① 欧文赞许地引用了苏格兰国教在1641年爱丁堡会议法案中的意见和做法：“我们提倡开会进行敬虔的商讨，或者按神护理之工的布置，或者按神话语的命令而行，前提是没有未经神和他的教会呼召之人僭越牧者的职位来传讲圣道。”

士——提供指导。”

多年辛苦而朴实的牧师职责为欧文赢得了良好的声誉。1646年4月29日，他受命在当月的禁食日为议会讲道。这篇讲道基于使徒行传16:9——“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讲稿是按照流行的文风写的，并不是欧文通常的风格。芬纳先生和腓利·温特沃思爵士代表议会向欧文表达了谢意，讲稿也受命付印了。为了让国内缺乏信仰教导的地区——尤其是家乡威尔士——获得帮助，这位佛罕的牧师从头到尾贯彻着福音的热情：“主从天上降下吗哪时，人人平等，都有份。我不愿意看到现在这种人手所造成的巨大的不平等，有些人什么都有，有些则一无所有；有些羊天天可以在各个牧场享受上好的花朵，其他羊则在贫瘠的山岭上晃荡，既没有牧人也没有食物。”在向长期议会讲道时，他用的耀眼的词句，比如“整个世界都理所当然应当庆祝，本岛所有居民都应该永远纪念”，引来一些人的非难。但当时还有哪个人的意见得到后来的历史更公正的证明呢？有哪一届英格兰议会名单上面罗列着这样一群爱国者，有这样一群宪

法卫士捍卫着人民的豁免权？就是休谟不情不愿的让步中也说他们的行为除了一件事以外，都“令他们应当受所有热爱自由的人颂赞”。

此后不久，欧文在佛罕的牧职就结束了。欧文的前任，那位“被停职的教区牧师”，已经去世，而他占据的职位正是此人的，因此他享有的俸禄权又回到保护人手中，并转授他人了。这件事却给他带来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距佛罕约五英里远、埃塞克斯郡的一个重要的商业城镇科吉歇尔的人一听说欧文被解职，就急忙邀请他来做牧师；该镇保护人沃维克伯爵也立即批准了邀请函。与佛罕不同，这一职位此前已经陆续有忠信的牧师殷勤做工，因此他的工作更多的是建造，而非立根基。他很快就聚拢了近两千会众，他们在信仰上的坚持及其基督教知识水平令欧文喜悦，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他们也有了充足的机会证明他们对欧文强烈的感情。

职位变化的同时，欧文对教会治理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转变。他从科吉歇尔离任时，正值他摒弃长老制之际，他在那里的教会据说更接近独立教会或公理会的模式。

然而，欧文保留了治理教会的长老以及长老会议的原则——从下文会涉及的他后来的一些作品中可见一斑——表明他秉持的公理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动，现在看来属于一种温和的长老制，虽然并不能吹嘘说跟他的观念完全一致，但至少表明他与公理会之间的鸿沟并非不可逾越。但是总体上说，欧文早年时代的长老会比当今的长老会走得要远得多，我们认为他拒绝遵从长老制也是他身上一处不小的闪光点。人们往往用一些荒唐之词来指责那个时代的长老会，对此我们并不认同。他们在短暂的掌权时期，为英格兰成就了许多事。如果我们恰当地评价《威斯敏斯特信条》和《威斯敏斯特要理问答》这些杰出的教义陈述，就必须感谢长老会，他们在制定这些文件的行动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见多识广、正派的其他宗派人士也都承认，英格兰实行长老制的教区在基督教知识和虔诚上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长老会反对克伦威尔之际采取的许多措施往往被视为敌对自由之举，但实际上是为了恢复宪政而做出的努力。然而，在这一特殊的时期，他们心胸狭窄，容不得反对，这是无法推脱也不容否认的。

掌权之后，他们被不切实际的统一梦想冲昏了头脑，长老会的巴克斯特自己也哀叹，长老会太想借助世俗权力来实现这一野心勃勃的梦想。随着民众越来越自由，各种观念层出不穷，公众心里也普遍地骚动。长老会认为这表明了无限的宽容具有的危险，在如此不和谐的嘈杂声音中，真理肯定分辨不出来，甚至会消失。与此同时，欧文的思想远远超越这些狭隘的观点，比他们想象出来的恐惧高明多了。他对真理的活力有着无限的信心——他强烈地确信其属灵武器的力量，确信其余的一切都完全无能为力。迄今为止与他志同道合的许多人只是在光明和黑暗的交织中看到黑夜将至，而他却从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这曙光将会成长成完美的一天。在给议会的讲道的前言“关于教会治理的实践——来自乡村的论文”中，他反复谴责一切强加的统一和用刀剑惩罚异端的做法。他说：“异端是溃疡，却是属灵的溃疡，需要用属灵的方法来制止。砍掉人的脑袋是无济于事的。”不奇怪，欧文会弃绝长老制当时那种狭隘、丑恶的形式。但是，要说他同样远离那种教会治理形式的一切特有的基本原则，令许多人更难以置

信。同时，欧文在科吉歇尔的教会完全是按照公理会的方式来治理的，对此没人能提出合理的质疑。如果该教会在任何程度上与欧文出版的下一本书中的忠告一致，那定然是属于独立教会的优秀特点之一。巴克斯特对独立教会的优秀特点做出了出彩的评价：“我看到大部分独立教会在圣洁和律己的事上都很严肃，这是值得赞赏的。”这里说的欧文的书就是《以实各：根据福音的次序，圣徒在团契中的行为指导，1647》。书中，规则分为两部分——会友对牧者的责任和会友彼此间的责任，意在让人放下有关教会治理的争论，回想出于在福音里的共同团契应该怎样严肃谦卑地履行这些责任。这本书闪耀着非凡的圣洁智慧，但无法从中得出欧文是公理派还是长老派。

《以实各》是欧文作为牧师写的书；次年，他的作品《基督之死导致死亡之死》（*Salus Electorum, Sanguis Iesu*）则是再次作为神学家和基督教辩者写成的，该书是他长期默默耕耘所著。这篇论文的伟大主题在于基督之死的性质与程度，在讲论程度时特别提及了阿民念派的观点。该文题献给沃维克伯爵，就是这位保护人介绍欧文去科吉歇

尔。该文受到两位长老派牧师的热烈赞扬，认为是“推倒阿民念主义的烂屋子，压在秉持此观点的那些非利士人头上。”^①欧文自己则说，为写作该文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和长久的默想。在经过了七年多的认真考察，认真研读从古到今人们发表的所有反对真理的书之后，欧文才写出该文。因此，他请读者精读该文并非没有理由：“读者啊，如果你像这个虚假时代的许多人那样，定睛于神迹或名号，读书就像加图进剧场——就是为了再出去——那你已经享受到了，再见。”欧文的思想在这部著作中散发出卓越的光彩：视角高屋建瓴，令他看到该主题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极其耐心地考察该主题每一单独的部分；智力过人，令他乐于在诡辩和网罗的包围中扫清道路；他的判断公正可靠，尤其是在他的辩论性文章中往往显明了他有属天的灵及其能力：“（属天的灵）用精辟又富于想象的智慧之言表现了出来，令你既乐于阅读，也为了作者的缘故赞美神。”欧文对文章主题不仅是触及，还深入挖掘，尽

① 这两位牧师是斯坦拉·高尔和理查德·白菲尔德。

管有时做得并不好看；再没有别的作者能让你感到，当他就自己的主题讲论完毕以后，关于该主题也再没有什么好讲的了。

在这篇文章中有一部分内容阐明了父、子、圣灵在救赎之工中荣耀的联合，表明基督的死是神计划的一部分，确保了带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就在部分内容中，他展现了非凡的论证能力，以及他对关于启示的论题非常熟悉，甚至威丘思的同类文章也望尘莫及。其实，许多当代的加尔文主义者怀疑，这样奠定真理，是否整全；若是这篇精湛的文章在其更特别的意图之外，用跟他们一致的观点讲明基督之死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为福音的普世呼召奠定了广泛而充分的基础，那么这一精湛的文章是否能更完整地展示《圣经》关于基督之死的教导？没错，该书的大目标是证明基督只为选民死，但欧文在一些段落中，跟其他配得加尔文主义者这一称呼的人持同样的观点，用最自由派的加尔文主义者都会谨慎使用的强烈、明确的话争辩说，基督献祭的内在真实的完全性和充足性为福音非区别性的邀请奠立了基础。这一伟大的作品引发了诸多争

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欧文第一篇引起理查德·巴克斯特注意的作品，让这两位伟大的清教徒最终较起劲来^①。

现在，这片土地的多事之秋到来了，此间，特权与大众权利之间展开长期斗争，各有胜负。最终，欧文看到战火几乎烧到家门口了。查理一方突然在埃塞克斯郡起事，占领了科尔切斯特，监禁了受命来埃塞克斯郡管事的议会委员们。议会军首领费尔法克斯勋爵于是受命来收复科尔切斯特，营救这些委员们，把该城严严实实地围困了将近十周。科吉歇尔离科尔切斯特并不远，成了费尔法克斯的

① 争论持续了多个回合，双方很多文章都与此相关。比如巴克斯特的《称义警句》（*Aphorisms on Justification*）的附录、《信仰告白》（*Confession of Faith*）和《五条关于参与圣礼权利的辩解》（*Five Disputations of Right to the Sacraments*）；欧文的短文《论基督的死》（*Of the Death of Christ*）等等，还有《为传福音正名》（*Vindicae Evangelicae*）的结尾部分。这场争论中，进行了一些技术性的区分，比如，基督的死是“*solution ejusdem, or tantundem.*”类似这种学究词汇在当时的神学争论中翻来覆去地出现，讽刺叙事诗《哈迪布拉斯》（*Hudibras*）的作者有时将其当作荒谬的事——“那么，先说吧，问题是哪一个更好，或哪一个更糟？”“总会还是熊呢？我认为熊最糟糕，而你却说是总会；但为了做出良好的断言，你说它们都一样。若是如此，就没有最糟，因为都一样。”

大本营，于是他和欧文之间有了交往，在此基础上，他们建立了长久的友谊。很快我们就会看到，他们之间的友谊带来了重要的果实。欧文说围城期间他成了“危险的观众”，围城结束时，他讲了两篇道，一篇是在为科尔切斯特投降感恩日在该城给部队讲的，另一篇是在拉姆福德，议会委员们得救时给他们讲的。后来，这两篇讲道合在一起作为《哈巴谷书》1:1-9的专论出版。

数月内，欧文就奉召主持无比重要的事。查理一世在最高法庭受审，被控叛国、暴君和谋杀，并且法庭大胆的判决也执行了，查理一世在白厅门口被斩首。这一可怕的事发生的次日，欧文受命给议会讲道。他执行这一找上门来的险恶任务的方式，往往被视为他公共事务中最容易遭人非难的地方。他证道的题目是“神的保护鼓励了正义的热情”，用的是《耶利米书》15:19-20的经文：“‘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经文显然令他有了充分的机会评论近期的事件。然而，他自始至终都系统而又谨慎地局限于普遍的说

法，即这句双关的话：“对那些喊着‘给我一位王’的人，神能在怒气中将王赐给他；对那些喊着‘除灭他’的人，神能在烈怒中将王废去。”^①无疑，当时人人都明确地用这一最直接的典故来影射该事件。从欧文时代直至今日，人们基于欧文对这一事件的这种克制性的沉默，指责他是出于自私、怯懦的妥协。我们料想，甚至一位杰出的苏格兰历史学家也被诺克斯手拿《圣经》对玛丽女王讲话以及其他正气凛然的长老会人士驳斥国王的画面眩晕了，想象出如果这些人中有一位处在欧文的位置，会怎样无畏、刚正地向那些威严的议员——“即使他们的每一根头发都成了指向他胸口的矛”——讲话。

但这一切的非难难道不是严重得过分了吗？要求欧文这么做的人极有可能是为着相反的理由责备他，盼望这位声名显赫的、没有污点的神学家在他们做出极端举动之际，不仅仅是以不祥的沉默来表示态度暧昧的裁决，而是做得更多。但将他的沉默归因于胆怯，是在假定他私底下

① 《何西阿书》13:11。——译注

认为处死查理一世站不住脚，是犯罪行为。欧文一定这样认为吗？尽管送查理一世上断头台的一派违背了宪法，但欧文也确实有可能认为，对于登基以来都在阴谋反对宪法，十四年来背信弃义地谋求以武力毁灭民众自由、建立独裁暴政的君主，这样的惩罚是正义的。他可能会认为，背叛可以是针对君王，也可以是背叛宪法，完全是犯罪；而国王若完全拒绝法律约束，就不再有资格享有免责权。他可能认为查理一世之死是长久忍耐之后的最后手段——是面对这一问题做出的决定：谁要灭亡？一人，还是千百万人？我们不是说欧文真这么看，但众所周知，在那个认真的年代，一些最清白、崇高的人就这么看。就算欧文对这些看法——众所周知，弥尔顿就持这样的看法——竟有所迟疑，那么不仅出于谨慎，还出于诚实的缘故，尤其在一篇他说“就像约拿的蓖麻，一夜间长成”的文章中，他也该保持沉默。

无论对于欧文在这场证道中的做法持什么看法，我们觉得没人不会认为他的《论宽容》（*Discourse on Toleration*）一文——此文是证道的附录，跟证道一起提交给议会——是

这位伟大的清教徒公事生涯中最光彩夺目的事。此文的首要目的是表明，信仰上的谬误不应由民事法官来惩罚，除非此种谬误本身——而非仅仅是有些人顾虑——扰乱了社会秩序。在任何意义上断言这条伟大的原则，信仰自由的基石，是欧文或者他所属的一派的发现，那都是奇怪地遗忘了历史记录的意见。甚至一些早期改教家的作品——比如慈运理——都跟欧文一样清晰有力地证明了这条原则。罗伯逊校长令人满意地证明，荷兰长老会在宗教改革诸教会中率先正式申明这条教义，在其权威文件中阐明并为之辩护。在荷兰宜人的海岸上，当地教会的怀抱中，英格兰避难者第一次学到真正的信仰自由原则，并将其作为宝贵的酵带回祖国，这可不仅仅是猜测而已。要说欧文及其一派的人对这一原则的坚持远远地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面，是有充足根据的。他们当受赞扬，因为当他们掌权的时候，跟他们还是弱小受逼迫的教派时一样，对宗教宽容同样热心。要是说杰里米·泰勒、弥尔顿、维恩和洛克等人在英格兰挑旺了——如果不是引燃——“靠着神的帮助，不会熄灭”的火焰，那么欧文也绝对是他们中的一员。欧文所属的教派是一个伟大的信仰派

别，而他是其中最杰出的人，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当我们考虑到在那紧要关口，欧文就这一重大议题的看法对于自己一派的影响，还有当时政治领袖和爱国者对他的尊敬，那么把欧文与这些人同列也并不为过。在公众思想一片混乱、人云亦云之际，他们将自己的思想加给公众，教导人民良心之权利，为信仰自由之原则在英格兰如同日光与空气一样家喻户晓、大有裨益做出了贡献。

4月19日，欧文再次受命给议会讲道，军队领袖也在场。这一次，他传讲了著名的证道，基于《希伯来书》12:27的“震动天地”。奥利弗·克伦威尔也在场，很可能是初次听欧文讲道。证道还没结束，克伦威尔就下了决心，而第二天就有机会付诸实践了。欧文为表达对费尔法克斯的敬意，念及他们最近在科尔切斯特的交往，而去拜访他家。仆人来告诉欧文，将军很激动，已经谢绝了几位要人的访问。科吉歇尔的牧师通报了姓名，还在等待时，克伦威尔和其他许多官员就进来了。欧文高大魁伟的身材很快吸引了克伦威尔的目光，这正是头一天讲道令他非常愉快的那人，于是他走向欧文，把手搭在他肩上，亲热地

说：“阁下，您是我必须要结交的人。”欧文谦逊地答道：“跟您结交我更荣幸。”克伦威尔则如此作答：“很快我们就会看到了。”并挽着欧文的手，一起去花园，告诉他，自己打算去爱尔兰，希望欧文能担任随军牧师，并协助他调查、安顿都柏林大学的事务。对于这一出乎意料的建议，欧文自然拒绝了，理由是要看顾在科吉歇尔的教会。但克伦威尔提醒欧文，他将要让亲爱的弟弟在这支军队中担任旗手，他不愿听到欧文的拒绝。他甚至写信给科吉歇尔的教会，敦促他们同意；当他们表明不希望与自己的牧者分离时，克伦威尔的语气由恳求变成了命令。欧文请求了一些牧师的建议，最终听从劝告，慢慢准备出发。

出发去爱尔兰之前，欧文在平等派^①覆没之际又一次给政府官员和议会下院讲道。8月中旬，军队准备启程去爱尔兰。出发前一日，出现了国家历史上无与伦比的景象。一整日都用来禁食祷告；三位牧师——无疑包括欧文——

① 平等派（the Levellers）是英国内战期间秉持民权、信仰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选举权等政治主张的一群人，后因串联反对新模范军遭到克伦威尔镇压。——译注

陆续郑重地呼求神的保护和祝福；然后高夫上校、哈里森和克伦威尔本人阐释了一些相关的经文。整支部队没有人起誓，一万二千士兵用闲暇时间来读《圣经》，唱赞美诗，进行信仰聚会。这支惊人的军队就是这么训练出来的，对他们来说，胜利看起来是板上钉钉的事。这支部队的士兵既有古罗马军队的勇气，也有作为公民的私德，人们说他们“军纪严明，斗志昂扬，装备精良，同时燃烧着最狂野的十字军般的狂热”。对于军队的组成，很少有资料涉及。“读者以为他们都疯狂吗？疯狂距离人一生中最高的智慧总是很近。但这不是疯狂！这一黑暗的要素会带来耀眼夺目的光辉；确实是这样吧？”

本书没必要详述克伦威尔“雷神之锤”一般临到爱尔兰的迅猛可怖的战役进程。通过在德罗赫达城下几次巨大且几乎灭绝性的冲击，恐惧在爱尔兰军队中蔓延开来，但如果克伦威尔采取更软弱、犹豫的措施，那么就会有更多人流血。他在爱尔兰的政策有两个原因：其一，他认为自己是作为公义之神的器皿来报应流十万以上无辜更正教信徒的血的罪；其二，他确信，镇压威胁新生的英格兰联

邦^①存续的叛乱时，就是最严厉的“铁拳”也是最仁慈的，可以避免进行更大范围、更长期的报复。但我们要说的是欧文，他此时在都柏林友好的氛围中向“大群他遇到过的最渴慕福音的人”讲道，调查大学的境况，为其扩张和提高效率谋划。他的讲道“不是徒然”，而他给议会的报告导致当局采取措施，令大学从半毁灭状态中复苏，为其赢得了一些最有价值的豁免权。九个月后，克伦威尔——他在爱尔兰的工作是电闪雷鸣之后又一阵雨，既恐怖又慈悲——就回到英格兰接受议会和人民的感谢，受命出任联邦军队的大元帅。而哀叹“爱尔兰每一座有城墙的城里都找不到一个传讲福音的人”的欧文则喜乐地回到科吉歇尔的群羊中。

但轻松的时间很短暂。克伦威尔刚从爱尔兰回来，苏格兰的局势就需要他出面了。该国开始抵抗斯图亚特王朝的暴政，以及罗马教廷更糟糕的暴政，但他们几乎一致反对处死查理一世，现在嫉妒地敌视英格兰联邦的统治。

① 议会将国王斩首后，英格兰成为共和国，称“英格兰联邦”。——译注

查理一世在布雷达放荡度日时，他们曾邀请他去做他们的王。查理一世签署了盟约，欺骗了苏格兰人，于是他们试图恢复他的王位。这一切克伦威尔看在眼里，在苏格兰人民身上，他看到了诚实而又被误导的热心，目的实质上是跟他一样的。但他更是从中看到了对英格兰的自由、信仰和道德最急迫的威胁，急于在苏格兰建立起联邦的权威。同时，议会下院下了一道命令，要求约瑟·卡瑞尔和约翰·欧文作为牧师随总司令从征。因此，欧文又一次被迫将教牧计划和学术研究搁置一旁，投身军营，置身于围城和战场的喧嚣和大屠杀之中。根据对于克伦威尔品格的普遍看法，已经有许多人讲述了他让当时伟大的传道人聚集在自己周围的动机。我们相信他在信仰上的真挚，并不怀疑他跟其他虔诚的人一样，感到与他们相交非常有吸引力。此外，因为那个时代以信仰的热忱而著称，所以用这种方法令人们确信他跟宗教界的头面人物相交甚密，也是不错的政策。此后，他还确保约翰·豪在白厅工作，并且试图一再努力压服巴克斯特的不羁。我们不能怀疑，后一动机在促使他带卡瑞尔和欧文去苏格兰一事上发挥了作

用；此外，很可能他因对神学争论的热情，预见到在同苏格兰教士的讨论中，要解开他们肯定要拿出来的难题，有这些清教徒伟人的帮助是大有裨益的。

对于欧文在苏格兰，只能追溯少许踪迹了。他似乎是在伯立克跟克伦威尔会合，在那里，他根据《以赛亚书》56:7“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讲了一篇道。根据克伦威尔的一封信，“其他一些敬虔的牧师”协助欧文起草了对大会宣言的回复，这份宣言在克伦威尔越过国境之前就送到他手里了。然后他从穆塞尔堡写信给掌玺委员之一的李思尔，信里说克伦威尔的一些部队同“谨慎的”莱斯列的部队发生了一次摩擦。接下来，邓巴战役打响。克伦威尔占领了爱丁堡，但城堡还在抵抗，该城的牧师都躲在里面。爱丁堡的讲坛相应落入克伦威尔的传道人手里。欧文多次在老圣盖尔教堂讲道，听众一开始惊讶、妒忌，后来慢慢地陶醉，因为众人从他的话中尝到了基督的甜蜜。许多人认为，就允许牧师在安息日出来重回讲台这一点，克伦威尔写给爱丁堡城堡守将的信，显然可以看到欧文的手笔。当对方多心，生气地拒绝后，克伦威尔给他们写了

那封精彩的信，对于这封信，凯雷说：“苏格兰教士自从接受按立以来，从未受到过这样的训斥。”无疑，信中内容与欧文的观点，尤其是《质询》（*Queries*）一文——该文充满了“带着高贵意味的沉重判决”——惊人的相似。接下来，欧文跟着克伦威尔去了格拉斯哥，在那里，扎卡里·博伊德在老座堂对克伦威尔咆哮，但后者心平气和地听他讲，而欧文和苏格兰的众牧师展开了论争，据说其间发生了这样一件趣事——一名年轻的苏格兰牧师，不到二十六岁的休·宾宁，令欧文和其他英格兰神职人员大吃一惊，主导了这场争论。会议结束后，克伦威尔半是惊讶半是愉快地问，这个大胆的年轻人是谁。听到这人名叫宾宁后，他说：“他跳起来了，确实很好，但是这个东西，”他把手按在剑上，“会再次让一切都松开。”这场争论以宾宁的胜利告终，并非难以置信。但这一糟糕的双关语和夸张的威胁不像克伦威尔的风格，因此定然跟其他“克伦威尔在格拉斯哥逸事”是一路货色，对此凯雷说，“这些话除了三岁小孩外，没人会信。”

在克伦威尔的苏格兰征途结束前，最后一场战斗——

此战为其赢得了“伍斯特桂冠花环”，迫使苏格兰服从联邦宽松的管控——不久，欧文就获准回到埃塞克斯著书立说，平静地牧养群羊。然而，欧文在科吉歇尔的牧者生涯永远结束之前，这不过只是短短地喘了一口气罢了。一天早上，他在当天的报纸上惊讶地读到这一命令——“1651年3月18日，议会考虑到皇后学院文硕士约翰·欧文的价值和才干，任命他代替雷诺兹博士担任牛津基督堂学院院长。”很快，基督堂学院主要的学者就来信，表示他们对这一任命十分满意。此前，克伦威尔已被选为牛津校监。次年9月9日，克伦威尔写信提名欧文担任牛津大学校长，因此，他成了这一伟大而古老的学术机构的首脑，而十年前，他却因良心的缘故被逐出此地。^①

① 在担任这些职位期间，他经常在议会讲道。1651年10月24日，伍斯特胜利感恩日，他根据《以西结书》17:24传讲了“在震动世界的国这件事上，基督的国具有的优势”这篇证道。接下来，1652年2月6日，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克伦威尔的女婿、爱尔兰总督亨利·爱尔顿葬礼上，他根据《但以理书》12:13传讲了“劳苦的圣徒进入安息”。此外，1652年10月13日，根据《但以理书》7:15，16传讲了“基督的国和行政长官的权力”。



第三章

牛津校长



基督堂学院院长职责之一是主持学院所有的会议，讲授神学课程，而校长一职则让欧文手握大学的管理权。有时有人指控他前后矛盾，作为独立教会的人，却接受这样的职位，尤其是院长一职，甚至援引弥尔顿的一些话来支持这一指控。但这样的指控完全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要注意，牛津大学在联邦时期也发生了其他许多机构经历的那种改变，不再仅仅是主教制的附庸，而欧文担负的职位已经剥离掉了与教会相关的职能，实际上除了名称之外，与主教制毫不相干。的确，院长的薪水来源还是跟从前一样；但欧文跟当时许多独立教会人士和所有长老会人士一样，并不在原则上反对由国家财政供养宗教教师。

他对接受牛津大学的职位，尤其是校长这一高位的顾虑来自其他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克伦威尔的权威和校董会

的影响力才能解决。去牛津的话，他就要伤害他最深的某些感情，违背自己最优先的意向，与做学问的日子和科吉歇尔幸福的牧师生活告别。也许，担负管理一所大学的重任——这所大学在内战中处于毁灭的边缘，后来在受干预的年代恢复却十分有限——需要非常大的决心。在这动荡的年代，学问几乎因为战争遭人遗忘了。而牛津对查理一世的事无比忠心，为了令查理一世重获他想要的财富，牛津大学倾尽其珍宝，甚至连奖盘都拿来熔化了。结果，内战结束，议会得胜后，牛津的许多学堂和学院都关闭了；其他则成了士兵的兵营和仓库。牛津一贯的好学氛围受到了全面的破坏，大学负债累累，多得几乎没指望还清了。这些坏事中最糟糕的一部分中，有些仍然存在，其他一些也仅仅是部分消除了而已。此外，一些喧嚣的人开始想要对这一古老的学术明珠进行人为的破坏，学生从保王党军队学会了放纵和不服管束，而暗地里支持主教制的人、为了给独立教派人士腾出位置而被克伦威尔剥夺高位的长老派人士对欧文十分眼红。因此，显然，在这样的时刻出任牛津大学校长，处理这些各式各样艰巨的困难，恢复校园的秩序，需要非凡的勇气。而这些就是

欧文现在担负的工作。

很明显，甚至就是今日，许多人也需要从内心里克服早期的偏见，才能想象这位清教徒牧师占据这一高位的情景——他需要拥有合适的尊严和风度。不仅是《哈迪布拉斯》的作者，甚至克拉伦登和休谟，也巧妙地将清教徒跟他们自己本来长久以来谴责并为之撇清关系的无知、奢靡的教派混为一谈，用讽刺模仿的方法，长期以来成功地把他们最普遍的形象描述成自尊心敏感、迂腐、装腔作势、脾气古怪且举止无礼的人。执迷于这种无知错误的人忘记了如果清教徒传道人完全不懂有品位、优雅的事，而他们又出身于牛津和剑桥，那么公平地讲，这两所大学也同样如此。此外，这些人忘了，有句话说得好：“要评判一个宗教派别，就应该根据他们中给后人留下遗产的人，而非拖后腿、在模糊的历史中死去的人，这样才更为合理，而且显然更为宽厚。”

值得注意的是，清教徒教士中的所有领军人物，单就外在的优雅、教养而言，都可以侍立在国王面前。约翰·豪出身高贵，又与出身高贵的家族过从甚密，他光彩

的面容甚至在画像中也仿佛余音绕梁一般。腓利·亨利是王子的玩伴，给他的那个乡村教区带来“买不到的优雅生活”，吸引了周围最文雅的家庭，尽管他性情非常严肃。理查德·巴克斯特是马太·黑尔爵士选中的合伙人；至于欧文，跟同情清教徒的人普遍的想法相反，他在公共事务中并没有表现出隐士的那种粗野的学究气，反而在礼节、品味上都非常高雅。一位同时代的人说他“和蔼可亲，谈吐随和，举止雍容、优雅又彬彬有礼，表明他（不管他是什人）一定比大部分教士更有绅士风度”。多德维尔说：“他本人端庄得体，在讲台上行为非常优雅，说话雄辩有力，仪态让人倾心，加上他的口才和其他外在的优势，能随心所欲地让听众为之动容。”可以想象，当他颤抖着接过牛津校长一职，决心要尽其所能履行好自己高尚的管家职分时，就是用这样的风度向聚集起来的学院院长们讲话：

大学的先生们，我很清楚你们必然感受到的痛苦。有了艺术和科学领域众多伟人、可敬的人、守护者和导

师，牛津大学竟然让一个后来者来当领袖。其实，自从我离开可爱的母校很久却又不得不回来开始履行艰难劳苦的重任后，我并不喜欢现在学校的状态。但抱怨是于事无补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不幸，都不会令庄重可敬的人呻吟怨叹。吓不倒的心志定然会大胆地担负起重担。因为，正如喜剧诗人所说：“人生就像是桌上的一场游戏。如果最必要的那张牌没有出，有机会时，你就必须努力修正。”

看哪，这条学术的大船已经在风暴中颠簸很久了，所有年长、老练、博学的人都几乎要完全放弃了，此时我蒙召而来，怀着巨大而又合理的期盼。那出于对我的偏爱和好意召我来的，他的命令我们不能拒绝，用最热切的恳求在他那里推托也是徒然。此外，召我来也是校董会一致通过的。因此，尽管也许没人比我更不适合这一岗位，我还是接手了。我们的学术权威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产生了怎样的意见纷争（到处都是纷争和中伤，结果自然是四分五裂）、怎样苦毒的激情和挑衅、怎样的骄傲和恶毒，我都知道并为之哀恸。让我们

分心的并不仅仅是这时代的特征，而是我们大学的另一日渐触目惊心的灾难——轻视法律的神圣权威，不尊敬先人；佞臣虎视眈眈的妒意；我们将死的母校（永久地失去了教士阶层，失去整个制度的风险也不小）受人鄙薄的眼泪和啜泣；可憎的胆大包天、白日宣淫，昭然若揭的享乐主义罔顾一切礼节和虔诚的约束。许许多多学生就是沉溺在这些罪恶中。在这一切都摇摇欲坠的状态下，我能补救这纷至沓来的困难吗？在这些苦难面前，许多大英雄在最佳的时机都徒然劳力啊！先生们，我并不能自给自足。我若鲁莽地自我谄媚，若有最轻微的这类念头浮现在我脑海，我都会非常厌恶自己。我没那么不知天高地厚，不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可不像巫婆那样用眼睛，我知道自己在学问、谨慎、权威和智慧上都很薄弱。古人曾惊叹卢库鲁斯是天才，他甚至连普通士兵的职责都不熟悉，却毫不费力地成了卓越的将领，因此诚实派出的虽是毫无战斗经验的人，部队却得到一位彻底的军事大师。先生们，当刚强壮胆，我没带天才来。尽管情势复杂难解，武人吵嚷喧嚣，为了福音

传到本岛最遥远的边缘，也传到海外，还有长路要走，而庙堂之上也事务繁多，此外我在管理大学这事上完全是新手，令我畏缩；但我虽是新手，还是来了。

你们会说：“这是疯了吗？为什么你要接手自己无力执行，甚至连添一把力都不行的岗位？为了自己、大学、可敬的校董会，你都判定这么做问题重重。”肃静。若一个人因大人物们的判断、愿望、命令和恳求而动心，那么他定会有盼望和勇气。任何一种善行的来源不是靠着我们自己。“那赐种给撒种的”，从婴孩口中建立能力的，能够施恩遮盖一切内在外在的不足。尽管我自己缺乏任何力量和胆量，就我所知，或按我当得的，也没有什么外来的帮助在大学施加影响，但不管怎样，我都把自己完全交托给“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他命定在基督里永久的泉源，做每一虔诚之举随时的帮助，除非我们的小信挡了路。因此，我必须等候并祈求光照、力量和勇气。因此，因为信赖他与我们同在的恩惠应许，根据时机和在神的护理之工中获得的机会——单凭诚实来接掌这艺术和众美的位置，既不沮

丧也不低三下四——我就任这一职位。

为欧文立传的人记述下来的事实足以证明，这一就职致辞不仅仅是仪式上的套话。在欧文受苦的日子，他就常常提倡信仰宽容，许多人升入高位后就忘了这种精神，但欧文却把这种精神带到了管理大学的工作上。他在分配赞助人的捐赠时慷慨大方、不偏不倚；他迫切地寻找谦逊的美德，帮助克服贫困；他坚决镇压无法无天的放荡行为，却一贯鼓励好学的习惯和良好的行为。在担任校长的数年里，他成功地治愈了大学最糟糕的罪恶，恢复了欣欣向荣的景象，甚至最终连克拉伦登也不得不赞叹。

他还有其他光辉的事迹，其中一项是，他允许一群主教制拥护者每个主日在他家对面聚会，按照《礼拜仪式》的形式进行公共敬拜，尽管按当时的法律，他有权驱散这样的聚会，而且并不是没有缺乏宽广胸襟、喜欢党同伐异的人敦促他这么做。他也用同样明智、怀柔的精神赢得了长老派的信任——他将自己掌控的一些空缺职位委派给长老派一些最有能力的人，面对困难和紧急状况时征求他们

的意见。他拿出大笔资金资助许多贫穷却有为的学生，他适时的鼓励比金银更能温暖人心，不止一名学生的功成名就得益于在起步阶段得到他的鼓励。他用自己的影响力使得外国有潜力的学生获准使用图书馆和免费的公共资源。一位贫穷的年轻人在写给欧文的拉丁语信中道出自己的窘迫，而欧文从信中发现了他“智慧敏锐”非同寻常，立即就请他担任自己的家庭教师。

但是，在采取这些慷慨怀柔的措施的同时，欧文知道如何借着有益的严厉手段来制止无法无天的行为，在大学树立健全的纪律。一次公共集会时，有个三一学院的学生要发言，欧文在他开始前就站起来，用拉丁语告诉他，他有自由讲自己想说的话，条件是不能有亵渎、猥亵的语言和动作。这个学生开始了，但很快就违背了限制条件。欧文反复警告他不要讲令大学蒙羞的话，但这个年轻人固执地我行我素，最后，欧文命令校警把他拉下来。这使得学生们骚动起来。欧文决心不让大学的权威遭受粗野的践踏，于是起身，不顾朋友的劝诫——他们担心他的人身安全——亲手把犯事者拉走，投入大学监狱。学生们远远地

站着，对他的坚决既惊讶又畏惧。这一景象难道不是反映出了欧文健壮的身体素质吗？他在牛津的早年岁月就在杠铃项目上出类拔萃。

但这位校长的目的绝非仅仅将无法无天的放纵行为约束在温和的范围内，他的所有措施都出于焦急的渴望，为要在学生中唤醒、培养活生生的敬虔之能力。他自己的表率，还有健全的管理，对此目标贡献良多。不乏具体的例子证明他为了大学的信仰利益以怎样的热切来警醒、劳苦。研究员在主日下午轮流在圣玛丽教堂讲道是惯例。但当他发现这么做往往损害而非造就讲道的最高目的，就决定与莫德林学院院长古德文博士轮流担负讲道的职责，以确保牛津的年轻人听到纯正严肃的讲道。一名学生的回忆见证了他自己因这位清教徒校长的措施得到的益处，近两百年后再来读一读，也颇有趣。这事记在《怀念腓利·亨利》（*Memoir of Philip Henry*）一书中。作者（腓利·亨利的儿子）说：“他常常带着对神的感谢提到自己在大学获得了怎样巨大的帮助和裨益——不仅是学问上，而且在信仰和虔诚上。严肃的敬虔已经美名远扬了，而除了公共事

务方面的机会外，许多学生常常聚集起来祷告、交流，大大确认彼此敬畏、热爱神的心，预备在自己的世代服侍教会。我听他说过那时他们对主日下午的大学证道采取的慎重态度，证道往往由各学院研究员们按自己的方式传讲，但发现这样没有造就后，欧文博士和古德文博士就轮流讲道，并指定本该讲道的年轻硕士在周二演讲。”

但牛津的两个职责繁重的职位并未占据欧文的全部精力。他的头脑看来并不局限于自己的岗位，反而文思不竭。以校长身份令大学从毁灭的边缘起死回生的短短几年，也是克伦威尔召他去政务会议最频繁的几年，而这几年间他写下的神学作品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足以耗费毕生的精力才能完成。现在，我们转而稍微看一看他的公共生活，以及他的著述。

1563年8月25日，他受命给议会讲道。当时是在庆祝战胜荷兰舰队，这一胜利奠定了联邦海军的声誉，使英格兰得以同荷兰缔结体面且占优势的和平协定。同年10月，克伦威尔邀请他去伦敦，同其他一些牧师一起参加关于基督教联合的会议。当天的一份报纸用非常有趣的话记述了

这件事，此外，对于克伦威尔的施政也是颇有价值的佐证材料，因此将原话摘录如下：“尊贵的克伦威尔将军召来一些牧师，劝这些持定元首基督，并在基要信仰上一致的人，在爱里合一，希望告白敬虔信仰的人不再像从前那样分门别派，也不要因为仅仅形式上的不同就咆哮、辱骂。这些牧师包括欧文、马歇尔（长老会）、奈（独立教会）、杰色（浸信会）、哈里森以及其他的人。牧师们都感到将军的意见和劝告甜美宝贵，出于明智的判断和恩惠，因此有望劝服在灵和真理上敬畏神的人为所有神的百姓的联合而劳苦。”

这次会议似乎并没有立即带来什么实践性的措施。问题在于——许多类似值得称道的尝试都因此而失败——寻求融合过份了，本来相互承认对方是基督徒，在有共识的事上合作，他们就应该满足了；而且对于意见不一致的事，有时本该包容的时候，却不愿沉默。但不能因为这类会议没有立即达成目标，就说根本没有用。参与这些事的好人都会加深对于合一的感受，即便这些活动没能促进其宣称的目标，并且他们自己也会无意识地降低派别之争的

高墙。也请注意，那个世代和接下来的世代中最出色的人也是最愿意投身于达成此类目标的事务的人，这不能不说具有指导意义。欧文就此受到软弱的弟兄的责备，但他表现得很成熟。豪——他纯正的灵远远超越小气的世俗激情——在《论更正教信徒的联合》和《论属肉体的宗教纷争》中表明自己渴望看到教会通过合一而“更可畏、更可爱”。巴克斯特以其对辩证法的全部热情感受到了这些圣洁之事的吸引力，并期盼在永恒的安息中得享更多，他愿意最终看到完美合一的实现。^①圣洁的乌舍尔得到豪崇高的论证提醒后，提出了自己对合一的理解——尽管有些条款有缺陷，不可能实现——对此，神无疑说：“你心里想做这事很不错。”清教徒不仅仅是进行了不成功的合一试验，他们还在作品中解释了许多合一的原则，只有在这些原则上，合一才能实现。看起来，只需要高居天上的主来实现信仰的复兴，就能实现他们热切渴望的合一。他们就

① 他在一场辩论中的结语反映了他的精神：“当我们在此处的黑暗里争吵时，我们正在死去，去到那将会决定我们所有争议的世界；而到那里去最安全的途径是和睦的圣洁。”

是预备了圣殿材料的大卫王——当代的基督徒愿意成为平安之子，荣幸地来建殿呢。

很可能是在欧文去伦敦出席这次会议期间，校董会抓住机会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伍德在其“牛津日记（*Fasti Oxoniensis*）”中说，“12月23日，基督堂学院院长、大学校长文硕士约翰·欧文（他当时在伦敦），被授予神学博士学位”。他的文凭上说他“神学颇有功底，讲道一贯有力，活力四射，辩论犀利（*in palæstra theologia exercitatissimus, in concionando assiduus et potens, in disputando strenuus et acutus.*）”。欧文的朋友、莫德林学院院长多马·古德文也同时被授予学位。对这两位荣幸的同事，伍德轻蔑地用他自己的方式说：“两位独立教派的族长。”

从事这些事期间，欧文用拉丁文撰写并发表了他最深奥的论文之一——《归算的义实现了》（*Diatriba de Divina Justitia, etc.*）。这篇文章意在解释、确立的原则是，神既然是道德的统治者，那么没有赎罪，或者没有什么满足他公义的事情，比如基督的献祭，就不能赦免罪。几个月前，

他出于职责参与一些神学讨论，“就神辩白性的公义，及其在有关罪的存在的设计上之必要性进行演讲、讨论”。他在允许的短短时间内匆忙地处理这一问题，取得了罕见的成功，令许多人采纳了他的看法。欧文确信，他的原则“几乎打击了整个神学的根基”。他分明看到如果这一原则确立，就会从根本上铲除苏西尼派的谬误。而他忧心地看着许多在所有福音体系的重大真理上与他一致的杰出神职人员却在这一点上摇摆不定，并且一些可敬的人后来还拥护相反的观点，比如威斯敏斯特会议的议长、纽伯里的推斯博士写了《论恩典》（*Vindiciæ Gratiæ, Potestatis, ac Providentiæ divinæ*），圣安德烈教堂可敬的撒母耳·卢瑟福，写了《论护理之工》（*Disputatio Scholastica de divina Providentia*），都支持相反的观点。这令欧文更想满足那些因他就此发表的演讲而受益之人的愿望，于是更加系统有序地来研究这个问题。后来的《希伯来书》解经者肯定会强烈地捍卫这条原则，因为这一原则不止一次出现在神默示的这一长篇神学论证中。

进行论证时，欧文显然因他思路所及的这一问题之内

蕴藏的真理眼花缭乱。他说：“这些要点埋藏得更深，接近其巨大的泉源、光明的父，并绽放出夺目的光辉，令最伟大的人脑子里也交织着黑暗，就像眼睛在强光下失明一样。因为我们所说在属神之事上的黑暗只不过是其属天的荣耀和光辉击打我们脆弱的眼球，而我们在云雾一般短暂的今生还无法承受其光线。”^①

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蛛丝马迹表明，当他到达论证的高潮时，他丰富的思想在酝酿新的论著了——在后来的这些作品中，他期盼从现在的高度上升到关于属灵生命更直接、有力的真理那一刻到来——“无疑，我们的信仰中有许多其他的主题，是那当赞美的神赐给我们作为指导，以便让我们心里获得更大的喜乐和满足。这些主题使人得以更自由、在更大的范围内享受《圣经》最令人愉悦的蜜

① 这段话与欧文最伟大的同代人的一段话很相似，许多读者定会因此而惊讶——“你，万有的创造者、光明之源，你在荣耀的光明中坐在无法触及的宝座上，我们却看不到；但当你将光芒从云中完全放射出来，就好像在你周围画出光芒四射的圣地，你的衣裳就好像黑暗却又带着无比耀眼的光线。夺目的天堂，最光明的撒拉弗也无法直视，只能用翅膀遮住眼睛。”

糖，若是默想它们，就可以清晰地领略生命的泉和安慰的河。这些主题与学究的术语和区分毫无瓜葛，束缚人的哲学或虚假知识的障碍和诡辩也不会对它们造成任何尴尬；它们甜蜜愉快地引人进入纯粹的与天父和他爱子的甜蜜团契，在心中散发出我们可爱的主最深的爱，还有他甜美的香膏倾倒下来的香气。”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引发了非比寻常的反响，巴克斯特因此再次顶盔贯甲。

次年，欧文又发表了另一部作品，篇幅大得多了，将近五百页对开纸。在长长的标题页中，他就加上了对这部作品的最佳描述——“解释并证实圣徒得蒙保守的教义；或者说，根据永恒的原则、有效的原因和外在的方法昭示并证明他们永远蒙神接纳，从神那里得满足；神的属性、元旨、圣约和应许不可改变；基督的献祭和代祷；若是顺服福音并从中得安慰，那么其应许、劝勉和警告都会更有效。”这部作品是因阿民念派约翰·古德文的“救赎已蒙赎回”一文而即刻做出的回应。对于此人，欧文用对于辩手而言几乎所有最卓越的品质来评价，除了他的立论。欧文说他

不仅是把脑中每个概念都用优雅精炼的预言充分表达出来，而且还根据自己的意图多方修饰，令其显得愉悦人心。欧文遂把几句罗马诗用在他身上：

你的衣服闪耀着耀眼光芒，
像光辉四溢的神龛，令周围一切都黯然失色；
甚至照亮了天，连最明亮的撒拉弗也不能靠近，
只能以双翼遮住自己的眼睛。

尽管如此，文章中提到古德文的内容都抹去的话，仍然几乎是完整的，无可否认地用英语构筑了对圣徒得蒙保守这一教义最巧妙的证明。即便古德文本人，尽管辩才出色，但当他被这位伟大的清教徒从遥远的地方抓住要害后，也悲哀地败下阵来。

论证的方式比前一篇文章受欢迎得多。部分原因是对手采用了含沙射影的手法，也因为欧文知道阿民念的苗头已经在许多教会出现了，如果要想让民众信服，就必须写给他们看。下面这句分量十足的话指的是他避免采用哲学术

语和学术论证的形式，与欧文圣洁的智慧相称：“我们认为智慧、学问的东西，如果太严苛，那就是我们的愚昧了。我们想要让《圣经》的道理更锋利，却可能限制了其功效。让《圣经》自由地发挥作用，往往比将其限于我们的争辩手法，要更有效。用其箴言警句直接做武器，比用亚里士多德的方式锻造一番要更锋利。”

这篇精湛的作品中，最能显明欧文特点的是他写的序言，超过四十页对开纸，读的时候你会害怕“城门比城还宽大”。序言讲述了从初代教会到他自己的时代，人们怎么对待这一教义。全篇夹杂着希腊语和拉丁语引文，表明这是经过深入研究而写成的。但更令读者吃惊的是，作者写到一半，就故意转而同哈蒙德博士辩论伊格那丢书信的真伪，并在假定书信是真的情况下，衡量这些书信能提供怎样的证据来支持主教制。这不禁让人想探究一番当时的神学作品与他们痴痴的写作模式之间的相似性。那时并没有直接快速的行进方式。旅人不论何时想要拜访朋友或解决争端，都会随时随地停下来，只要他乐意，甚至会频繁地停留。这部作品题献给克伦威尔，欧文谈论他信仰真挚

性的强烈语言很有趣，表明了对于这位保护人的品性，拥有最佳评判机会的人做出的估计^①。

克伦威尔的名字自然而然让人着眼于公共事件，与克伦威尔的关系也是欧文一生中遭受敌人指责最多的地方。1653年底，克伦威尔解散了长期议会，数月后下令举行新的选举。牛津大学获准选出一位议员重返议会，欧文当选了。他并没有什么坚决不情愿出任这一新职位的意思，因为他立即上任，一直任职到选举委员会因为他宗教神职人员的身份而宣布他的当选无效。素来批评他的人疯狗一样咬住他的这一行为不放，甚至他的朋友也最多只能冒险怯生生、犹豫不决地勉强为他辩白。考雅和安东尼·伍德并不满足于说他似乎渴望获取政治权力，还拿流言当证据指控他拒绝承认自己是牧师——他一开始认为这一指控的荒

① “神无限智慧的护理之工促成的一切变化每日影响着世上的大事小事，比如表达他在耶稣基督里的爱，怜悯、恩惠地分配他那难以测度的恩典，他宝血买赎的隐秘珍宝，对这些事，他不会后悔。这些事您都完全经历过了。尽管您对前者的关心人尽皆知，但您对后者的熟悉，你怎样从中受益——本身无与伦比重要——足以令您更受尊敬。”——给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题献词。

谬就足以回应其本身，但发现有人真的相信后，他愤而抵制，声明这一流言“离谱得没法掩饰，我疑心撒旦有没有足够的胆量编造这种话”。

还有其他人，对于这位高贵的清教徒面对的艰难险阻毫不在意，却质疑处在欧文那样环境下的人做法是否恰当，是否前后一致，因为他强烈地告白自己渴望宁静的牧者生活，所以他们抨击他预备着“卷入今生的俗事”。这一反对意见确实更有理由。但是，要正确地判断欧文的行为了，必须注意到这一事件中所有特别的要素。除了认为按立具有奥妙难解的魅力，秉持罗马教虚构的“一朝祭司，终身祭司”观念的人之外，所有人都会承认，国家会发生一些紧急情况，此时就算是基督教牧师也应为了实现大善的缘故，暂时出任世俗职位，将牧者与立法者的身份结合起来。上一届议会中就有许多人秉持这种看法。十八世纪，苏格兰最纯正、最具良心的牧师之一威瑟斯庞博士移居美洲后，既担当牧者和新泽西学院院长的职责，又出任大陆会议代表，在为年轻的美国莫立根基的事上，功绩仅次于华盛顿和富兰克林。同样，欧文博士也应用了跟这位

苏格兰神学家同样的原则。如果我们考虑到国内有一大班人公开表示狂热地敌视牛津大学，以及克伦威尔和他的议会对国家信仰状况的关注，就很容易想象到欧文会怎样地感到自己只有跻身更好的位置，才能争取大学的利益，以及促进信仰和信仰自由。同时，在非难之前，看到这些事实，我们不禁想到，当欧文看到自己当选的合法性遭受那么严重的质疑，他定会觉得若自己拒绝的话，定会更多地保全体面。

克伦威尔提交给议会的《政府作为器皿》（*Instrument of Government*）中提议，所有告白自己借着基督相信神的人，他们的信仰都应该受保护。在谈论这一部分内容时，许多人将其语言解读为只给予在基督教基要教义上一致的人信仰自由。有理由认为这种解释损害性地限制了护国公^①的意思。但问题来了，什么是基要教义呢？议会任命了一个十四人的委员会负责就此准备一份声明，该委员会则将任务交给了十四位突出的神职人员。欧文也位列其中，而

^① 克伦威尔在英格兰共和制期间曾被任命为护国公，可以独裁专断，因此英国国内往往用护国公来称呼他。——译注

且根据巴克斯特的说法，他还在“起草条款”时发挥了首要作用。人们批评他试图将宗教宽容限制在一条现在已经得到公认的原则上，即不应以宗教信仰为条件限制人出任公职。但这种责备是搞错了。欧文这么做是为了给出正确的答案，而非供议会使用。但克伦威尔失望了，议会突然解散，因而没能出台任何有法律效力的措施。

同一时期，护国公和他的政务会邀请欧文参加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工作促使英格兰的信仰事业收获了巨大而永久性的优势。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审查申请受按立的候选人，后来又获得权力驱逐秉持异端教义或者生活不检点的牧师和学者。有人因此谴责克伦威尔侵犯了教会的职能。无疑，他的这一举措大胆地超越了执政者的权限；但与此同时，他认为国家真正的伟大之处，统治的稳固，有赖于信仰的影响力在百姓中间扩散，这是正确的。经由这一非常举措来清除教会中的雇工和兑换银钱之人^①，好过任其堕入无能和腐败的深渊。

^① 参见《约翰福音》2:14-15，10:12-13。——译注

约四十位牧师，“获得承认的清教主义之花，”还有一些清教徒平信徒，一起受命担当这一最需要细致小心的职位。授予他们的权力无疑很大，若是落在肆意妄为的人手里，定会让他们谋划最丑恶的目的。但这一权力很少有一点点的滥用，执行过程中也没有带来一星半点的害处，其实质的益处反倒无法估量。确实，对写作讽刺诗《哈迪布拉斯》的那种褻渎的才干，这件事提供了很有诱惑力的题目来表现审查者考察候选人的属灵状况，比如——

看哪，一排胡子一排脸，都面带福相；鼻息声中，审查结果都是纯正。

像肯尼特主教那样高傲的保王党人很可能在他们调查时玩弄诡计，卖力地想找到把柄控告他们，却无意识地赞扬了他们。但清教徒历史学家掷地有声的断言从未被驳倒——因不胜任而遭拒的人，没有哪个不是在一开始就被证实有败德行为，或者持有令人讨厌的苏西尼派或伯拉纠派的思想，或者对当时的政府心怀不满。克伦威尔能够在

他的第二任议会面前提及该委员会的劳苦时，用了如此强烈的话：“我敢斗胆说，自从基督教信仰在英格兰确立以来，还没有这样的事工！”巴刻斯特非常平衡的见证可以采纳，因为他看待任命审查者这件事时可并不友好，认为是给真理蒙上阴影。他以精巧的语言说：“因为有些人至为沉重地控诉、责备这一群审查者，我要说说真话。我的话应该可信，因为他们中大部分人认为我是最大胆的对手之一。真相是，尽管他们中极少数过分严厉又热心过头的独立教会人士对阿民念派太严厉了，在审查受审者成圣的证据时太过挑剔，而对没有学问、有许多谬误却支持反律法主义或重洗派的人却太宽松了，但是实话实说，他们为教会做了太多的好事。他们拯救了一群群会众免受无知、不敬虔、酗酒的教师毒害——要么是仅仅是在周日宣读一篇证道，其余时间就跟人一起去酒馆，让他们在罪中刚硬的那类人，要么是讲道反对圣洁生活或者讲道时好像对其一无所知的人。这类人往往被他们拒绝，而任何传道人如果有能力、严肃，且过着敬虔的生活，那么不管持有何种可以容忍的看法，不管在哪里，都会获得通过。因此，尽

管他们中许多人有些偏袒独立教会人士、分离派、第五国派^①和重洗派，反对圣品制度派（Prelatist）和阿民念派，但他们给教会带来的益处远远超过损害，千千万万的人因为他们引入的忠信牧师而赞美神，后来又因圣品制度派驱逐这些牧师而伤痛。”

每个研究清教徒历史的学者都熟悉豪坦荡的做派，他推荐历史学家富勒接受按立，尽管后者是保王党，因为他“本着良心思考”。欧文也有同样心胸宽广、慷慨大度、不偏不倚的行为记录下来。牛津大学阿拉伯语教授坡考克博士是欧洲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他在伯克郡有一份领薪水的职位，即将受到赴该郡的委员们严厉的对待。欧文听说后，就写信给克伦威尔的秘书瑟尔娄，请求他停止这一鲁莽的不光彩行动。不仅如此，他还亲自赶赴伯克郡，温和地规劝执行任务的委员们，直到体面地让他们答应不再传

① 第五国派（Fifth Monarchy Men）是17世纪英国内战后兴起的一教派，因《但以理书》预言基督的国来临前将有四个帝国，他们于是以基督的国为第五国，因而得名。他们认为1666年就是《启示录》中兽的印记，表明属肉体的尘世之人的统治将结束。——译注

讯这位受惊吓的学者。

欧文在政务会表现出的智慧自然令人频繁地来征求他的意见。相应地，下一年他应邀同克伦威尔商讨一件要事，这事不仅本身令人关注，而且因为最近闹得沸沸扬扬，就更引人注意了。一位从阿姆斯特丹来的博学的犹太人玛拿西·本·以色列请求克伦威尔和他的政府同意犹太人在英格兰定居、贸易，而自从十三世纪起，他们就被剥夺了这些权利。克伦威尔本人喜欢这一建议，就召集律师、商人和神职人员开会讨论，希望他们能从各自代表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律师们看不出犹太人进入有什么违背英格兰法律之处。商人则有些支持，有些反对。尽管一位健在的历史学家说神学家们一致反对，但实际上他们的意见也不统一。有些人，比如杜瑞先生，反对得很坚决，甚至可以说疯狂；而其他人准备在一定的限制之下答应他们的请求，有理由相信欧文也是其中之一。然而，克伦威尔在这一问题上比他的谋士们更进步，其实也领先于时代，

“他的思想和眼光比任何人都要高远”，他表现出自己对真理的力量有信心，以及他的创造性思维——他立时用谋

士们怯懦的反对意见当论据教导、反驳他们。“既然《圣经》应许犹太人的重生得救，”他说，“我只知道，杜绝偶像崇拜和迷信的情况下传讲福音，就像现在在英格兰这样，有助于实现这事。”后来的保罗·理考特爵士对公众如此见证：“我从没听过一个人说出这么好的话。”护国公的好意没有获得通过，但为了表达对这位拉比的尊敬，他命令从公款中拨出两百磅付给本·以色列。

参与这些公共事务期间，欧文再次应政务院的命令写作文件。英格兰苏西尼派之父比德尔的要理问答让这一派的谬误流行起来。尽管许多有能力的人，比如英格兰的普尔和彻内尔，欧洲大陆的克洛彭堡、安诺的和马雷兹，已经就这些谬误做出了评论，但大家认为应该完整地、仔仔细细地揭露它们。政务院选中欧文来担当此任。结果，欧文写出了《捍卫福音》（*Vindiciae Evangelicae*），这部作品是一本七百页的四开本，包括苏西尼派和加尔文派之间的所有重大争议。要制止这种错谬的异端，比起一再封禁，这本书显然是合适、有效得多的手段。而且，欧文并没有局限于批驳比德尔的论调，还加入了对《罗科维安要理问

答》（*Rocovian Catechism*）——当时国外的苏西尼派信仰宣言——的评述，以及对格劳秀士作品的评注——尽管他的作品看起来没有直接教导苏西尼派观点，但欧文恰如其分地指出，他的解释将福音教义赖以维系的经文抹去了，因而熄灭了一盏又一盏的明灯，让人最终落入子夜的黑暗中。一位颇有成就的当代学者指出了当代泛神论者的学说其实等价于印度佛教徒的学说。也很容易显明，当代标新立异者和理性主义者的发现其实是在复活比德尔、斯马尔修斯和莫斯科洛夫斯基的谬误。这些在尘埃中沉睡两百年的作品中，这位学者一再遭遇由同样的推理和解释支持的同样的学说，而在当代的德语论文中这些论调又出现了，他们不虔不敬的厚颜令他吃惊。

欧文在《捍卫福音》一书中充分展现了他的学识，该书从西门·马吉斯时代到欧文自己的时代，追溯了苏西尼主义的历史。这部分内容中最有价值的是欧文对苏西尼派富有争议的策略的评注。他尤其注意到苏西尼派反对使用《圣经》中没有的术语，对此他驳斥道：“尽管这些术语对于向信徒表达事情的本身并非绝对必要，却有必要用来

捍卫真理免遭诱惑者的反对和诡计的毒害。”他们喜爱福音教义吹毛求疵，胜于陈述自己的观点，当他们发现不太好反对或不可能反驳某项教义时，就坚持说那不是基要教义。下面这条忠告揭露了多少信仰中谬误的秘密啊：“当心撒旦用标新立异来吸引眼球，这是网罗。最好是努力长进，在知识和光照上，在圣洁和顺服上彼此超越。许多人发现，在真理的老路上走，此等想法是很难实现的，却又害怕被人说是土老帽，因而走偏了路，用翻篱笆、跨壕沟的方式来吸引眼球，而谨守的旅人是不会被注意到的。”

欧文又用下面的明智之言说明了要坚持在有根基的牢固信仰中，最大的秘诀是什么：“指引我的跟众人一样，是为了拥有真理的力量，而我们承认并主张我们心里应该遵从这些真理。我们主张的不是概念，而是我们灵里切实熟悉的事。当人心确实落入头脑里接受的教义的约束，当真理的证据和必要性扎根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按自己主张的教义与神交通时，不是感受到仅仅记在脑子里的词句，而是感到住在我们心里的事物，那么我们就用神的恩典武装起来了，可以抵挡人的一切攻击。”

按我们主张的真理与神密切交通是欧文在所有这些教义风暴之中还能站立得稳的秘诀，当这些风暴来临时，除了深深扎根在土里的以外，一切都会被吹倒。他的下一部作品就阐明了这一秘诀，不再涉足争议，转而展示福音作为一种生命的力量的实践表现。这部作品名为《论信徒治死罪》（*On the Mortification of Sin in Believers*），包含他基于《罗马书》8:13的证道的一些实质内容。他说，出版这本书的首要动机是希望逃离公共争论的领域，写出更有普遍用处的文章，是“出于意愿，而非必要”的产物，也是为了“针对近年来一些人采纳的危险错误，给出解药，指导信徒治死罪。这些人不知道福音的奥秘和基督之死的功效，重新给他们的门徒的颈项套上‘靠自己克制’的轭，不但他们，而且他们的祖先也不能负这轭。”笔者无法知晓欧文在这里指的是什么文章，但众所周知，巴克斯特早年的思想因这类文章而偏向有害的律法主义。甚至杰里米·泰勒的《圣洁生活》也未能免俗，错误地给出了外在的规制和“益处还少的身体操练”作为具体对策，而非让人立即转向那些所到之处启发、改变一切的伟大真理。在

教会的任何时代，都不乏这类教师：

剥去、遮掩患处，
如果烂得深，就挖去里面的全部溃烂，
这样就看不到感染了。

欧文的作品出色地阐明了成圣的福音方法，笔者相信这是他自己经历的鲜活反映。在论战作品中，他就像药剂师讲论药材，而在这本书中，他就像医术精湛的大夫，用那些药材来治愈灵魂的疾病。这部作品中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身处神学争议的旋涡，参与高层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背负大学棘手的重担，但欧文还是过着与神亲近的生活，就像雅各在旷野的石头上一样，保持着与那看不见的永恒之神之间的隐秘相交。

现在，我们稍稍回到牛津大学的事上。参与五花八门的公共事务并担负沉重的写作任务的时候，欧文从未丢下大学的事，一直努力改善其状况。靠着护国公和他的政务院的鼓励，还有各学院院长们的合作，大学的事务有了惊

人的变化。确实，查看安东尼·伍德和其他人记录下的这一时期关于牛津大学的事是最有趣的，这一时期的研究员和学生中闪耀着一大串伟大的名字。其中有些人已经声名远扬，其他人的命运则有了奇怪的变化，他们的名声正在冉冉升起，即将在未来绽放光华。这一时期最闪光的就是欧文自己了，他的地位和品格造成的影响，使得周围的人都心甘情愿地尊敬他。莫德林学院院长多马·古德文与他保持着亲密友谊，经常会面，并一起进行研究，这在许多作品中都有体现。司提反·查诺克已经享有盛誉，并在后来的著名论文《属天的属性》（*Devine Attributes*）中展现了撒克逊式智慧的活力和成熟的献身精神。坡考克博士担任阿拉伯语教授，作为东方学家无人堪足比肩。赛思·沃德教数学，他同时也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后来又以定时专家而闻名，“任时间改变，他的骨头总不折断”。罗伯特·博伊尔也来到牛津，想要在宁静的校园中不受打搅地进行哲学研究，寻找自然界一切可以用来祷告的事物，因此，可以看到一位比其余人都高大魁梧的人在莫德林学院的林荫道中沉思“义之福”，在图书馆里思考“挪移柏拉

图精神”，他积蓄的学问和对这一属天哲学问题的研究成果很快就转化成《活殿》（*Living Temple*）一书。鞭辟入里的新约解经家、最有能力的阿民念派但以理·怀特比此时也在牛津的名册中。此时的牛津还有许多杰出人士，比如：建筑天才克里斯托弗·润，他用英格兰最伟大的座堂为自己留名；威廉·彭，宾夕法尼亚的创建者，最温和的基督教教派之父；约翰·洛克，英国形而上学最伟大的学派的奠基人，在哲学原则上为信仰宽容奠定基础就是他的光辉功绩；讽刺作家威廉·扫思，他高超的智慧和无与伦比的风格令我们仰慕；多马·肯，后来出任巴斯和韦尔斯主教，他的圣洁使他受到清教徒由衷的尊重，很久以后，他因本着良心不肯宣誓效忠，被打入伦敦塔；腓利·亨利此时正参与学生小型祷告会，并受到欧文的表扬，这令他更谦卑，此时他已经开始享受那些韵律诗句，后来他那令人钦佩的儿子将这些诗句收集起来，潜入自己不朽的《圣经》注释中^①；还有约瑟·艾岚，神的教会不会愿意他的

① 腓利·亨利的儿子即著名解经家马太·亨利。——译注

《给未重生得救之人的警告》（*Alarm to the Unconverted*）这部名作逝去，这本书也是要在王政复辟期间的苛政下、在圣巴多罗买日大屠杀留下的荒废的壁炉和沉默的教堂前展现出殉道者的精神。

但官场上的变化令欧文的校长生涯很快结束了。迄今为止，克伦威尔的一切重大决策，都有他的帮助，他认定国家的自由和普遍利益有赖于克伦威尔的统治。盆鲁多克上校在西部带领保王党起事时，欧文甚至忙着让大学搅和进去，组建一队骑兵保卫本郡，直到一个保王党人因他的热心勃然大怒，骂他“就像属灵的亚巴顿^①一样上马下马，头发上有白灰，口袋里装着火药”。但当议会多数人提议加冕克伦威尔为国王，护国公又明显没有回避议会的恳求时，欧文开始怀疑，若不阻止这样的野心，就会建立新的专制统治，危害自由，而许多人做了很多事、受了许多苦来确保这样的自由。因此，他与德斯伯勒、弗利特伍德和军方大多数人一起反对议会的做法，甚至起草了请愿书，

① 亚巴顿是无底坑的使者。参见《启示录》9:11。——译注

就是这份请愿书挫败了这一举动，迫使克伦威尔谢绝了这一危险的荣誉称号。

很快，许多事明显表明，欧文这一大胆的举措令克伦威尔对他的感情疏远了。迄今为止，他一直是那个时代最频繁地受邀在国家重大场合讲道的牧师，那时通常会这样的场合举行宗教活动。但在他参与反对克伦威尔称王后不久，克伦威尔在威斯敏斯特宫就任护国公，加冕仪式富丽堂皇，惯于捕捉正直风向的人注意到，这一辉煌仪式上担任神职人员的是洛克耶尔和曼顿博士，而欧文甚至都没得到出席邀请。这件事具有重要意义，很快决定性的一步就到来了。7月3日，克伦威尔辞去大学校监一职；18日，他儿子理查德受命接任；六周后，埃克塞特学院院长、长老派的柯南特博士被提名接替欧文出任校长。

欧文参与的公共事务中，没有什么事比他离任牛津校长将学术权杖交给他人时的风度更得体了。他“知道怎样处丰富，也知道怎样处卑贱”，并没有出现有损尊严的无礼举动，没有用大声的断言或者冷漠的态度来掩

盖懊恼，没有虚假的谦逊，而是男子汉一般地提及自己有意地地为大学做的事，大方地肯定继任者的才华。在告别致辞中，在陈述自己执掌大学期间的人学人数和毕业人数后，他接着说：“拖欠多年的教授薪资已经恢复并偿付；一些可敬的岗位保持下来；大学的权利和特权在敌人卖力攻击之下仍然得到捍卫；财富增长了十倍；来自大学各阶层的许多人获得了各样的荣誉，许多教区的采邑；大学引进并确立了新的练习方法；原有的练习方法也适时地实行了；尽管有一些人把时间挥霍在闹事上，但我还是殷勤地研究方式方法的改进；付出的劳苦无可量度；此外我身体消耗巨大，往往当我为了你们接近死亡的边缘时，我就恨恶自己的肢体，软弱的身体，它们就快不受我控制了；我不理会粗鄙之人的责备，胜过了其他人的妒忌。有了这些之后，我希望你们都蒸蒸日上，在此向你们告别。我很高兴有一位继任者使我卸下这担子。他完全有能力修复因我们的疏忽而给你们的事带来的任何损害……但因为我知道自己讲起来就不知道会怎样没完没了地东拉西扯，所以就此结束吧。我要

重拾自己往日的劳苦、一贯的警醒、中止的研究。至于你们，大学的先生们，愿你们幸福，再见。”



第四章

晚年时光



有时人们表示，希望像欧文这样在神学领域著作等身的人可以幸免无休止的公共事务，全心投入写作之中。但这种想法的逻辑很有问题。经验似乎证明，参与一定的实际事务对于达到思想和写作的最高境界是必要的。人的思想若沉溺于书斋不受打搅，就容易染上胡乱推测、过分挑剔的毛病。有的人时刻准备着听从召唤，中止宁静的研究生活，掀起风暴，引导带来巨大社会冲突的运动，比起这样的人的作品，那些习惯隐修的人写出的作品对世界都没有什么贡献，这是确凿无疑的。在自己的世代最为踊跃的人，也是最能泽被后世的人。欧文卸任校长确实可以看作是最合时宜地从过量的公共事务中解脱。但倘若他的心智失去太多生活中的斗争和严峻的现实带来的激励，那么他还能否写出那么多作品，肯定要打个问号。相应地，我

们现在很快地来看他的这段生涯。他一直在写作，到死为止，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只有杰出的同辈人理查德·巴克斯特可以比肩。同时，他在那个多事之秋的任何重大的教会运动中都是执牛耳者。

欧文参与的下一重大公共事务是来自独立教会的牧师和代表举行的会议，目的是准备一份宣言表明他们的信仰和次序，此次会议通常称为萨沃伊会议（Savoy Assembly）。独立教会在护国公时期非常兴盛，许多情况表明需要这样一次会议。长老派人士召开的威斯敏斯特会议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们看到召开这样一场会议、出台表明自己观点的正式文件的重要性。十年前，新英格兰独立教会的弟兄们就已经为他们树立了榜样。鉴于当时人们往往对他们有误解，尤其是把他们跟同样被称为独立教派的奢华铺张的教派混淆，也鉴于会议和对比各种观点很可能带来信仰上的好处，所以这样一场会议是很应该召开的。他们说：“我们承认，从起初，所有教会，或者至少是教会的主流，是以像许多船只一样的方式存在，这些船尽管有着同样的主色调，却单独起航，在汹涌的时

代独自航行在浩瀚的海洋中，面临每一次的教义之风，只受道和圣灵以及各自教会长老和带领弟兄的操控，相互间却没有瓜葛，顶多点亮灯火，让人知道自己在哪儿。”

克伦威尔很不情愿地许可了这次会议。他记得威斯敏斯特会议召开期间，众人怎样焦急、嫉妒地盯着会议的进程，而且他很可能害怕此时的神学争论最终会酿成公共事务上站队的情况。但他最终还是抛下了顾忌——主办方发出了会议通知，邀请众教会派出牧者和代表，结果超过两百位弟兄响应。他们在河岸街的一栋房子里聚集，这里现在一般用来供克伦威尔的内阁官员住宿用，之前是一间修道院和一所医院，最初则是萨沃伊公爵的宫殿，因此得名。每天早晨，委员会——显然欧文和古德文也是成员——都会准备一份教义声明给众人，进行讨论并通过。他们快乐地看到，“尽管他们是各自起航的，但都是按照同一张海图航行，驶向同样的一个港口。基于他们现在的探讨，总结出的各样圣洁蒙福的真理都是一样的，在世界上其他基督的教会里都通行”。很有趣的是，除了关于教会秩序的条款之外，《萨沃伊信条》的内容与威斯敏斯

特会议的神学家们出台的著名信条非常相似，大部分地方甚至一字不变地保留了《威斯敏斯特信条》的字句。这是对这一崇高优秀的信条最好的赞扬。尽管巴克斯特因《萨沃伊信条》一些陈述的形式而不悦，严厉地批评萨沃伊会议，但一种格外敬虔的精神似乎主导了会议的讨论。一位见证人说：“我从参加会议开始，就知道会议中非常非常明显有主的同在。”这样的虔诚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非常包容其他“持定元首”的教会。信条序言——据信是欧文起草，前面已经引用过一些美好的段落——表现这一精神的语言看起来似乎预言了当今有生命的教会指向的立场。有一处说，“长老会和独立教会之间的不同是同工之间的不同”；另一处如此申明这一原则：“由信仰纯正、言行良好的人组成之教会，不应拒绝彼此交通，尽管他们并不是在一切事上都遵从同样的教会秩序原则。”众所周知，《萨沃伊信条》从未在独立教会中普遍使用，但有理由认为其刊行取得了最佳效果。很可能，关于腓利·亨利所说的这一时期特有的那种幸福的状态，《萨沃伊信条》提供的实质合一的确据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他

说：“全国上下，好人的脾性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大倾向于和睦、合一，好像他们一致厌倦了长期以来的争端。”^①

如果护国公活得久一些，他的政策持续下去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们只能揣测了。在萨沃伊会议开始之前，奥利弗·克伦威尔正在白厅宫与身体的疾病抗争。他最爱的女儿克雷剖尔夫人的死，还有政府的各样挂心事，最终压垮了他钢铁般的身子。1658年9月3日，最可怕的暴风雨袭击了英伦，这天正是他最伟大的战斗的纪念日，当夜，他进入了永恒。本书的目的不是讲述这位奇人，但提到欧文就必然不时关联到他。笔者并不想隐瞒自己对克伦威尔信仰的看法，我确信他的信仰是真摯的，仰慕他的伟大。人们夸大他的缺点，说他虚伪，这是长久以来的历史观点，却站不住脚。认为他对信仰一点也没贡献的人必须解释，他的虚伪怎样逃脱了当时最虔诚的人的眼目，这些

① 保留下来的少数欧文信件里有一封提到了这一信条。一位小有名气的法国牧师彼得·杜·茂林想要将这一极具价值的文件译为法文，翻译之前，他斗胆非难了信条的某些意向和表达。欧文的回复流露出一定的愤慨，尤其是对于茂林对自己所非难的内容的误解和随之而来的曲解。参见附录。

人，比如欧文，有最好的机会来检视他。指控他独裁的人必须说清楚，怎么英格兰在他的摧残下却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呢？^①在他身上看不到强烈的爱国心，甚至看不到他宽广的政治家的胸襟之人，必须解释为何他对英格兰国内资源的开发取得的成就胜于此前任何的统治者？在他治下，英格兰成为欧洲一流强国，他的名字令暴君恐惧，却是所有求他怜悯之人的避难所，比如皮埃蒙特山谷中流血的瓦勒度派。

博内特记录下了欧文和后来清教徒中的领军人物为护国公的康复献上的至为火热的祷告；克伦威尔死后，在一次禁食的时候，当着理查德和他的其他家人的面，他们几乎是无礼地埋怨神把他带走。不用花太多力气就能证实，在这一紧要关头，显要的好人们没有说夸张或极端的话。有理由认为，欧文在护国公死的时候并不在场。博内特的

① 对于克伦威尔统治期间反对主教制崇拜的规定，肯内特主教早就给出了真实的原因，他说：“确实，护国公让各方都享有自由和莫大的余地，他本人和政府也和平、安全；甚至他对主教制一派的偏见也更多地出于他们都是保王党，而非他们属于原来的好教会。”事实上，该规定并没有执行，除非是针对政治上反对他们的教士。

话追根溯源，是来自提罗岑的话，很可能是把他的话搞反了。稀里糊涂的流言碎语不应该当作为人立传的材料。同时，无法怀疑，克伦威尔的死令欧文和朋友们非常惋惜，十分担心。他的生命和权力是他们信仰自由的巨大保障。克伦威尔一死，这种保障就没了。克伦威尔有生之年常常预言说：“他们会重新让一切变得一团糟。”现在，他掌权的手离开了，短短的失误就足以显明他对未来的预言太准确了。不过，在着眼未来的几年迅速的风云变幻之前，我们得再次一瞥欧文辛勤的写作。

1657年，他出版了自己最出色的灵修文集之一——《论分别与父、子、圣灵三个位格在爱、恩典和安慰中的交通》。该文集是他在牛津任校长期间的一系列讲道，是又一项证明他在身居那一要职、担负纷繁的责任期间“与神亲密同行”的证据。

有人说，对于信徒分别于神的不同位格之间的交通的看法，欧文走得太远，没有《圣经》根据，这样的评价无疑是对的。这是出于另一习惯，甚至在这一虔诚的作品中都有一定程度的表现——处理该主题时，他以此为中心

将所有福音的伟大真理聚集起来。但就算做出了这样的推论，欧文的这一作品中仍然含有丰富的宝藏。他带我们到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边，打开了基督徒在神里面与基督的隐秘生活无尽的泉源。很容易理解该书某些部分何以不甚明晰，对于只有外在信仰的人来说甚至会显得颠三倒四。因此，对于二十年后一位理性主义的牧师针对该文集的嘲笑，笔者并不吃惊。但对于一个稍微有点属灵生命的人，很少有什么操练像精读这本书一样投缘、有益。这就好比穿过飞扬的尘土，进入开满香花的花园，就算回来时也带着香气，显明你去过那里。带着属灵的感情读这本书的人，会对但以理·伯吉斯针对这本书的话产生共鸣：

“据说，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在李维的作品中找到了食物和良药；西西里国王费尔南德则是在奎因塔·库尔休的作品中找到的；但在这本书中，你能得到更为高尚的款待，无比丰富精美、无可比拟的至高良药：我几乎要说，天使最高级的食物摆在你面前了。正好像普林尼所说的‘各样乐趣交织在一起’——引人得恩典和安慰，进入圣洁生活、得生命的美物。”

同年，欧文参与了一项关于分门别类的重要而持久的争论，他接连发表了几篇文章，招致许多攻击。佛斯特讽刺地说，用一些没有准确含义的话来达到嘲讽非难的目的很容易；“分门别类”这个令人讨厌的词使用得那么普遍，恰恰是明证。占主导的信仰派别时时准备用这一狰狞的武器来攻击离他们而去的人。却不考虑这个词最大的杀伤力就是含义模糊。罗马教会用这词来抨击改教教会，而立场与罗马教会相异程度不一的各改教教会又用这词来相互抨击。欧文和朋友们开始感受到了这个词的伤害性，因为他们自己常常受到这样的指控。于是，欧文决定就这一主题写一写，尤其是要区分《圣经》和教会对该词的使用有什么区别，并且通过简单地对其下定义，剥夺其捣蛋的能力。因此，他发表了论文“论分门别类：结合现在信仰上的不同来探讨这一词的真实含义”，在这篇文章中，他表明《圣经》里说的“分门别类”是“一间教会成员之间无由来的区别和争论，与他们本应在内部、在彼此之间践行的爱、谨慎和宽容的精神相悖”。由此得出两条结论——离开任何教会本质上并不是分门别类；因腐败、

专制而使人必须离开的教会才是在分门别类。因此，文森特·阿尔索普睿智地评论道：“要玩这杆大枪的人，要非常小心，好好操纵，免得打到自己家里去了。”这篇文章是欧文最出色的辩论文之一，非常详尽，又没有他的一些作品东拉西扯的毛病，而这种毛病抵消了他在写作上的一些最杰出的才华——他教导才能出色，《圣经》知识丰富，对教会历史滚瓜烂熟。哈蒙德博士主教制的立场回应了欧文这篇文章，而考雅的反应则是站在长老派的立场——欧文评价说，他是一只暴风雨中的海燕，长老派对其精神总的来说并不同情。但欧文毋庸置疑仍是该领域的大师。^①

接下来我们并不是要讲论这场争论。欧文写了一篇有价值的短文——《论〈圣经〉出于神，以及其权威、自明之光和能力；回答‘我们如何知晓〈圣经〉是神的话’

① 欧文在这场争议中的其他作品都是针对考雅的：《查究分门别类的实质，就但以理·考雅先生不公正的指控为英格兰的公理会教会平反》，1657；《就分门别类的本质回应考雅先生最近的论文》，1658，这篇文章是他编辑的约翰·科顿驳斥考雅的文章的前言。

这一疑问》。就像标题所表明的，这篇文章的首要目的是证明，不看外部的证据，《圣经》本身——在其真理的本质和对人思想的功效上——就包含令人满意的证据表明是出于神。哈利伯顿后来出彩地处理了这一论证，而查尔莫斯最近在其《神学架构》（*Theological Institutes*）也有一章以其特有的文采阐明了这一论证。欧文在这篇文章中确立了这一立场：“《圣经》旧约和新约都完全是神亲自赐下的——没有经由任何可以有丝毫改变的渠道，向我们显明了他的心意；借着祂良善怜悯的护理之工的安排，以祂对他的话语和教会的爱，祂起初赐下的话语完全在原文中为我们保留下来了。”当这篇文章还在出版社时，欧文拿到了沃尔顿无价的不朽名作《伦敦多语通》（*London Polyglott*）的序言和附录。当他浏览其中吓人的众多版本时——沃尔顿及其助手将其作为整理抄本和各种版本的结果——对自己的原则警觉起来，觉得《圣经》的权威性会有危险，并且在一篇名为《质疑最近出版的多语种〈圣经〉对照的前言和附录，证实新旧约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文本的纯洁和全备》的文章中竭力证明沃尔顿过分夸大了版

本数量，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即如果沃尔顿的原则行得通，就会直接导致教皇制或不信。无须多言，版本众多这一现实是无可否认的，但欧文因此而表达的忧心也是毫无根据的，学识渊博的《圣经》学者在沃尔顿及其助手苦心研究的领域付出的劳苦不但没有搅扰我们对神默示的这一正典的信心，反而使之更加坚固了。但不难理解，同一个卓越甚至无人可比的人，以他自己的年纪对启示的要点的认识，在同经文本身的完备、正确性相关的问题上，会有相对不同的意见。欧文的错误在于，他毕竟是在就自己承认认识不足的事上做出宽泛的断言，并且仅仅出于先人为主的根据，就质疑有丰富证据支持的事实，说这些事实会带来最为可憎的后果。愿神学家们都因此受警诫，不要凭先人为主的观念和错误的解经，就质疑一些科学上明明白白的发现；要确信，真理不管是从哪儿来的，都无法令神的话语处于危险之中。

沃尔顿看到自己比欧文有理，在《质疑质疑者，为多语种〈圣经〉对照辩护》一文中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立场，尽其所能让欧文遭到有文化之人的嘲讽。尽管他在这

场争论中胜过了欧文，但他的自大令人疑心他参与这场争论并非出于学术热情，教会的愤怒令他想要羞辱这位清教徒领袖。这场争论在当时激起许多骚动，查尔莫斯博士钦佩地评价了双方各自的长处：“据我所知，这是思想非凡的人之间最有趣的冲突，一方是国教信徒中最博学的布莱恩·沃尔顿，《伦敦多语通》的编者，另一方是独立的宗派中最有天赋、最有热心的约翰·欧文博士。后者贸然以身犯险，对前者的研究结果发出虚假的警报。前者轻蔑地反驳对手，好像是在反驳一个阴阳怪气或者狂热的人。斗争双方的优点若结合在一起，就会成就一位完美的神学家。后者本该倚靠圣灵的智慧。除了主教制拥护者无比的傲慢、清教徒激愤之下的暴力这两样之外，我不知道什么最恶心了。首先，欧文以为《圣经》的真实完备会因许许多多的版本暴露出来而受损，这简直是文盲的思想；然而，我们怀疑沃尔顿的态度，怀疑他并不严肃，因为他一概而论地将独立的宗派说成是当时爱走时髦的喜欢胡言乱语的人，而这些人尽管在关于词形的神学知识上远不如他，但对于神学上的主观之事的熟悉程度、神学教义及其针对我们属

灵本性的缺乏和原则之应用，他就远不如他们了。

大约在参与这一不幸的争论时，欧文发表了讲论试探的作品，这是另一部他的大师级作品。他的这些大师级作品“使神学教义应用在我们属灵本性的缺乏和原则上”，其中有些整段整段的话会令读者感到好像就是单单为自己写的。

这部作品的序言中，欧文（无疑在反省他对公共事件的感想）论及了“关于这些国家的公共事务，护理之工的安排复杂多变，神的脚印埋得很深，他的道路无法知晓。”确实，克伦威尔不再掌舵之后不久，迅速而汹涌的变化就接踵而至，令欧文深感忧虑、警醒。笔者并不打算详细追溯这些变化。理查德软弱的手腕人尽皆知，表明他不适合掌控国内的反对派。数月后，他就心甘情愿地回到没什么野心的民事岗位上。^①有人指控欧文在迫使理查德辞去护国公职位的计划中负责谈话，但这一指控仅仅是基于

① 欧文基于《以赛亚书》4:5的证道“认信福音是一国之荣耀”，是在理查德的议会传讲的。不久，他在长期议会讲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受邀主持这样的集会。证道没有保留下来。

曼顿听到一场谈话的只言片语后留下的印象，而欧文终其一生都义愤填膺地一再否认。^①此后，被克伦威尔解散的长期议会残余的人又重新恢复了议会——这一举措是欧文建议的，总的来说，这样才最有可能确保不受限制的自由得以持续。但议会不愿意服从军队中占主导地位的一派，因此再次被解散，而军队则分化成多个野心勃勃的派别。北方出现了新的危险。蒙克将军注意到英格兰的局势，尤其是军队的分裂，因此准备进入英格兰。他想做什么？他一时曾帮扶独立教会，后来又站到力量雄厚的长老派一边。现在，他会尽力建立新的护国政体，支持长老派，压迫其他派别，还是会将刀剑交给保王党，复辟斯图亚特王朝？一个独立教会牧师代表团，由卡里尔和其他一些人组成，去往苏格兰，给蒙克带去了欧文的信，信中说明他进入英

① 曼顿博士称，在沃灵福德宅院听到欧文博士愤怒地说：“他必须下台，他会下台的。”人们认为他指的是理查德。但要注意，有资料表明曼顿博士在这一事件之后并没有这么理解，帕尔默在为卡拉米写的欧文传记的按语中就是这么说的。此外，欧文严肃地否认这种指控；艾斯提保存的一位“贤达牧师”的见证说，欧文反对拉理查德下台，因此，对于他们在沃灵福德宅院的所作所为，他甚至气病了。

格兰是非正义的，会危害他们最为宝贵的自由。但代表团回来了，不但没有影响他的行动，甚至没能识破他最终的意图。欧文和朋友们于是鼓舞军队奋力抵抗蒙克，甚至在独立教会中筹集了十万英镑充作军费。但他们发现军队四分五裂，士气涣散。蒙克逐渐接近伦敦，最终未受抵抗就进了城，得到成千上万人的欢迎；长期议会找回了勇气，恢复了运作。很快，长期议会就自行解散，不久临时议会成立了。蒙克最终撕掉了令人费解的伪装，斗胆写信给查理·斯图亚特。在他的策反之下，议会投票决定，自古以来的国王、贵族和平民的制度应当恢复，邀请查理回来继承祖先的王位，即为查理二世。全国大部分人厌倦了多年的党争和动乱，为这一变化快乐欢呼。但在此时的激情中，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确保人民和国王之间的关键问题得到解决。因此，恢复国王的行动也恢复了教会法律和民政法律，使国家又回到了战前的状况，重建了等级制度，令所有独立的宗派成了遭禁的阶层。查理二世在布雷达承诺“会尊重温柔的良心”，除此之外，欧文一派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他们的信仰自由可以继续下去。没过多久，事实

就显明国王的话毫无作用，巴克斯特精彩的话现在开始按最黑暗的方式应验了：“通常，神会让冬夏、昼夜交替，教会的外在情况会处于夏日的繁茂中，而内部和根本上却处于严冬的逆境。而往往他们的黑夜比白昼要长，就是在白昼也会有暴风骤雨。”黑夜降临到清教徒头上了。

查理二世复辟之前几个月，欧文已经卸任基督堂学院院长，他与牛津最后的正式关系终结了。他退隐位于附近的家乡斯塔德汉的村庄，在那里他有小小的一份产业。在任牛津校长期间，他不在圣玛丽教堂时，总是会在安息日下午来这里讲道。他聚集的这小群会众现在很高兴地欢迎他作为他们的牧师。很可能是在斯塔德汉，他完成了他最为缜密的神学作品之一的准备工作，这部作品名为《神的六书》，副标题准确地显明了其总的意图和涉及的各种事——“论真神学的本质、兴起、进步和研究，从中可以从头追溯真假敬拜的起源和发展，以及更为显著的教会的衰败和复原。并插叙关于普遍恩典的议题、科学的源头、罗马教会的说法、书简的来源、古代希伯来书信、希伯来标点、《圣经》版本、犹太仪式……”。很遗憾，《神学

六书》是拉丁文，尽管近来有挺多作品可以部分取代其作用，但还没有哪本英文书能够涵盖欧文以其非比寻常的力量和丰富的学识涉及的广泛领域。

很可能欧文盼望可以不受干扰地待在家乡宁静的村子里，他的隐匿就是他的靠山。但他失算了，新统治者并没有那么宽容。针对贵格会的法令通过了，规定超过五人在任何未授权的场地进行宗教敬拜是非法的。这一法令适用于所有独立的宗派，很快就使得欧文无法履职，他的一小群会众四散分离了。短短的时间内，他就看到周围有许多有着同样遭遇的同伴。长老派卖力地为查理二世复辟鞍前马后地劳顿，自然期望这样的措施在执行的时候把他们算作正式教会内部成员，无须令他们面对良心的难题。查理二世和他的臣下认为轻视他们的愿望会危及该法令时，对他们虚与委蛇，但不久，《统一令》（*Act of Uniformity*）就将近两千长老派逐出教会，使他们遭受逼迫，陷入贫困，也再次令这些出色的人与欧文走得更近了，尽管他们和欧文有不同意见，但欧文一直爱他们、尊重他们。

爱德华·海德爵士，未来的克拉伦登伯爵，当时担任

大法官，是政府中最具影响力的官员。欧文和他之间通过种种途径会面了一次，欧文以为有可能使他放宽越来越严重的针对不从国教者的措施。但这位骄傲的大臣很残酷。他坚持欧文不能再讲道。但同时，他并非不知道这位清教徒的出色才干，强烈敦促欧文在当下这一关口写书反对罗马教。欧文没有服从他的禁令，而是继续在伦敦和其他地方在秘密的小型聚会上讲道，甚至在告密者不那么警惕或者说逼迫的风暴短时间刮得不那么猛烈的时候，有几次在更为公开的场合讲道。但形势很快促使他服从了海德的第二项要求。情况很有趣，既说明了欧文的品格，也说明了当时的风气和趋向。

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文森特·凯恩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要有光：天主教和更正教，长老派和独立教会中间的信仰差别》。这本书披着提倡宽容、仁爱的伪装，邀请人回到罗马教会，以此作为解决教会分派的唯一不会犯错的补救措施。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当下一些人在某些事上的感受，在欧文拿到之前就印了两次，据信最终是克拉伦登把这本书给了欧文。欧文对这本书狡猾而险恶

的用心震惊了，将其作者描绘成“一个说着甜言蜜语的拿弗他利，声音却像雅各，手却是以扫的手”，因此立即回应该书，很快写成了《一位更正教信徒对〈要有光〉的谴责》，完全揭露了凯恩的诡辩和隐藏的意图，弄得这个窘迫的修士大为失态。修士写了《捍卫〈要有光〉》一文，显明希望挑对手的毛病来报复，并给他扣了一顶反对掌权者的帽子，说他是“一场惨烈的暴风雨的一部分。这场暴风雨不仅会摧毁教会和国家，还会摧毁理性、正义、诚实和一切真正的宗教信仰”。对此，欧文勇敢地以实名回应了凯恩，并根据自己的习惯，并未满足于回应对手，而是更深入地讲论了整个关于罗马教的争议。欧文时刻准备着使用自己积累起来的海量学问，在他身上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引人注意了。

但就在这项捍卫更正教事业的善工完成后，这第二部作品似乎面临了无法出版的危险。这篇文章遭反对的实质是谁在反对，很令人好奇。批准神学书籍出版的权力在主教们手中，他们有两项对欧文文章的重要反对意见。首先，在谈到福音书作者和使徒，甚至彼得的时候，他没有

使用“圣徒”这一头衔；其次，他质疑是否能证明彼得到过罗马。欧文对这些反对意见的回应完全与他相称。关于前者，他提醒审查者，“福音书作者”和“使徒”这两个头衔要比“圣徒”更高，因为所有神的百姓都是圣徒；同时他表明自己愿意在这一点上服从他们。但关于第二点，要他服从，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他们能证明他错了。欧文的作品最终得以出版，然而并非因为主教们让步了，而是因为爱德华·尼古拉斯爵士下了命令，此人是一位重要的部长，否决了他们的顾虑。

欧文的这些作品令他名声大震，因此克拉伦登又一次与他会晤。这位官员承认欧文对更正教事业的贡献超过英格兰任何人，并表明，这么博学的人会被“独立教会制度那种新奇把戏”掳了去，令他感到很吃惊，他向欧文许愿，如果顺从国教，就会大受重用。于是，在回答他要任命什么主教时，欧文证明独立教会形式的教会秩序不但不是新奇把戏，反而是公元1世纪——2世纪教会唯一的治理模式；至于授予他国教荣誉的事，他必须为自己和弟兄们求的，不是在国教内受重用，而是容忍他们留在国教外。

似乎每个不从国教者头面人物面前都摆上了炫目的主教法冠为诱饵，但没有一人屈从^①。针对欧文的请求，大法官问他求的宽容是到什么程度。据说，欧文如此作答：“所有同意英国国教教义的人都得自由。”有人认为这样的回答是他胆怯，前后不一，他们认为他求的并非他想要的事，而是希望最为渺茫的事。此外，请注意，许多当时最宽容大度、最有眼光的不从国教者也反对完全容忍罗马教徒^②，其实不是在信仰上，而是在政治上——既因为他们是外国势力的代言人，也因为他们对约克公爵继承王位这个问题的态度。同样，欧文的计划其实反映了当时更正教不从国教者的整体立场。

大约是在同时，除了服从国教之外，更为光彩的脱困方式摆在欧文面前了，新英格兰波士顿的第一间公理会教会诚挚地邀请他去做牧者。他们“看到了他的劳苦，听闻

① 欧文的匿名传记作者说：“我从博士的一位亲戚处得知，查理二世给他一个主教的职位，但没有任何属世的荣誉或好处能让博士改变自己的原则。”

② 参见欧文论宽容的演讲《无处不在》（*Passim*）。

了众光之父赐予他的恩典和智慧”。在英格兰不允许如此多的烛光点亮，他们却渴望确保这样一盏明灯能在他们幼小的殖民地点亮。欧文给予怎样的答复并不十分清楚。一位为他立传者说他愿意去，甚至把一些财产装上一艘去新英格兰的船，但朝廷下令阻止他。其他人则说他不愿意离开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宁可留在英格兰等待时势好转^①。

但不管是欧文还是其他对不从国教者友好的人的陈情，都没能改变那当权者的政策。克拉伦登一伙想要将政府和国家带回劳德的黄金时代，星室法庭的酷刑、高级专员会议的黑暗机制又回来了，不卑躬屈膝地服从就会面临可怕后果，即被贬谪或灭亡。荒淫的查理二世有时会假装鼓励更自由的政策，却跟臣下一起采取了最糟糕的措施，这可能出于私下里对不从国教者的同情，更有可能的是希望各阶层的不从国教者最终可以大大增加，使得既针对罗马教徒又针对不从国教者的宽容措施成为必要。为了增强逼迫的强度，当局找了各种托词。政府通过了新议案，比

^① 安东尼·伍德用可笑的讽刺态度记述了这件事：“因此，他决定去新英格兰；但从那时起，航行的风向总是不对。”

如《秘密聚会法》（*Conventicle Act*）规定举行敬拜聚会要受到处罚，就算在谷仓和马路上都不行，而告密者可获得高额赏金。这一法案的目的是迫使受罚者要么服从，要么就违法犯罪。

在这样严厉的措施之下，监狱里很快装满了受害者，放逐犯人的移民船也挤得满满的，此时瘟疫爆发，席卷伦敦，如同一阵死亡旋风。此时谁是百姓真正属灵的牧人，谁是外人和雇工，一目了然。逼迫清教徒的国教教士逃离疫区，而遭封禁的传道人却从藏身所出来，冒着骇人的危险，教导、安慰将死之人及其亲属，在活人与死人之间顶天立地，直到疫情止息。然而，这样的行为暴露了不从国教的牧者们对信众的影响力，以及信众对他们的爱心并未减弱。只要这些牧者和信众之间仍有交往，就无法切断他们获得供养的途径。于是当局通过了又一项法令，其残酷令历史学家争相控诉。在牛津的议会——为了逃脱瘟疫的蹂躏，议会逃到牛津了——制定了法令，实质上是从所有在议会有代表的城镇、集市将全体不从国教的牧师逐出五英里之外，这些牧师也不能在过去数年内自己曾经讲过道

的地方五英里内出现，除非他们能宣誓，而誓言众所周知是不从国教者无法接受的，南安普顿伯爵甚至在议会宣称，没有哪个诚实人会接受这样的宣誓词。该法令等于是将他们逐出自己的土地，并且，除了将这些牧者从他们的信众中逐出，还将他们放逐到边远的农村地区，使得他们不仅面临任性的政府爪牙的逼迫，以及告密者的卑劣行径，而且还常常遭到无知、放肆的暴徒的侮辱和暴力攻击。

这一切的麻烦，欧文博士都经历了。有一件很可能发生在那一时期的事呈现了另一幅关于那个年代的图景。欧文去牛津附近拜访老朋友，采取了当时普遍的预防措施，夜幕降临后才去住处。但尽管他很小心，还是被发现，暴露了行踪。一大早，一队兵丁就来敲门。女主人出来，勇敢地打开门，问他们要做什么。“你这里留宿了什么人吗？”他们问。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是不是在找欧文博士？”“对。”他们答道。她向他们保证，欧文一小时前已经走了。兵丁相信了她的话，马上离开了。她本来真以为欧文已经走了，因为他昨晚打算一早就走。但他

走到附近一块野地里去，他还让人把马送到那里，然后骑马沿一条没什么人的小道往伦敦去了。

为了让受逼迫的清教徒获得暂时的喘息之机，还需要从天降下另一可怕的事，这事来了。瘟疫之后，很快发生了大火，就算当局的心意并没有放宽，不宽容的政策也一时瘫痪了。许多教堂在可怕的大火中付之一炬。称作会幕的大型木头房子很快在烧焦的废墟中拔地而起。在这些房子里，不从国教的牧师们向忧虑的大群人众讲道。欧文、曼顿、卡里尔和其他一些沉默已久的人的声音又开始响彻在会众中，唤起了往日的回忆。热忱的巴克斯特“讲道时就像再不会讲道了一般，像将死之人对将死之人讲道”。

在此时要让这些传道人闭口不言是不可能的。不久，克拉伦登的倒台和谢尔顿的丑事又延长、扩展了他们摇摇欲坠的自由。

在这让人不安的岁月里，欧文写了许多短文，大部分是匿名发表的，甚至连印刷者的名号都没有，目的是为

了良心的缘故陈明逼迫是失策的，并不公正。^①他也发表了《新约教会敬拜和惩戒简明指南问答》，阐明了他的原则。他还是牛津的学生时，就因这一原则抵挡劳德的政策，这一原则也是高派教会人士与清教徒之间的争论根本原因所在。下一年他发表的作品表明，在这一切外在的风暴中，他怎样刻苦不倦地写作，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他有三部最佳作品是在1668年写成的。

第一，是论文《论信徒里面扎根的罪之本质、能力、诡计和普遍性》。对这篇文章，查尔莫斯的评价很不错：

“博学虔诚的欧文没有哪一篇文章比这一篇对基督徒更有用了；作者在圣洁上成就非凡，对于属灵生命见地深邃，经验丰富，由他来讲解这个问题的本质和应对方法再合适不过了。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他的教导非常重要。”第二，是《解读〈诗篇〉第130篇》，之前已经提过，这一作品

① 俄姆列举了其中一些文章，如下：《论更正教不从国教者渴望自由的根据和理由》《小议当前的责罚政策》《当下对不从国教者的审查真可耻》《考虑到豁免和宽容，致一位体面人的信》《平安祭——为了良心的自由辩护》。

被视为欧文个人内在生命经历的写照。该书通过欧文自己愁苦之时走过的许多弯路，向读者指明最终他通过什么方式得平安。当欧文解释这篇诗篇时，不是仅仅从字面上研读，或者仅仅按照学者解读古代经典的方式来对待，相反，在打开神的书卷时，他同时也打开了自己的内心和经历。他就这样写出了这部作品，尽管有些啰唆，甚至有时模糊难懂，但却有许多出彩的思想，以及一个“说自己所知道的，见证自己见过的”之人凭借鲜活的经历而拥有的直觉。

接下来就是欧文最伟大的作品《希伯来书注释》的第一卷，不管是介绍这部作品，还是赞扬这部作品，看来都是多余的^①。二十年来他的思想都在预备这部最难的保罗书信的庞大注释，最终，作品十分成熟，因为他已博览群书，并拥有丰富的基督徒经历作为更宝贵的财富。他并不轻视前人的劳苦成果，但他发现宝藏只是打开了，并未挖尽，好比他自己说的：“有充分的根据重新查考这卷经

① 第二卷于1674年出版；第三卷于1680年出版；第四卷在他生前已经完成适合出版的稿件，于他死后的1684年出版。

文，不仅是为了现今的世代，也是为了所有后人，直到万物都销化了。”他在序言中讲述了写作此书秉持的精神和方式，这是欧文所有作品中最有价值的自传之一：

我承认，对于解读书信，就像我之前所说的那样，我已经思想了许多年，在我整个研究事业当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但现在我必须说，归根结底，探寻、阅读、祷告和刻苦默想是我唯一的指望，是得光照、得帮助的最有用的手段，使我的思想许多许多次可以从他人的作品带给我的，或者他们的作品无法帮我解开的纠葛中解困。我很小心，就像对我的生命和灵魂一样，以避免对经文产生偏见，不将自己或他人的意思强加上去，不受任何人的推理、借口或好奇心左右。相反，我一直紧贴话语本身，谦卑地学习神在其中的心意，按他允准的来表达。为此，首先我一直在思考经文词语的意义和指向，其词源，其他作者怎样使用该词，尤其是在旧约七十士译本和新约经文中，特别是同一作者的作品中。许多次，源于希伯来语的词语，或词语指向的希伯来人

中的事，使我得到很大的光照来明白使徒的话。对于一处经文的意图和范围、论及的主题、论证的手段、推论的方法，我都是一条总原则，即着眼于这一书信写作的时间和背景，收信人的境况，他们的信念、偏见、习惯、亮光和传统。我也很注意下列事项：古代教会的约和敬拜，用全新的叙事将盟约的特权和敬拜解释给外邦人，护理之工对犹太人的处置，他们的教会近来的情况，他们的灭亡很快到来，他们就所有这一切的讲论而面临的试探。没有这些，任何人都不可能合理地跟上使徒的思路，接近他的意图或完全明白他的意思。

这么做的结果，是得到一部难以企及的杰作，也许只有维醇加的《以赛亚书》注释可以比肩。的的确确，口头评论那部分内容，甚至偶尔对一些经文的解读，后世解经家会发现欧文犯了错；确确实实，该书中丰富的犹太教知识与其说是阐明了经文，不如说是拖累。但就算有这些不足，欧文解读这卷长长的书信，将其含义和精神展现出来，所依靠的能力是何等惊人！好比充满肃穆之光的大宫

殿，对细枝末节之处很容易提出改进意见，但凝视得越久，其稳固的墙壁和大气的柱子就能令你对建造者的技艺和力量惊讶不已。当欧文完成该书时，他的感叹确实崇高：“现在，我的工做完了，我死的时候到了。”也许过去一百五十年里，在大不列颠和美洲没有哪个牧师在解读这部分神默示的真理时，不参考欧文的注释。这部作品庞大的篇幅是人们使用的最大障碍，这一点欧文本人——他那个时代，人们习惯于厚重的对开本——似乎也预见到了。因为他谦逊地建议可以将其当成三部独立的作品来看待，可以分别单独阅读其哲学、解经和实践部分。我们很清楚，何尔这位巨人谈到这一巨著其中一部分时，用的词近于蔑视——“初级练习”。但必须注意，何尔跟他模仿的伟大辞典编纂者一样，喜欢说反话。熟悉欧文作品——何尔承认他不熟悉——的人会更注意他伟大的辩论对手对欧文这一解经书的光辉四溢的评价——查尔莫斯博士对学生说：“请允许我再次向你们这些一直好学的人推荐希伯来书。如果你们中有人听从我的建议，去钻研欧文对该书信的沉甸甸的注释——确实，这可是费时费力的事——我

会很欢喜。但现在就是你们努力的时节。唯一要留心的是，因为得到了良好的指引，这本书不会在庞大却又无益的学问上浪费时间。我向你们保证，精读约翰·欧文的这一巨著得到的益处，胜过精读所有讲论异教献祭的书。这本书篇幅极大，力量也极大。熟练掌握该书的人，不管是在基督教的教义上，还是实践上，距离博学成熟的神学家就不远了。”

注意，真正的信仰宽容是最难学习的功课，因为几乎每个教派在权力的诱惑下，都会诉诸强力逼迫。就此而言，此时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是最有力的证据。在英格兰，独立教会，以及不从国教者，在圣品制度拥护者手下遭受的迫害时轻时重，但新英格兰的独立教会在这个初生的殖民地对浸信会和贵格会的迫害更严重。成千上万人被鞭打、罚款、下监、卖为奴隶，但他们其实跟逼迫他们的人在基要信仰上没有分别。一位给欧文立传的人为了表明这些教会的行为与他们作为独立教会的原则没有关系，而受了很不必要的痛苦。但这只会令他们的行为显得更无可推诿，证明人性中不宽容的精神有多么根深蒂固。欧文

和朋友们听到这些事，感到愤慨而羞愧，甚至害怕这些事在英格兰会对他们不利，在一封和伦敦所有弟兄们共同署名的信中，欧文责备了新英格兰的迫害者。信中说：“我们唯一从心底里的请求是，你们按神的真理和道路来信靠他，停止一切针对与你们意见不同但并未干扰公共秩序之人的严苛的肉体限制或惩罚。”信中给出了纯正的劝诫，但信中正气凛然的严厉谴责更该让人津津乐道。

之前已经谈到，伦敦大火让不从国教的牧师们暂时得以在公共场合讲道。巴克斯特说：“首要原因是，用过分严苛的措施来禁止不名一文的人进行公共敬拜太难了。”当局很快制订了一项计划来让他们的这种自由合法化，也许就是这一措施甚至让许多不从国教者并入国教——比如切斯特主教威尔金斯、提罗岑和斯蒂令弗利特等人就热烈响应。但当该计划开始被大众知晓，被有影响力的人物支持，仇恨不从国教者的人就重新振作起来，成功地终止了这一宽容的计划。然而，就这个民族的性情而言，有必要做些事来为严厉的逼迫措施辩护，而最方便的，就是污蔑宽容会妨碍社会秩序，以及诽谤受苦的不从国教者的人

品。适合做这事的人出现了，他就是塞缪尔·帕克，此人出身卑微，曾一时与清教徒站在一起，但当他们受苦时，就抛弃了他们。这人现在野心勃勃地支持主教制，博内特说他“富有讽刺性的活力，学问挺多但没有判断力；至于信仰，相当不虔诚”。这人写了一本书《论教会体制》，文中“阐明了对于有关外在宗教之事上的良心，行政官员的权威，以及宽容的害处，并回应了所有支持良心自由的借口”。这就是该书穷凶极恶的封面文字，对于现代读者，该书立意看起来必定是太胆大妄为了，但据说这个信心满怀的作者坚定地相信他会成功。他把书给安格尔西伯爵，说：“大人，看看您有没有哪个教士能应答。”狂热的谢尔顿对该书很有共鸣，自然相信其论证非常有力。欧文博士被选中来回复帕克，写出了他最为高贵的一篇辩论文——《证实我们的无辜，我们的真理，检视〈论教会体制〉》。欧文的心思似乎被谬误深深地激发起来了，写得很清晰，论证有力。字里行间有时会语带讥讽，鉴于帕克的想法既愚蠢又卑下恶毒，这也无可厚非。没有任何作品——甚至连洛克的也不例外——比该文中某些部分对于

行政长官职责的界定更为明确。很有意思，欧文在文中预测了某些当代政治经济最为确定的原则。欧文的作品大大提升了他在弟兄们中间的知名度，甚至帕克一方的人都难以掩饰这样的印象——帕克面对这样一位心意坚定而强健有力的清教徒，实在是难以招架。帕克赢不了辩论，就试图用恶毒的下流手段来打垮他。他成了“煽动叛乱的头羊”，“胆大冒失堪与穆罕默德比肩的人”，“一条毒蛇，毒液满地不是胀破了就是要喷出来”。因此，对于任何想要造福国家的人，“比起把这样的彼列之子的利益和名誉打倒在地，没有更好的为国尽忠的手段了”。至少，按照这样的原则，帕克本人肯定是爱国者。

但争论并未结束。帕克还没来得及从欧文沉重的打击中恢复，就又遭到了安德烈·马维尔的当头棒喝。这位水平非凡的人，弥尔顿的秘书和挚友，在《演习转变了》一文中评价了帕克的书。这篇文章得到很高的评价，说该文有些部分跟斯威夫特的一样干净利落，另一些内容媲美朱尼厄斯的嬉笑怒骂和博克的顽皮笔调。高傲的主教制拥护者灰头土脸，许多匿名卫道士发觉其窘境，因而为其辩

护。然而，马维尔只认准帕克。在《演习》一书的第二部分，他重新回到伍德所说的笔战中，用他用不尽的箭袋中新的利箭将对手穿透。读该文的许多部分时，不可能尝不到马维尔的天才带来的笑声。在嘲笑帕克的虚荣时，他说：“如果他要打喷嚏，就会祈求让地的根基不要摇动。就算他只当上塔尖上的报晓鸡，也会因每一阵吹过的风而鸣叫，好像英国国教就要垮台了一般。”马维尔胜利了，甚至查理二世及其朝廷都在嘲笑帕克的窘态。底色列说：“尽管坏人并没有下手害他，但作为写手，他却像走投无路一般，离开城镇避居乡下，多年没有写东西。”偷偷地密谋报复，不让马维尔命丧黄泉决不解恨。

但是，在论战中取胜是一回事，缓和掌权者不宽容的心态却是另一回事。被帕克的恶意激发起来的不倦的主教制拥护者驱使议会在1671年确认了所有针对不从国教者的旧法，甚至还通过了更严苛的法令^①。如果查理二世没有发布豁免宣言，以他的权威叫停针对不从国教者和不从国

^① 欧文起草了一份报告《关于现行针对宗教违法者的法案，国家的现状》，由一些头面人物递交给上院，但没有结果。

教的天主教徒的刑事法规，允许他们在获得聚会执照后恢复公开聚会，那么这些强化措施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还难以预料。无疑，查理二世的这一做法形式违宪，动机更是可疑，但许多不从国教者只从中看到了他们本不该被剥夺的权利恢复了。其中一些人，比如欧文，称之为“为了国家的和平安定，根据从前的习惯采取的一项权宜之计，直到议会将整件事安排妥当”，喜乐地以之为护身符^①。

不从国教者立即将他们危险的喘息之机利用起来。长老会和独立教会在平纳厅开始了每周一次的讲座，见证他们在基要真理上的合一，批驳罗马教、苏西尼派和不信的观点^②。欧文开始更为公开地向伦敦一群固定的会众讲道。他可敬的朋友约瑟·卡里尔在豁免宣言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他们各自的会众统一合并，在李登霍尔大街的聚会地

① 有些立传者提及了邀请欧文去新英格兰任哈佛学院院长的信，还有邀请他去荷兰任教的信。但细节非常模糊，日期也不确定。然而，伍德的按语似乎令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不容怀疑。他还根据同样的权威出处说朝廷法令组织了欧文接受去美洲的邀请。

② 欧文全集收录了他在该活动中的两场讲座，一场是“我们如何学会承受非难”，另一场是“罗马教会的意向暴露了”。

点由欧文牧养。欧文的教会名册表明，他的教会会友包括不从国教者中的一些首要人物，“贵妇人也不少”。他的会友中包括以下人员：不止一位联邦时期的军队英雄，比如查理·弗利特伍德和德斯伯勒上校；阿布尼家族的一些成员，正是他们热情好客的家后来成了圣人般的以撒·华滋的避难所超过三十年；安格尔西伯爵夫人；克伦威尔的孙女本迪什夫人，据说她身上显著地表现出护国公身体和心理的特点。其中一些人在这变幻动荡的岁月可以不时庇护欧文。此外，还有更有权势的人——比如奥雷瑞伯爵、安格尔西伯爵、伯克利大人、威洛比大人、瓦顿大人和一位重要的政府官员约翰·特雷沃爵士——这些人尽管并非欧文教会的会友，却得到他的牧养，是他的朋友，在他们的影响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减轻对不从国教者的逼迫。

欧文之所以跟这些贵胄很熟，很可能归功于应邀同国王和约克公爵的一次面谈，所有给他立传的人都很重视记录下这件事。在唐桥井，当着国王和约克公爵的面，他被介绍给王室。国王轻松地同他交谈信仰自由的事，表示希望不从国教者的不利局面能够改善。国王回到伦敦，就又

一次邀请欧文面谈，表达了跟上一次面谈时同样的意向，并且最后交给他一千坚尼，由他用于减轻受苦的贫穷弟兄的痛苦。查理二世总的政策是王室对他们施恩的原因。

但是，和这些贵胄之间的友谊有多重要，得等到我们注意到他如何借助这样的友谊帮助受苦的弟兄，才能明白。众所周知，当议会再次召开时，对国王的豁免计划很不满意，一直在抗议，直到聚会执照全都吊销。确实，议会的计划区分了更正教不从国教者和罗马教徒，对后者采取了更为特别的限制。但号称针对他们的法令制定得太糟糕，无法触及所有不顺从国教的人，国教人士很快就指出了补救措施。不从国教者再次落入逼迫的风暴。告密者的赏金越来越高。成千上万的人受害，除了不那么知名的之外，理查德·巴克斯特也喜乐地忍受抄家之苦，并且当局禁止他发言一年之久，这令他火热的灵魂感到苦楚。然而，欧文相比之下没怎么受干扰，很可能是因为之前说过的那些贵胄的影响力。很有趣，从他的一个对手那里可以看到他怎样热心地利用自己的优势警示、救助被压迫的弟兄，一以贯之。“他捞出国王的话，问他的大亚底米——

良心的自由——是否无恙^①？国王对此有何感受？陛下在法律反对的情况下，是否仍会纵容？朝廷里谁是他的朋友？会在议会提出怎样的议案？那群人会怎样联合或分裂？根据事情的格局，他肯定熟悉一些官员。这些人会写信通知全国各个角落里的弟兄，告诉他们事情可能会怎样发展，应当怎样办事，某时是停止聚会还是继续聚会。”当然，这些话没法指控他，只有从他神的律法中才找得到控告他的缘由。

欧文最迫切地以其影响力帮助受逼迫者是约翰·班扬。众所周知，班扬无论在哪里讲道，都能吸引众人的兴趣，甚至连巴克斯特的侍奉也难以与之媲美。他在谷仓或一些公共场合讲道的时候，就能聚拢成千上万饥渴的人。当他来到伦敦，有一千二百人在一个冬季的工作日早晨七点聚集起来听他讲解神的话语。欧文也出现在倾慕班扬的群众中——这位最博学的清教徒花了几个小时听那位没受

^① 参见《使徒行传》第19章。亚底米是和合本的译法，通常译为阿尔忒弥斯，即希腊神话中的月神。这里意思是说欧文把“良心的自由”当偶像。——译注

过什么教育的天才讲道，而且觉得时间过得飞快。据说，有一次国王问欧文，为何像他那样有学问的人会去“听一个补锅匠讲道”，对此，这位伟大的神学家答道：“陛下，倘若我拥有那补锅匠讲道的能力，我甘愿放弃所有的学问。”班扬在贝德福德监狱坐牢的一些年里，因着好心的狱卒对他友善，他得以减轻了不少痛苦；但在他牢狱生涯的后半段，迫害越来越重，而欧文想尽办法促使老朋友和导师巴洛博士行使权力促成班扬获释。骚赛质疑这件事的一些细节，而且这事的日期也确定不了，但对于主要的事实，没法提出合理的怀疑。一番复杂的周折后，欧文的介入成功地令班扬获释。

在这令人眼花缭乱、忧心忡忡的年代，欧文仍旧笔耕不辍。1669年，他发表了《简要证明三位一体教义——兼论基督的位格和他的丰足》。这篇短文包含了反驳比德尔和欧陆苏西尼派的伟大论战作品《捍卫福音》的精华，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为教会提供了不那么具有争论意味的手册。欧文的许多大部头作品令我们想起一些古老的城堡，炮眼和枪眼使其适合防守，但也令其不合作为平静的居

所。欧文死后四十年，这篇短文出版了七次。1672年，他出版了“论合乎福音的爱、教会的和睦与合一”。该文将宽容大度的情操与明智的区别对待结合起来，并且欧文在该文中花了很长的篇幅探讨不从国教者偶尔参加国教教区聚会的问题——该问题使他和巴克斯特又一次意见相左。

这一时期，欧文还有其他作品面世。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位忠信的守望者虔诚地窥探到了将要来的危险，想要建立抵抗当下潮流的堡垒。这些作品中有两篇是从他讲论希伯来书的巨著中抽出的片段，加以扩展以适用于当下的局势。第一篇是“论安息日”，在这篇文章中，欧文跟巴克斯特和其他所有伟大的清教徒作者一样，想要保全这一宝贵的藩篱，这是神以其良善为教会这葡萄园围上的。欧文看到，安息日这一藩篱一方面遭受狂热者的攻击，认为只不过是仪式性的、属肉体的规矩，另一方面也遭受《消遣书》（Book of Sports）数量众多、闹哄哄的拥趸的攻击，因为他们憎恶安息日的属灵特性。一位清教徒神职人员描述了清教徒的安息日稳重严肃的喜乐，而现代流行作家则冷嘲热讽，两相对比令人吃惊。倘若看到欧文

跟这一类对手的争论，对今日层出不穷的这类论据和反对意见的回答，你定会赞同这样的理论：谬误自有其运行的轨迹，在特定契机，推算得出谬误会重现。第二篇是《叛教的性质和刑罚，解读〈希伯来书〉6:4-6》。这是当时很重要的一部作品，因为那时候，在克伦威尔时代仅仅是被动参与宗教活动的人早就抛下了假面具，不再受限制，而是无耻地尽情放纵。倒是道德凛然的人几乎都会被怀疑有谋逆之心，对许多人而言，被称为清教徒比被称为浪荡子还要丢脸。查理二世的朝廷白日宣淫，自甘堕落，一切堕落的事都波及到下层百姓，只有那些扎根虔诚生活中的人得以幸免。

这一时期欧文最伟大的作品标题复杂：《论圣灵；他的名、本质、性情、安排、运行和果效。讲解他在新旧创造中的整个工作；驳斥反对意见和非难，证实相关教义。阐明并解释：合乎福音的圣洁，其本质和必要性；恩典和道德的区别；就合乎福音的顺服和道德上的美德而言，在神面前的属灵生命》。自从欧文这一作品问世以来，已经过去了两个世纪，但就这一主题而言，没有任何一部英文作品有这么详尽丰富。威伯福斯视之为自己最伟大的神学

教材；塞西尔称其对自己而言是属天之事的“宝库”。欧文这一大师级的论文不单单是在驳斥两种普遍的错谬至极者——谈论内在光照和秘密启示的痴迷者，以及不相信有圣灵的苏西尼主义者，他们寒碜的信条中严厉地说，有才能的人不太可能相信这种论调。当时还有第三类人，欧文认为他们比前两者还危险——这类人的讲道多是关于《圣经》的根据，却很少讲论其真理，他们一方面捍卫关于圣灵的教义，因为这是他们信条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却耻笑所有与属天恩典在人心中做工相关的事，说是“脑子不正常之人的胡思乱想”。欧文这篇论文有许多内容提及了这类温文尔雅的神职人员，其实是在证明属灵生命的真实性。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论文中解释了希伯来书6:6最后一句，而在所有版本的《希伯来书注释》中，都忽略了这一句，他博学可敬的同僚、爱丁堡的布朗博士指出了这一点，因而他补上了。他并不总能按捺住对这些人的讽刺。有人抱怨说，他们被说成是“理性的神学家”。对此，欧文回答说，如果他们受到这样的责备，就他所能看到的而言，是很不应该的，就好比耶柔米因为身为西塞罗主义者

而被天使击打一样^①。

稍微看一看欧文的家庭生活。1676年1月，他妻子去世。一位比较早给他作传的人说，她“是个优秀而美丽的人，对他情深义重，他则对她投桃报李”。他鳏居了一年半后，娶了米歇尔女士，她出身于多塞特郡一个有头有脸的家庭，是斯塔德汉附近奇瑟尔汉普顿的托马斯·德艾力骑士的遗孀。这位女士给欧文带来一笔可观的财富，加上他自己的财产，以及与此同时堂兄马丁·欧文留给他的一笔遗产，令他的日子过得轻松起来，甚至可以说很优裕，因此得以在有生之年保有一辆马车。对此，安东尼·伍德用僧侣般的妒意评价道：“欧文利用一切机会来享受今生舒适的生活。”

① 然而，欧文的宏伟计划并没有在这一核心论文中完成。他还不时完成新的论文，更为详尽地考察这一主题下的一些重要题目。1677年，他写了《信仰的理性：回答这一质询——我们何以相信〈圣经〉是神的话？》1678年，他写了《理解神话语中启示的他的心意；声明：借助外在的解释手段，经文是清晰明确的》。1682年，他写了《圣灵在祷告中的工作：简论默祷的性质和使用》。最后，1693年，两篇文章在他死后出版：《论圣灵作为保惠师的工作》，以及《是他赐下属灵恩赐》。

许多迹象明显表明，欧文的公职生涯到头了。身处多事之秋，一生瞬息万变悲喜交加，艰巨的研究带来的疲劳，让欧文患上了不止一种疾病。他的哮喘很严重，甚至令他没法讲道。而那个时代好学之人常常患上的折磨人的疾病也显出了迹象。在这样的情形下，有必要找助手来帮他牧养李登霍尔大街的教会，以及做他的文书，帮助预备剩余的作品用于出版。短短的时间内，为他做这些工作的人中有两位有着显赫事迹的人。罗伯特·弗格森，起初是一名牧师，最后秘密参与政治，写作传单，在为威廉的利益参与一些险恶的冒险活动后，最终成了詹姆士二世党人，并不光彩地结束了其古怪的煽动事业；苏格兰人亚历山大·谢尔兹，反对主教制，同时很虔诚，作为《别放松》（*Hind Let Loose*）一书的作者，苏格兰长老会仍然敬仰他。这两位主要是帮他做文书的工作。和蔼而优秀的大卫·克拉克森则分担了他牧养的工作，喜乐地为这位显要的清教徒排解了忧虑烦恼，缓和了岁月的艰难。克拉克森显然赢得了巴克斯特大方的赞赏。贝茨博士精彩地说他是“真正的圣徒，在他的言谈之间，他心中恩典的活泉涌流”

出来。他的生活无声地复制了他所传讲的神圣的话语”。

靠着文书的帮助，欧文于1677年完成并出版了《解释、证实并捍卫通过基督的义归算在人身上，叫人因信称义的教义》。从这部作品中可见，他在最出彩的争论岁月里那种推理的力量和旁征博引的能力并未减退。有人批评该文讲论因信称义本质的内容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本来因信称义很明了，没必要也不可能进行解释，对此，我们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同意。然而，这样的责备不能局限于欧文身上，因为在信心这一主题上，清教徒神职人员学究般的辨识力远不如改教时的神学家们。关于信心的巨大难题并不是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道德的问题。这样的说法确实有道理：精心地试图描述信心，就像在对待美丽的透明物体一样，一旦接触到了，就没有光泽了。

这部伟大的作品很可能是多年思考的成熟果子。但当我们审视欧文短暂余生中的成果时，很容易发现，这些作品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尤其是其中两方面源于他周围发生的事，以及他敏锐的眼光发现的危险趋向。首先，他写了很多反对罗马教的作品，比如《罗马教会不是可靠的

向导》，《公正地简述更正教信仰》，还有《谦卑地见证神怎样以良善来对待罪恶的教会和民族》在一定程度上也算。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听到这位守望者喊道：“黑夜怎么了？”针对查理二世及其朝廷对罗马教的同情，英国国教中不少人想要往罗马教方向靠，可能继承王位的约克公爵公开承认信天主教，昏昧的恶行预示的信仰、自由和对人很宝贵的一切事面临的危险，欧文都很警觉。对比后来发生的事，在这些作品的许多章节中，欧文博士的智慧和远见令我们惊讶，甚至往往是钦佩。

除了在罗马教的事上适时地鼓励、警告更正教信徒之外，欧文还渴望看到他们中间不再相互疏远，分门别类，更正教大家庭中各部分能联合起来，相互信任，抵抗共同的敌人。他并非对于离开主教制的国教的必要性和义务确信不足，因为在一场同斯蒂令弗利特的争论中——这位有能力的国教人士刻薄的攻击令他卷入这场争论——他写出了自己为不从国教的行为辩护的最佳作品之一。但他越来越渴望不从国教者各派别之间的差别降到真实程度，并且，尽管差别仍旧存在，但大家能相互信任，携手行动。

他的《更正教信徒联合起来》就是出于这样明智而又慷慨的意图。我们信服，这也是他的另一作品《论福音派教会的起源、本质、制度、能力、秩序和交通》的首要目的。我们很清楚，有人认为这篇具有很高价值的论文只不过是表明欧文关于教会政策的观点改变了，重新回到他开始出任公职时的长老派立场。但检视这篇论文，就可以明显看到，欧文不是这样想的，他的目的是表明自己可以与温和的长老派之间一致到什么程度，并在这个所有宗派都受苦日深的岁月里，为统一一致的行动打下基础。相应地，我们看到，他令人钦佩地把福音教会的真正本质描绘成认信的信徒的集合，并且拒绝任何人或群体“拥有凌驾于教会之上的立法权”。他声明自己确信：“初代教会管理者的秩序——即一间教会有一名牧者或监督，由许多长老在教会治理和一切圣洁的服侍上协助他，这些长老或者参与教导，或者只参与治理——并没有推翻教会秩序，视治理和惩戒为无用。”至于教会间的交通，尽管他否认任何其他教会或集合起来的领袖有权威干涉、命令一间教会，但“没有哪间教会独立得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不与别的教会同

工，就靠着自身的能力一直独自履行对主耶稣基督和普世教会的责任。教会若将其职责局限于自己会众的行动，就是断绝与普世教会的外在交通。”他坚持，“奉基督之名召集的总会，在数间教会相互交通后自发取得一致时，可以宣告并判定圣灵在《圣经》中的心意，诏令信徒遵行《圣经》启示、命定的真实、有必要的事。”进一步，“如果凭可靠的见证得知，任何教会允许在属天的敬拜中加入任何迷信或虚妄的事，或其会友如此行，就像《腓立比书》3:18-19所说的那样，羞辱福音和基督的道路，而该教会本身却不加以改进，为之悔改，那么其他彼此相交的教会为了基督的荣耀和福音的尊荣这共同的利益，在有机会的时候私下履行劝诫其长老的职责后，就应该召开总会商讨，要么是为了采取进一步的手段来使之复原，或者与之绝交，在其恶道上无分。”我们并不想衡量这些原则与欧文时代的长老制之间的差别，或者这些原则与当代修正过的长老制之间减小了的差别，而是用一本最早的欧文传

记中的话来证明他“在这件事上的脾性”^①。我们甚至可以斗胆说，在将来属灵的危险、外部的危险加剧时，欧文的这些原则是否作为这两个现代不从国教者的伟大派别之间建立稳固、体面的合一关系的基础呢？

但除了对更正教的外在威胁令欧文渴望朋友之间合一之外，还有另一更有趣的原因，即他心里日渐充满福音伟大的核心真理，越来越因之而喜乐。若是我们站在构成基督教特有的荣耀和力量的那些伟大真理的框架之内，看到的基督徒之间的些许差别就微不足道了。而这些伟大真理的框架越来越令欧文的心长久驻足。这在他这一时期的三部伟大的教义灵修作品中显而易见。

第一部是“Χριστολογία，或者说声明基督位格的荣耀奥秘，他是神也是人，有神无限的智慧、爱和能力。也论他道成肉身的根据和原因；他在天上事工的本质；当前教会的状况；在信仰中他位格的作用”。这篇文章的理论基

① 出自匿名作者写的欧文传记。在阐述这种愈合脾性时，该书还说：“我听他在一位贵人和其他人面前讲，如果长老会像在苏格兰那样运作，那么他可以加入。”

础是主对彼得说的难忘的话，《马太福音》16:18：“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在主耶稣的这一宣告中，欧文发现了三项伟大的真理，这篇文章实质就是阐论这三项真理。其一，基督的位格是教会的根基；其二，世界和地狱的力量都会反对建立在基督之上的教会；其三，建立在基督之上的教会绝不会与基督分离，也不会灭亡。很容易看到，在这些题目上，欧文的思想看到了教义陈述、博学的阐释和虔诚的反思丰富的园地，并在书中以习惯于高尚的属天交通的心所拥有的一切喜乐阐述了这些内容。令人愉快的是，他在这部作品中丢掉了过分学究的风格，这种风格给他早期的一些论文抹黑不少。并且，这部作品从单纯的教导转向灵修，意在喜乐地一瞥将要揭示出来的荣耀。

第二部作品是鉴察人心、鼓舞人心的论文《属灵的心思乃是本分所在，也会蒙恩》。该文首先是向他自己的心讲道，然后是对私下的一群会众讲。该文也揭示了欧文在最后的岁月里过得是多么出彩，而这几乎没有人涉足过。这种出彩在于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就像当代最谦卑最圣

洁的人之一所说：“属灵生命应该在私下里繁盛，这是必不可少的。远离了日常生活的吵嚷骚动，天国的候选人才能全心操练祷告、操练时时警醒。”

欧文最后一部作品是《默想并讲论基督的荣耀》。这部作品体现了他晚年的圣洁沉思，其中许多内容似乎确实回响在属天的敬拜者中。可以把班扬在《天路历程》中的话用在欧文这部作品中记述的默想上——“离城近了，他看得更清楚了”。很惊人，三位伟大的清教徒神学家各自写了一篇关于天堂的专论，各自都有独特的一面令自身乐于观看天国。对巴克斯特而言，天国最突出的概念是安息。谁会惊叹呢？因为他在地上的一生只不过是长久的疾病。对于有志于成为更加圣洁的豪而言，天国最令他喜爱的概念是圣洁的喜乐。而对欧文而言，天国的荣耀在于基督完全的显现。这些概念尽管不同，但都是真实的。完全看见并完美地享受到基督，就会确保这一切。现在我们追寻一下欧文余下的脚步，这些脚步引导他走入无比的荣耀中。

我们曾提及瓦顿大人是友善对待患难中的不从国教者的勋贵之一。他经常用白金汉郡沃伯恩的乡村住宅庇护受

逼迫的牧师，就像法国的莫尔奈和德普雷西斯开放自己的城堡来庇护胡格诺派一样。

欧文病情日渐加重时，瓦顿邀请他去沃伯恩，尝试一下换换空气的效果。在这个安全的避难所，他遇到了其他遭逼迫的弟兄，他们应该享受到了彼此劝勉、一起敬拜的益处。不过就是在这里，他的病情也逐渐加重，令他无法在自己希望的时间回到伦敦的群羊那里。他写了一封信，生动地反映了在逼迫时期的焦虑，也有趣地证实了欧文在痛苦中，在病情日渐加深时，对自己百姓的忠诚和感情。笔者非常乐意将其摘录下来：

在主里面蒙爱的啊，愿怜悯、恩典和平安从我们父神并我们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交通，多多地加给你们。我本指望现在与你们在一起，我有这样的渴望和决心。但我们恩典的圣父却对我有其他安排，至少一时如此。我痛苦的疾病还在继续，我越来越虚弱，无法承受旅途奔波。这对我是多么伟大的操练，因为他知道时节，而我应当凡事快乐地顺从他。我虽然身体与你们相

隔，心思、情感和灵里都与你们和众人同在。因为我盼望你们在主来的那日成为我的冠冕和喜乐。我昼夜为你们祷告，祈求主令你们在他的旨意中站立得稳，坚守起初的信心不要动摇，直到末了。我知道，从这么远写信给你们讲在这时节你们的本分，本来没有必要，因为担当侍奉的我的弟兄很好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出于我对你们的身后感情，你们会给我假期，以便在我的病情允许的情况下，带给你们一些东西留作纪念。

首先，我祈求神，叫我们心志坚定地看为基督和认信福音的缘故所受的羞辱和损失，是我们在今生能够分享的最大的荣幸。使徒们也是这么看的。他们因自己被算为配得为他的名受羞辱，就喜乐。从无到有领受信心之恩是莫大的殊荣，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因此，使徒用特别的方式告诉腓立比的教会，主不仅施恩叫他们信基督，而且也叫他们为他受苦。与基督同受苦难，比起同他最大的仇敌一同作王，要远远光荣得多。如果我们心里因信心坚定这样的心志，就会大受鼓励。我提这些事只是因为知道你们受的苦难更大了。

在此时节我要劝你们行的下一件事，是加添你们中间相互的爱。因为对于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的每一次考验，都是在考验我们对弟兄的爱心。这是主基督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的，即当世界公然恨恶我们众人，并照此向我们众人行，那我们就在我们中间显出活泼的爱心。如果爱心有什么衰败、冷淡，在这样的关口都没能恢复，那就没指望恢复了。因此，我祈求神，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对全体会众，对每个会友，都能越来越多地凸显出果效来。你们可以公正地通过你们中间这一恩典的增长来衡量你们在当下的试炼中结出的果子。特别是，适当地顾及那些弱者和被诱惑的，即不得把瘸腿的拒之门外，而是让他得到医治。

此外，弟兄们，我恳求你们，在逼迫加增——很可能有一阵子事情会朝这方向发展——的时候听一句劝。我希望，因为你们没有治理教会的长老，你们的教师没法安全地公开活动，所以就在你们中间任命一些人，在时机允许的情况下继续走家串户，尤其是帮助软弱的、受诱惑的、惧怕的——那些灰心丧胆的或者就要放弃

的，在主里面鼓励他们。挑选富有勇气、坚韧不拔的人来担当此任，并且叫他们知道，基督将这一蒙福的工作交给谁，以此来尊荣他们，那他们就是幸福的。我渴望担此重任的人都是忠信之人，知道教会的处境。借此，你们可以知道教会会友的整体状况如何，这对你们是很大的指引，特别是对你们的祷告来说。弟兄们，警醒吧，叫任何一个灵魂都不在你们的照料下失落，若神愿意的话。但愿没有一个人被忽略，要考虑他们一切的境况，在他们所有的处境中都施以援手。

最后，弟兄们，我现在不会多打扰你们了，要为了你们已经领受的或将要领受的属灵益处的缘故，通过当下的惧怕和危险来检视自己，这样才能真实衡量你们的情况。如果这会操练你们的信心、爱心和圣洁，如果这能令你们更珍惜福音的殊荣，那么这就无疑表明主基督在你们患难之时会祝福你们。请为我祷告，就像你们一贯的那样。特别是要祈求，若神愿意，叫我回到你们中间；如果神的旨意并非如此，就求他赐我通往神荣耀国度的祝福之门。我向全教会问安。我在主里大胆地宣告，我为了耶稣的缘

故，是你们不配的牧者，你们的仆人。

“J.欧文”

附：我谦卑地盼望你们在祷告中纪念我所在的这一家，我从他们那里领受到了，正在领受到基督徒的厚爱。我可以像使徒说阿尼色弗一样，说：“愿主叫他们在他来的那日得着怜悯，因他们在我遭遇大患难时屡次使我畅快。”

他的病日渐严重，不久他从伦敦搬到肯辛顿，因为那里有乡村的好空气。不过，偶尔他还是会造访伦敦。他又一次去伦敦所发生的事为我们提供了另一幅他在这一时期的画面。他驾车走在河岸街上时，两名告密者拦住了他的马车，霸占了他的马匹。恰好太平绅士埃德蒙·嘎德福雷爵士从那里经过，看到一群暴徒围着马车转，就询问发生了什么事，若非如此，肯定马上就有更暴力的事发生。调查事件缘由时，他命令告密者和欧文在指定的日子去另一位太平绅士家里见他。日子到了，结果发现告密者行事不轨，因此他们不

仅只得到了微薄的赏金，还重重地受到训斥。就这样，欧文再一次像小鸟挣脱捕鸟人的网罗一样，逃脱了灾祸。

仍然远离公共领域的欧文不久后定居在宁静的伊灵村，他在那里有自己的房屋和一些产业。只是逼迫再次悬在他头上，要搅扰他晚年的圣洁生活——有人试图将他和其他一些不从国教者卷入麦房阴谋案，但指控离谱得难以置信，而且没多久，神就使他远离所有这类灾祸，将他藏在营中，远离人的骄傲和舌头的吵嚷。安东尼·伍德说欧文“很不情愿地耷拉下脑袋，死掉了”，但亲眼见证这位胸怀坦荡、心系天国的清教徒最后岁月的人，眼中看到的景象却大不一样！在一份他最晚写出的文字中，当提到自己日思夜盼的卸下世上一切担子的日子就要到来时，他说：“因这将要来的事，我还活着，为之喜乐；比起其他难以言述的好处，这事令我对世人趋之若鹜的那些事毫不关心，那些事与坟墓将要给你的很相近，没什么区别。”他在临终病床上的操练就是他在这里描述的经久又耀眼的经历。他死前一天给挚友查理·弗利特伍德的信中，精彩地表达了他基督徒的情感，他在恩典中的美好盼望：

亲爱的阁下，尽管我没法自己写一个字，却很想给尚在今世的你再说一句，因此由我妻子执笔给你写信。你长久以来的友善——我知道与之相伴的是什么——不仅是非常珍惜的，而且还令我畅快，甚至在我将死的时刻也是如此。我就要去见我灵魂所爱的那一位了，他也以永恒的爱爱我，这是我一切盼望的根据。但这过程很恼人，有各样强烈的疼痛，都是因为断断续续地发烧。今天，万事都预备好了，要按医生的意见送我去伦敦。但我们都很失望，因为我无力起程了。我正在离开教会这条风暴中的船。但只要伟大的领航者在船上，那么失去一个可怜的下层水手就没什么大不了。活着，祷告，盼望，耐心等候，不要沮丧。应许定然实现，他绝不离开我们，也不会撇弃我们。你亲爱的太太的病让我很痛心，愿良善的主与她同在，扶持她、搭救她。我爱她和你其余的亲属，他们都在主里与我甚是亲密。请热情地纪念你将死的朋友。我相信你会的。

“J.欧文”

“默想基督的荣耀”第一部分在威廉·佩恩牧师的监督下通过了出版流程，佩恩是埃塞克斯郡萨弗伦·沃尔顿的一名不从国教牧师。欧文死的那天早上，他来给欧文讲事情的状况，欧文听罢，高举双手，举目望天，对他说：

“我很高兴听到这消息。但是，佩恩弟兄！长久盼望的日子最终来了，我在其中将以在世上前所未有的方式看到那荣耀。”但欧文健壮的身子要倒下，让斗争精神止息，并不容易。他的医生考克斯博士和埃德蒙·金都说他这将要消散的地上的灵魂居所健壮异常。而一直在他身边的随从在他走的时候，因他得到属天扶持的强有力的精神忍受住了肉体的折磨，无比惊奇。“他病了很久，非常憔悴，病痛常常锐利猛烈，就像不可避免的死亡的打击一样，但他镇定又谦恭。”最终，斗争停止了。他眼睛和手都朝上，仿佛他最后的举动是在灵修。欧文的灵魂默默地进入永恒。这是1683年8月24日，圣巴多罗买日的纪念日。这日在基督教会的年表中值得纪念，因为在这一天，两千名不从国教者因为良心的缘故置身于贫穷和逼迫之下，并且天堂的门大大敞开，接收了殉道的法国更正教信徒。十一天

后，他下葬。由超过六十位显要人士组成的长长的送葬队伍，坐在多辆六匹马拉的马车上，还有许多其他人坐着送葬车、骑着马，静静地跟随着欧文的家人穿过伦敦的街道，一直送他们到清教徒墓地本思园。

和蔼可亲的大卫·克拉克森在接下来的安息日，给欧文的葬礼证道中说：“我们在烛台上曾有一盏灯，不仅照亮了屋子，还照亮远近的人。但现在灯灭了。我们珍惜得不够。我希望不是我们的罪把灯弄熄了。我们拥有特别的荣誉，要是其他教会拥有的话定会十分珍惜。但这冠冕从我们头上掉下来了。哎，愿我无法加上这句：‘我们有祸了，因为我们犯了罪？’”

欧文博士死的时候已经是老年。但惊奇的是，他一生不断从事各种活动，并且进行深入的研究，却没有很快就油尽灯枯。论到他，可以套用安德烈·富勒通常用来说自己的话：“他拥有存在的一大部分。”据说他步入晚年的时候弯腰驼背了，但当他年富力强的时候是高大魁梧的，脸上却挂着他特有的那种既严肃又甜蜜的表情。他的举止彬彬有礼；他亲切的谈话虽然从来不失严肃，却又和蔼老

练，带着智慧。因他面对最恼人的挑衅时控制脾气的出色能力，面对一切财富变化时跟同时代所有伟大的清教徒一样面不改色，朋友们都钦佩他。“总的说来，他严肃、快乐，思维发散；他说话从不带着不满，却总是讲论天国，带着对基督、圣徒和所有人的爱。这在他身上是那么认真、自然而然，好像恩典和本性在他身上已经调和，合二为一了。”这是最“知晓他生活方式”的人描述他的话。但我们太遗憾了，因为只能得到这样概括式的描述，其中也少有关于他家庭和社会生活的信息，否则我们本应能够“在这生活方式浮现时能把握住”，让我们对他的品格的认识不那么脸谱化。

不过，笔者更在意的乃是欧文在各种公共事务中的表现。在本书的结尾部分，似乎应当用少许篇幅，通过回顾他在这些公共事务中的表现来塑造他的人物形象，评价他这个人。立传者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断言传主比同时代人都要优越，而要说欧文至少是“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很可能无须太多的创造性技巧或口若悬河的辩才。然而，下这样的结论时，几乎全部都取决于我们以之为判

断标准的那种超然卓越的能力。笔者相信，如果每次评价只选单独一项卓越才能作为标准，那么同时代三位伟大清教徒中的任何一位都可以说是最伟大的。如果用在讲台上口若悬河让人印象深刻的辩才和活跃地参与各项活动作为标准，而且这一切活动都取得了使徒般的成功，那么同时代难道有哪个传道人面对理查德·巴克斯特不甘拜下风？如果是要寻找当时的知识伟人中最为潜心研究基督教理论的人，这人想象力丰富，对每一涉足的题目都能带来光亮，盖上穹苍的壮丽，那么难道不将冠冕放在异常善美的约翰·豪脚前？但如果是要问，所有清教徒中，谁最因熟悉启示的真理而闻名，谁就特定的一段经文给出了最多的光亮，发现了其丰富的内涵，揭示其前后关系与和谐，并且作为“万里挑一的解经者”身体力行最深邃的启示的教义？或者，用我们将要辨识出的其他的卓越才能作为标准，那么欧文博士的名字岂不毋庸置疑、众口同声地列在候选人之中？因此，若要清楚准确地把握本书褒扬的人物，那么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评价不仅令人反感，而且最后几乎一定会犯错。因此，笔者倾向定睛于欧文博士的主

要关系和最突出的心理特征，借以描绘他的形象，而非塑造偶像。

我要提的第一项卓越才华是欧文作为传道人的能力。我们相信，就此而言，当代流行的评价同真相比起来可谓天壤之别。人若熟悉他付印的证道，留意到其中丰富的神学宝藏，绝不会拒绝给他伟大的讲道者的赞誉。但拥有这一恩赐的人并非总是拥有另一项对于传道人而言同样重要的才华——力量，即通过讲话表达出经文中的所有情感、意味。乍看起来，欧文在这方面有所欠缺，他遣词造句比较绕口，尽管私下里读他的作品时很容易忽略这个问题，但如果没有出色的表达能力，那么要在听众身上产生效果是不可能的。人们甚至认为，知识分子的习惯肯定会妨碍他成为好的演讲者，就像艾迪森一样，他在银行里存着许多黄金时，却往往失去唾手可得的钱财。但欧文同时代人的记述恰恰相反，其中一些人的判断力令人钦佩，因此更值得信赖，甚至连安东尼·伍德都对他的讲道能力有些嫉妒。确实，他们的描述会让我们做出结论，认为他的口才富有说服力和潜移默化的感染力，而不是巴克斯特那

种激情四射的方式，是甘霖，而非暴风骤雨。但他似乎用这种形式的口才大获成功。跟他意气相投的同事克拉克森说“他讲任何题目都具有的那种令人钦佩的能力”时，说他“从不失言，即兴表达比其他人经过准备的发言还要好”，“甚至在国家最高领袖面前”也仍旧保持用词准确和思维敏捷的能力。此前我们已经引用过，伍德说欧文的演讲“能随心所欲地让听众为之动容”。一位判断力很强、不偏不倚的作者经常听欧文讲道，他说欧文“在讲台上那么耀眼，就讲的内容、表达的方式以及对听众的效果而言，他确实是至高者的使者，教导神旨意的教师。他器宇轩昂，温文尔雅，令他在场时很能打动人，或者说比他的作品和名声更能打动人。这等于点亮了一盏明亮的灯笼，令他内在的卓越才华增色不少”。

其实，欧文和同辈人的证道不仅令我们不得不高度评价这些传道人，还令我们高度评价当时的听众，他们能对这么有力的灵粮津津乐道，乐此不疲。也许，来听欧文应诏传讲证道的上层听众之多，地上没有哪个传道人比得上。这里不是指他早年在佛罕和科吉歇尔时，为他的侍奉

喝彩的拥挤人群，也不是那些秘密在楼上聚会的人，欧文与其是说对他们宣讲真理，不如说是悄悄地给他们耳语。相反，这里指的是那些惯于在牛津聚集到他周围的高级知识分子，以及联邦掌舵的勇士和英雄，他们在公共禁食日和感恩日，或者在国家重大场合，就会成群结队地站着听这位伟大的清教徒讲道。这些人中大多数在神学上的造诣可不是假装的，而且他们还最先拔剑保卫传讲的自由和不受限制敬拜的自由。

如果我们没注意到欧文高超的办事能力，那么对他以及他令人得益的影响评价就会很不完全。就此而言，笔者毫不犹豫地断言他胜过所有清教徒。他和众多战友们高尚的使命是树立并捍卫良心的权利和敬拜的自由，他对于己方原则的造诣令他很快成了众战友们在所有紧急情况下的首席谋士。他清晰地领会并且牢固掌握了非常抽象的原则；他善于识人，分辨出他人隐藏的动机，对某些人他甚至凭直觉迅速地做出了万无一失的判断；他人脉资源丰富，也知道在什么时候该迅速出手，什么时候该保存实力。一个政治家若集这些才华于一身，且样样出类拔萃，

那么就具备了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资格。人们一致认可，他是刻意在风暴中掌舵的人。巴克斯特就缺少不止一样这类身居要职所必需的能力，他的热心在某些场合会令他做不必要的事，而他的优柔寡断会令他在需要行动的时候还讨论个不停。豪则近于不食人间烟火，喜欢离群索居，他甚至几乎想要在一些人烟稀少的森林里或人迹罕至的遥远山岭中孤零零地死去，如果可以的话，他才懒得理会公共事务呢。但唯独欧文很早就显示出了在这些方面的卓越才能，对此，没有谁比克伦威尔发现得更快。前文已经提过，克伦威尔在都柏林大学的事上征求欧文的建议，后来又带欧文去苏格兰，不仅是让他作为随扈教士，还充当整个战事的谋士，因为他发现管理苏格兰的神学家比击败其军队要更难。最后，他又交给欧文治理牛津大学这一艰巨危急的任务，使大学起死回生。在清教徒和不从国教者进行的超过三十年的长期斗争中，欧文都是谋士和主脑，在面临重要行动和巨大困难的时候，大家都仰仗他。

有人指控欧文和其他当时的不从国教者掺和政治太多，与他们担任的职位不相称。但是谁使得他们这么做

呢？难道不是妄图剥夺他们最宝贵的民权，规定按他们自己的良心来敬拜神就是犯罪的那些人？法国的胡格诺派也面对着这种卑鄙的非难，说他们秘密聚会，但当局禁止他们公开聚会啊。欧文得到的赞誉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源于他看到并恪守了自己职位必要的本分。也许，当时所有清教徒中，他最快“通达时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这是简单回想本书记述的事实之后，理应做出的评价；而一些同时代最出色的人也不会吝啬于做出这样的评判。前面已经引用过一封给巴克斯特的出色信件，其中格外提到了欧文担任牛津校长的表现，信中说：“他的年龄、虔诚、原则和严格的纪律，以及他坚持捍卫的利益，影响了许多一开始对他轻蔑、嫉妒、敌视的师生；他个人的品格、随和的仪态和在工作上灵巧的处事手段，征服了所有人，大学上下对他不仅是越来越满意，还以这样一位校长为傲。其实，有了这些性情和成就，不管他因自己的本分、选择还是兴趣所在而置身于什么样的人中间，倘若他没能出类拔萃的话，肯定会令人大为惊讶——这是他理所当然的荣誉，是他关心的人们总的来说都会归给他的，

鲜有人与之媲美。”

但是我们一想到欧文，最通常想到的是他神学家的身份，我们对他的高度评价也正是基于他的神学作品。甚至仅仅是他写作的材料就令我们吃惊了。考虑到他一生中有多么忙碌，我们会认为他写了那么多作品真是不可思议。罗素版文集和赖特编纂的“解经”系列两种欧文作品加起来将近28本八开卷，不过我们觉得他的作品最初出版时的那种对开本更适合衡量其总篇幅。詹姆斯·斯蒂芬爵士带着一种喜爱老派神学家的人都会明白的感情说：“可以把金字塔推倒，把尼亚加拉大瀑布分成几段！但你别让这位伟大的逝者的精神从其壮丽的圣地中唤醒，让当今的图书业相形见绌。”

然而，当我们对他的作品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当我们注意到在每次大争论中，比如他同阿民念派、苏西尼派、罗马教和主教制之间展开的争论中，他写的作品在近两百年过去后仍然被普遍视为在这些论题上的经典，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名字列入那时代最有学术成就的人中间。他不得不与一些低水平的人辩论时，完全游刃有

余，对于这些人的水准，可以用评价富勒的对手的话形容：“他们还不够他塞牙缝的。”但在其他辩论中，如同古德文就圣徒得蒙保守进行的争论，他挺身跟当时一些最优秀、最有成就的人辩论。然而他面对任何对手都从未胆怯。不止一次，他的作品终结了争论，让对手无言以对。只有一次，即他急匆匆地跟沃尔顿辩论那次，他无可否认地落败，不再涉足该领域。没有必要重复前文对欧文各样作品的记述中得到的结论，但这似乎是欧文作为神学作家最为独特的特点。

也许，要表达欧文最惊人的特点之一，没有什么比得上麦金托什常常用来描述边沁作品的词——全面。他把着手的题目边边角角都犁了一遍。在着手研究一个题目时，他惯于把所有讲论该题目的作品都读了——尤其是对手写的文章——然后才一点一点地论证，把《圣经》的光芒集中起来澄清、构建论点。他的研究深入全面，想要遵循同样路线的后来者，没法再给他的成果再加添什么了，甚至在该领域的边角地带里都没法再找到什么闪光点了。

笔者斗胆用“神学保守主义”这个术语来描述欧文

作品的另一特点。他所处的时代思想活跃，百家争鸣，好像暴风中的海洋，妖孽横行，因而不可避免地让人落入理性主义的阴影之中，但欧文却立场坚定。终其一生，他的观点都很一致，就此而言无人可比。他的作品中到处可见闪光的智慧和深邃的思想。然而，是智识——而非用新奇的消遣、虚妄的推测来进行的消遣——论证出使徒教导的事，并加以捍卫，而且感到其中的真理足以穷尽一个天使领会的知识。欧文身上的这一特征源于多种因素，尤其是他深深地尊重《圣经》的权威，因而才能在《圣经》丰富的园地中跋涉时，不至于逾矩。真理对他内心的影响就像活生生的力量把属天见证写在他里面一样。同样，他海量的学问令他可以对各样观点追根溯源，发现不学无术之人视为惊人发现的东西其实只是已经被驳倒的谬误死灰复燃，除了名头之外没什么新意。

欧文的思想恪守加尔文主义也正与此相关，或许还要在一定程度上为之负责。巴克斯特和他实质上都秉持同样的真理，他们的观点，甚至在他们看起来分歧最大的时候，区别都仅仅在于形式和表面，而非实质。不过很明

显，两位伟人各自有独特的立场。就巴克斯特而言，出发点是人需要一套伟大的恢复系统，这使得他向外、向上，在基督徒的救恩中一步步迈进。而欧文的出发点是神在永恒里就设定了借着一位中保施行拯救的计划，这是欧文在历代以来神奇妙的安排中揭示出来的，信徒要永永远远享受其荣耀的结果。这令欧文的整个神学体系更为全面，层次更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样的事实：巴克斯特强调罪人的责任，呼吁他悔改——“现在就悔改，否则就悔改不了了”——他因此显得伟大；而欧文在指导和建造已经得救的人这方面迸发出了巨大的力量。

这又引出了他的另一项最为显著的卓越才能，即，使基督教体系中的各样教义，甚至是最深奥的教义，以鼓励和安慰的形式出现，作用于我们人性的情感和实际行动。欧文在大论战中，用自己的智识“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显出他的伟大；但他的伟大之处还远不止这些。在诸如《论信徒治死罪》这样的实践性作品中，他把真理付诸实践，不是对付异端的谬误，而是对付人心的败坏和诡诈。这样一来，倒是令人犹豫，他哪一点

最令人钦佩——是他对神话语的熟悉呢，还是对人心深刻的认识呢，还是他用神的话语来刚劲地医治人心的手法。而他所有伟大的特点——解经家、信仰捍卫者、渊博的神学家、聪颖的实践指导者——似乎都在《希伯来书注释》这部等于是知识的顶峰的作品中，一次性全部显现出来。

但本书提及的欧文的某些卓越才能与他最大的缺点密不可分，这一缺点与其说是实质上的，不如说是形式上的。他不管涉及什么问题，都希望面面俱到不留遗漏，因此他在论及一个题目时，总是言无不尽，令他偶尔显得啰唆、东拉西扯。要是没有这个缺点，他的作品会受欢迎得多、有用得多。他写作的时候缺乏长远的大局观，似乎不知道无须费力地钻研就一针见血的秘诀。这一点，还有他偶尔用括号说明的方式牵扯其他事的风格，是欧文进一步为人接受的主要障碍。沃恩博士的看法很公允，即倘若贝茨行文的流畅优美同欧文厚重的思想结合起来，作品就近乎完美了。但我们承认这一偶尔的缺陷吧；我们甚至可以更退一步，承认在其他素质上他不如其他清教徒——在点子和精力上，他不如巴克斯特；不如芙莱维尔温柔；不如

豪威严；在箴言警句上不如腓利·亨利和马太·亨利父子；不如贝茨善用漂亮的类比——然而，在他同时代，或者任何时代的神学家中，同时具有那么多珍贵素质——圣洁的学识、能清楚阐释并牢固捍卫神的心意、思想深邃丰富——这样的人哪里找得到呢？他的作品真像是孕育金子的土壤，耐心耕耘的人定会收获丰富的矿藏。

历世历代，教会都会兴起一班人，传扬伟大的原则，在教会中复兴神的生命，而欧文正属于这一类人。以《圣经》为一切事情上至高无上的权威；基督是元首；坚持良心的权利；宗教信仰是属灵的，而非形式上的事，源于个人相信特定的业已解释之真理，并必然会在圣洁的生活中彰显出来；教会要与世界分别。这些原则——往往是在火和血中捍卫的——是清教主义的实质，而欧文恰恰是其最高尚的榜样之一。有句话说得好，更正教信仰是清教主义这种感情的论据。但这只是古旧的精神披上了新的名称而已，这种精神是从天上点燃的，有两个记号表明其来自天上——叫世界得福，并受其逼迫。在德国的罗拉德派、波西米亚的胡斯派、那些“在寒冷的阿尔卑斯山上，在

所有我们的祖先敬拜木石偶像时，仍持守古时神纯正真理”的人、法国的胡格诺派、正气凛然的苏格兰盟约派（Covenanters）中间，正是飘荡着这种精神。在任何时候，教会开始在冷冰冰的正统主义中停滞不前，神有时就会让这种精神像和善的天使一样降临，搅动圣所的水，叫瘸子得以康复。当今教会无生命的正统主义和表面上的福音派信仰尤其需要从天上吸入这精神，这灵！努力靠着祷告研读清教徒作品将非常有助于恢复这种精神。唯愿我们以同样的信仰来相信同样的真理，进而产生出同样的人，成就同样的学识和道德上的神迹。由“愿我拥有英国清教徒的灵”这句祷告——据说竟然是从冷漠而精于算计的伊拉斯谟口中发出的——可以看到当今时代最迫切的需求，并及时辨识出最严重的危险。



附录一

欧文的墓志铭



下列拉丁文墓志铭刻在本思园中的欧文纪念碑上：

Johannes Owen, S. T. P.

Agro Oxoniensi Oriundus;

Patre insigni Theologo Theologus Ipse Insignior;

Et Seculi hujus Insignissimis annumerandus:

Communibus Humaniorum Literarum Suppetiis,

Mensura parum Communi, Instructus;

Omnibus, quasi bene Ordinata Ancillarum Serie,

Ab illo jussis Suæ Famulari Theologiæ:

Theologiæ Polemicæ, Practicæ, &, quam vocant, Casuum

(Harum enim Omnium, quæ magis Sua habenda erat, ambigitur)

In illa, Viribus plusquam Herculeis, Serpentibus tribus,

Arminio, Socino, Cano, Venenosa Strinxit Guttera:

In ista, Suo prior, ad Verbi Amussim, Expertus Pectore,
Universam, Sp. Scti. OEconomiam Aliis tradidit:
Et missis Cæteris, Coluit Ipse, Sensitque,
Beatam, quam Scripsit, cum Deo Communionem:
In Terris Viator comprehensori in Coelis proximus:
In Casuum Theologia, Singulis Oraculi instar habitus;
Quibus Opus erat, & Copia, Consulendi:
Scriba ad Regnum Coelorum usquequoque Institutus;
Multis privatos infra Parietes, à Suggesto Pluribus,
A Prelo Omnibus, ad eundem Scopum collineantibus,
Pura DoctrinæEvangelicæLampas Præuxit;
Et sensim, no sine aliorum, suoque sensu,
Sic præucendo Periit,
Assiduis Infirmatibus Obsiti,
Morbis Creberrimis Impetiti,
Durisque Laboribus potissimum Attriti, Corporis
(Fabricæ donec ita Quassatæ Spectabilis) Ruinas,
Deo ultrà Serviendo inhabiles, Sancta Anima,
Deo ultrà Fruendi Cupida, Deseruit;

Die, à Terrenis Potestatibus, Plurimis facto Fatali;
Illi, à Coelesti Numine, Felici reddito;
Mensis Scilicet Augusti XXIV^o Anno à Partu Virgineo.

MDCLXXXIII^o Æat. LXVII^o.

译文如下：

约翰·欧文，神学博士，生于牛津郡，父亲是一位出色的牧师，他本人更出色，配得跻身当时一流神职人员的行列。他熟读各类人类文献，并且最大限度地恰当地使用自己的一切知识来谋求信仰的利益，在他神的圣所中侍奉。在神学、实践和辩论中，他比别人更高一筹，至少是不比与他同列的人差。阿民念派、苏西尼派和罗马教的谬误是毒蛇，散发出的毒气感染了教会，而他却以极为艰巨的努力击退、征服并毁灭了这些毒蛇。他深刻地考察了圣灵启示并施行的整个救赎之恩的系统，并传给他人，而他自己首先感到了其属天的活力，将

其在《圣经》中的记载消化吸收。相比一切地上的追求，他一贯更珍惜自己在作品中令人钦佩地描写的与神极乐的交通，而且他也亲身经历了。在往天国的路上他奋发的思想几乎领会了救恩全部的荣耀和喜乐。当有人请教他关于良心的事，他的答案包含属天的智慧。他是在神国奥秘上多番受教的文士。他私下的谈话鼓励了許多人，通过讲道受益的人就更多了，他出版的作品则带领所有寻求荣耀锡安和福音真理的灿烂明灯的人迈入不朽荣耀的脚步。在他以内心的感情将属天亮光和他受苦的有人的发现传播出去的过程中，他在这尘世的帐幕逐渐衰残，最后，他深刻成圣的灵魂——渴慕享受到他的神——离开了身体。他在青少年时代英俊魁梧；晚年总是疾病缠身，病弱不已，却在这样不堪的帐幕里轰轰烈烈地奋力侍奉神。1683年8月24日他离世，享年六十七岁。这一日对教会来说是可怕的，因为对人而言太残酷，但对他而言却是极乐，因为他的神为他喝彩。^①

① 根据吉邦斯博士的英译本译为中文。——译注



附录二

欧文书信

这里保留下来的是
欧文通信中比较重要的几封信



致杜·茂林

阁下：

我已经收到你对我们信条的评语，你说其中有明显的矛盾、胡说八道、狂热和假教导。所有能用来评论这样一份文件的恶语，你都用上了。并且，从另一封信中，我明白你已经给其他人寄去了同样的信——这是我现在给你回信的唯一原因。抱歉，我要告诉你，你举的所有例子都是你自己或你的朋友弄错了，下面我要简要地给你指出来。

首先，你说第三章第六条和第三十章第二条有明显的矛盾。一处说：“唯有选民蒙赎。”另一处说：“圣礼是

纪念基督在十字架上一劳永逸的献祭。”我真是佩服你把这也当成矛盾。因为你完全知道，我们所有坚持只有选民有效地蒙基督救赎的神职人员，都承认基督为所有人——按这个词的《圣经》含义，即所有类别的人中的一些——死了，并不觉得这之间会有什么矛盾。但你的错误更糟糕，因为你所说的第三十章第二条没有一个字提到基督为所有人死了，而是说，他的献祭是一劳永逸的。这是使徒的说法，用来表示献祭只是一次，与犹太人频繁重复的献祭相反。如果你还继续你的理解，请你别在这上面犯错误。因为这一条结尾说：“基督唯一的献祭是为所有选民献上的挽回祭。”而你根据《彼得后书》2:1说“拒绝救赎他们的那一位”并没有出现在经文中，经文是说“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意思完全不一样。

按我的理解，你引用第六章第六条的一些内容，认为我们没有区分开罪的“责任”和“现场”，你认为我们假定亚当的污秽，以及相应而来的一切，都注入我们里面了。阁下，请容我说，我只能认为，在你臆想我们犯下这样的愚蠢、疯狂错误时，脑子是想到的别的事物。信条中

没有一字一句支持你这么讲。如果你把时间用来读一读我最近关于称义的文章的任意部分，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看到罪责的本质及其归算，令你满意。

你的下一例子说第十九章第三条有错。你的话是这样的：“这里臆断不认识耶稣基督，却年龄又达标的一些人，可以被拣选。这完全是靠行为，与第二十章第二条相悖。”为什么啊，阁下！许多永久蒙拣选的人，在他们借着道和圣灵重生得救之前，一时——有的长，有的短——不认识基督，这不是靠行为。你的异议与整本《圣经》相悖，与历世历代的经验相悖，推翻了所有的侍奉之工，不管是从感觉，还是推理，抑或日常经验来看，都很荒唐，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只能承认，如果你跟一些阿民念派一样，不相信任何人是永久蒙拣选的，或者说在他们真的相信之前就已经蒙拣选，那么你的非议还会有些根据。但我们可不能苟同这样的看法，因为信条的目的就是反对他们的一切谬误。

接下来，你明明地指控信条里有虚假教导，说第十一章第一条，论基督的主动的顺服归于我们，跟第三条，基

督释放我们是因顺服以至于死，而非满足了律法。阁下，你的这些异议真是令我佩服啊，我怕你用的信条版本有误。因为我们并没像你所说的那样，认为基督释放我们是因顺服以至于死，而非满足了律法。相反，我们说基督因他的顺服和死，还清了所有称义之人的债——这既包含他主动的义，也包含被动的义。但你加上一条理由，意在反驳我们关于基督主动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令我们称义之教义。你说，为何这与理性相悖呢？因为我们本来为了满足神公义的要求，而非为了满足律法，应该受死，我们是从这样的处境中得救。因此，基督成全律法并不能满足我们——我们不是得救脱离主动的顺服，而是脱离被动的顺服。阁下，请不要误以为这种错误的推理会令我们改变这一重要真理的条款。你本该乐于读一读我关于称义的书，并坚实地答复我就这一主题所写的内容，这样的话我会告诉你更多我的想法。同时我告诉你，我们是借着基督的死脱离一切的苦难，即我们当受的刑罚，以及咒诅的结果，尽管这是源于那根。阁下，你我都很明白，我们不是从痛苦、折磨和死亡本身中——这些事如果不是因为律法的咒

诅，就不会出现——得释放。同样，阁下，借着基督的顺服，我们从为了行律法而称义的桎梏中得释放。我们不再为了称义而不得不遵行律法，不再为了满足律法的咒诅而受罚。但这些事已经在其他地方充分讨论过了。

最后，你的朋友希望避免谈及普遍恩典，因为这会招致一些或者大部分神职人员的反对。我认为应该为此建议感谢你的朋友，我认为他的判断正确有益。但请你原谅，我不能采纳，尽管我并不认可持另一种看法的人。照我看来，用来支持普遍恩典的不成体系的新方法适于剥离我们一切关于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的固有挂念。我不会在此花时间说明这些观念，尽管神若在任何时候给我力量的话，我不会拒绝这么做。听到你说许多人——就算不是大多数——神职人员会反对，而且你也吃力地反对时，我很惊讶。因为在英格兰写文章表明持有这样观点的人只有两个。在法国如何，我不知道；但在日内瓦、荷兰、瑞士和所有德国更正教教会，我知道大家都持这一普遍恩典的观念。阁下，我不打算再搅扰你了。见谅，我不愿在这些事上欺骗你，要么是你拿到的信条复本有误，要么他人的推

论令你对我们的信条产生了许多错误的看法。

J. 欧文

致哈托普女士

亲爱的夫人：

神的每一作为都是良善的。至圣者在我们中间不会做任何罪孽之事。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即使是当下看来非但不令人喜，反令人忧之事也一样。但我们该等候他的日子，顺从他的道路，不该心里不满，因他是掌管我们的主。你亲亲的婴孩能永远享用我们一切祷告的果实，因为与神立约的子民万事都定下了，确确实实。我们会去她那儿，她却不会回到我们中间。她如此快地经过罪恶悲惨的人生，她生下来只是为了操练你的信心和耐心，

在她永恒的福乐中荣耀神的恩典，就此而言，她比我们要幸福。此时不能在你们身边，令我愁烦，但这也是主的作为。我知道，我不管在哪儿，都没有用。但我会为你们祈求神，叫你们在这试炼的日子不至于丧气，叫你们清晰地看到托付你们的属灵和世俗的恩慈之事物（都是你们不配得的），不至于因世上的悲痛而伤心过度，丢弃任何自己的职责，叫圣灵忧伤，伤害自己的生命。因为这只是让人死。在基督里，神对你们比十个孩子还好，他会保守你们剩下的孩子，并加添孩子给你们，以荣耀他自己并安慰你们。

只是请记住，此时，悲伤不是本分，而是罪的果效，而我们应当努力靠着恩典来治愈。我可以说，当欢喜快乐吗？我知道可以。愿神帮助你们以顺服来尊崇恩典和怜悯。我心与你同在，我为你祈祷，并且，亲爱的夫人，我是最深爱你们的朋友和不配的牧者。

J. 欧文

致珀尔希尔夫人

亲爱的夫人：

您信中说的烦恼令我大为忧心，只有回到神主权的智慧和恩典下寻求荫庇。神也指引你如此，这样你会平静安稳。我这周没法去看你，这令我忧心。我有要务在身，否则一个小时都不会耽搁。但我清楚，在这场风暴中，我能给你的指导实在太少，无法让你满意。基督才是你的领航员。尽管在他似乎睡着的时候，船颠簸起来，但他会在自己的时候醒来，斥责风浪。我已经为你祈求，并且还会照着他乐意赐下的力量，为你进一步跟神摔跤。相隔这么远

的距离，我没什么能够提醒你的，但稍微有些事还是必要的。不要为死人哀伤太多。她已经进入安息，脱离了将要来的患难。当心，免得因伤心过度而令圣灵大大的忧伤，他对于我们而言比一切自然的关系都要重要得多。我不责备你，因为你在这样的境况下，还忠于神呼召的职分，自我省察，判断、责备自己。恩典会证明，你不会遭到主的审判和定罪。我不敢说这样的责罚不必要。如无必要，我们不会面临重压。但倘若神乐意叫你发现这件事里面的智慧和挂虑，并且在什么事上唤醒、复苏你的灵魂有多么必要，那么时候到了，你就会看到这事里面的恩典和爱。我切实相信神这样对待你，是期待你能判断你自己和自己的罪、败坏，但他不愿叫你误判自己的处境。我们都像刚硬的孩子，受责备管教时，就只哭着说父母恨他们，遗弃他们，而忽略了其他一切事。你容易惧怕，认为神不在乎你，你不属于他。而你以为自己有许多理由。但神说，不是如此，而是因为你的刚愎。我请你挑旺所蒙的恩，修正自己的道。你认为自己只能怀疑我的爱心。夫人，亲爱的姊妹，我的孩子，我所挂心的人，请你警醒，莫要失去了

这一遭遇给你的益处。要是你只是为此悲伤难受，质疑神的爱，或者你在基督里的福分，那么定会如此。

在感情平复之前，在这些事上，应该花时间努力遵从神的旨意，挑旺所蒙的恩，从背道中归回，克制罪和对世界的爱。要极为努力地使你自己回到这一双重解决办法——第一，神的旨意是万事最佳的法则；第二，你会让自己更加为他而活，发现剩下的工更轻省，因为这是基督的轭的一部分。就写到这里吧，我只向你保证，你一直在我心里。这令我相信，你也在基督心里，他是一切。亲爱的夫人，我是非常爱你的仆人。

J. 欧文

致查理·弗利特伍德骑士（1）

亲爱的阁下：

我收到了您的信，很高兴听到你安好的消息。神每日的保守可不是一般的慈爱怜悯。感谢神，内人恢复了许多，因此我并不认为她康复无望了。但我自己已经落在各样疾病之中十四天了，而且病情还在持续。神正在指示，我脱离尘世帐幕的时刻就要到了。我认为自己的心思太过于集中在一些我认为是在服侍教会的事情上了。但神会让我们知道，他既不需要我，也不需要这些事，因此叫召我将其丢掉。请为我祷告，叫我借着他在基督里丰盛的恩典，在一定程度上能

向他交账。真相是，我们此时无法像之前那样，看到春雨，看到春天。死亡，会让我们凋残的灵魂沐浴荣耀的洪流，是最好的解脱。我怕我们会死在这旷野，但我们应该努力并不断祈求，叫天从上面降下，义浇灌下来，叫大地敞开拥抱救恩，并且义一同发芽。如果还能在今世回到你们中间，请您比我更加恳切地与神、与我的心、与教会一起为属灵的复兴斗争。我们亲切问候您的妻子，以及在神家里的所有你的家人。最亲爱的阁下，我有生之年都是最爱您的。

J. 欧文

7月8日，于斯塔德汉

致查理·弗利特伍德骑士（2）

亲爱的阁下：

那担负我们重担的已经与我们同在许久，足以令您读到我的信手涂鸦后，也不至于烦扰。我无法求他留下更久了，虽然他的同在令我大为振奋。您和您的全家，他们的处境，我每日都在挂念。当我可以祷告时，就不住地提到您。我发现我们都有许多抱怨。就我而言，我必须讲，岂没有原因吗？我看到自己身上死气沉沉，很不属灵，信心非常软弱，爱心冷淡，圣洁的默想时不稳定，足以令我抱怨。但难道不也有在主里感恩和喜乐的理由吗？岂没有原因吗？当我想到时，就叹服。这些理由是巨大的，荣耀的，无可言表。我现在可以请您担负在主里更喜乐这一本分吗？请为我祷告，使

我能以如此。因为我离世的日子快乐。我心在今世已经疲惫，甚至面对最振奋人心的事也提不起心思。如果不是主的喜乐坚固我，我肯定消沉了。但我必须尽力。除非神乐意让人深深感到自己沉沦的处境，时代的诱惑和危险，充满对灵魂的感情，在侍奉上灵里火热，否则我们定会趴下。我心里有来自无名恐惧的念头，我们中间只有我有一颗罪恶、不结果子的心。请在我的这一愚行上，为我分忧。直到死前，我都没法放下这些念头；现在我提及它们也不是说好像我不该将C先生得到如此的供应视为极大的怜悯，但我在哀哼苛求得救。深处风暴中心，我切切盼望能比从前更热切地感受到基督爱的牵引。但我顽劣的心在这些事上没有顺服。当约翰·哈托普爵士和他夫人，以及您其余的家人回来的时候，请代我致以热切的问候。亲爱的阁下，我是永远爱您的。

J. 欧文

致诺维奇的罗伯特·阿斯蒂牧师

亲爱的阁下：

B先生送来你的信，我收到了，并交给他这封回信，希望能平安到你手里。尽管对于你出于自己的爱而乐于归因于我的事，我都不承认，但我一直准备按弟兄相处的方式，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我的建议。就当前形势而言，我看不出，不管是从良心还是从名誉上考虑，你怎样才能拒绝教会的职分。从名誉的角度考虑，要是你拒绝，就算是按你的领会而言，有着最合乎基督徒作风、最切实的根据，也会有人误解非议。我们不但应该尽可能使自己没有罪恶感，还要避

嫌。但就良心而言，就更急迫了。所有事都同时发生了——神的护理之工带你到了那地方，教会认为你的恩赐能造就他们，做他们的榜样，会众一致同意你来任职，以及当下的境况给你传讲圣道的机会，我在远方也只有承认，看不到你怎样才能撇弃自己对耶稣基督应尽的本分（你属于他，不属于自己，无论如何都必须喜乐地接受他的旨意），拒绝顺从这些明显表明他旨意的记号。只是，请你坐下盘算这会让你付出什么代价——我知道你不会因此而泄气。每日操练恩典，学习智慧，不该让我们忧虑，尽管有时会很恼人。至于你信的后半部分，我只知道牧者和教师的区别仅在于不同的恩赐，职位都是完全一样的，权能也一样，管理所有圣事的权利都一模一样。在新英格兰波士顿的大教会，教士总是最重要的人；科顿先生和诺顿先生也是如此。恩赐有不同，就有不同，否则就没有。我祈求神在这大事上指引你。也请你为软弱、病痛中的我祷告。——我是爱你的朋友和弟兄。

J. 欧文

3月16日于伦敦

致巴克斯特

阁下：

因为天气恶劣，我着凉了，没法如愿去阿克顿拜访您。但我希望，不久后可以荣幸地与您相见。同时，我感谢您表达的意见，并会在各种场合表明，就您提倡的和睦而言，您并不质疑我对自己倡导之事是否诚恳。因为我也一直渴望和睦，为了在各种场合表达这种渴望，我尊重自己蒙召担当的福音之职分。若我能对于如此圣洁、如此必要的工作有任何贡献，那么我甘愿献上自己，鞠躬尽瘁。你这篇文章中的计划，我很喜欢，不仅喜欢您信中提到的

理由，而且支持您将副本发给所有甘愿、渴望推进如此蒙福之工的人，预备他们的心思面对整件事。

目前，照您信中担保的自由（如果我没记错），我向您提出相应的几个问题：

一、您提议的，或者说坚持的，对于迈出第一步而言，不是太多了吗？我认为，大体上的要点不算多，但在其之下不仅有许多不可避免的细节，而且表达的方式可能会令起初的想法大大扩展。

二、您明确排除罗马教徒，他们肯定也会把自己排除在任何这类协定之外。但您是否对苏西尼派也如此呢？他们数不胜数，并且想要将自己放在我们的团契之内。《使徒信经》的前四句要求将他们排除。

三、某些适于在避免激怒各方的协定达成后，防止将来出现分门别类的话，是否现在不该忽略？这些话是在反思过去没有我们现在想要达成的协定时的行为。

四、在迈出第一步时，是否有必要坚持行政长官的权力，尤其是用政府权力来惩治谬误或异端？我一读到您的提议，就想到了这些问题。我会再读，坐实我对这些提议

的领会。

对第一个问题的第一条回答，我同意。对第一项提议及其解释也一样。第二、第三条也类似。我想这么进行下去，但预见到这样做枯燥而无用。因此我只提现在看来需要三思的事。

首先，对第九条，借着那些例子（讲道时用什麼话，用什麼话来祷告，用什麼样的正式方式）您是不是打算让讲道、规定的祷告形式和做事方式也加入那些俗气的做法之中？笼统的说法会令现存的争议显出特别的意味。

其次，第十三条，您认为，除非某人认为有足以毁灭教会的因由存在，否则他就不能换教会？我在对第十八条的答复中给出了更具体的意见。

在您对第二个问题的答复中，我觉得您的第十条理由在一定程度上值得商榷。在您对第三个问题的答复中，在讲到教会的弊政和非难造成的过犯时，您是否充分表达了教会相互的责任呢？我看到了第五条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不在您对最后一个问题——关于行政长官权力——的答复上再加什么了，因为我怕在惩罚的事上跟您

有些分歧，虽然，如果仅仅是制止的话，我在某些情况下会同意。

对于整件事，我认为您的提议值得重视，而且最可能达至目的的渠道也是我在追求的。如果神不赐给我们寻求和睦合一的心，那么任何话都会有争议，打出的却是追求真理和准确性的旗号。但如果我们可以就这些事对喜爱福音的人做出满意的答复，那么我认为所有基督的真门徒都会在这些原则以及类似原则的基础上，以爱心来达成实际的和睦，没人会否认这是他们的目标。阁下，我会祈求主在一切在世侍奉基督的研究和努力上引领、帮助您，尤其是您渴望并研究的在信中带来和睦和爱这件事，请您也为我祷告。——真切爱您的弟兄、不配的同工。

约翰·欧文

1668年1月26日

译名表

一、人名（按姓氏或称呼英文次序排列）

艾迪森	Addison
艾岚，约瑟	Alleine, Joseph
阿尔索普，文森特	Alsop, Vincint
安德森，亚历山大	Anderson, Alexander
安格尔西	Anglesea
安瑟伦	Anselm
阿奎那，托马斯	Aquinas, Thomas
阿诺德	Arnold
艾斯提	Asty
班克罗夫特	Bancroft
巴洛，托马斯	Barlow, Thomas
贝茨	Bates
巴克斯特，理查德	Baxter, Richard
边沁	Bentham
比德尔	Biddle
宾宁，休	Binning, Hugh
博伊德，扎卡里	Boyd, Zachary

博伊尔，罗伯特
伯吉斯，但以理
博克
白菲尔德，理查德
卡拉米，埃德蒙
约翰·文森特
凯恩，凯雷
卡里尔，约瑟
加图
考雅，但以理
查尔莫斯
查诺克，司提反
彻内尔
克拉伦登
克拉克森，大卫
克雷剖尔
克洛彭堡
柯南特
科顿，约翰
克伦威尔，奥利弗
德斯伯勒
底色列
多德维尔，亨利
多玛，菲利普
杜瑞
费尔法克斯

Boyle, Robert
Burgess, Daniel
Burke
Byfield, Richard
Calamy, Edmund
Cane, John Vincent
Carlyle
Caryl, Joseph
Cato
Cawdrey, Daniel
Charlmers
Charnock, Stephen
Cheynel
Clarendon
Clarkson, David
Claypole
Cloppenburg
Conant
Cotton, John
Cromwell, Oliver
Desborough
D'Israeli
Dodwell, Henry
Dormer, Philip
Dury
Fairfax

芬纳	Fenner
弗格森, 罗伯特	Ferguson, Robert
芙莱维尔	Flavel
弗利特伍德, 查理	Fleetwood, Charles
佛斯特	Foster
富勒, 安德烈	Fuller, Andrew
嘎德福雷, 埃德蒙	Godfrey, Edmund
古德文, 约翰	Goodwin, John
古德文, 多马	Goodwin, Thomas
高夫	Gough
高尔, 斯坦利	Gower, Stanley
格劳秀士, 雨果	Grotius, Hugo
黑尔, 马太	Hale, Matthew
何尔	Hall
哈利伯顿	Halyburton
哈蒙德	Hammond
哈里森	Harrison
哈托普, 约翰	Hartopp, John
亨利, 马太	Henry, Matthew
亨利, 腓利	Henry, Philip
豪, 约翰	Howe, John
休谟	Hume
爱尔兰顿, 亨利	Ireton, Henry
杰色	Jessey
朱尼厄斯	Junius
肯, 多马	Ken, Thomas

肯尼特	Kennet
劳德，威廉	Laud, William
莱斯列	Leslie
李思尔	Lisle
洛克	Locke, John
洛克耶尔	Lockyer
卢库鲁斯	Lucullus
麦金托什	Mackintosh
马纳勃郎西	Malebranche
曼顿	Manton
马雷兹	Maretz
马歇尔	Marshall
马维尔，安德烈	Marvell, Andrew
马瑟，科顿	Mather, Cotton
米德尔顿	Middleton
弥尔顿	Milton
蒙克	Monk
莫斯科洛夫斯基，西洛尼姆	Moscorovius, Hieronim
茂林，彼得·杜	Moulin, Peter du
尼尔	Neal
尼古拉斯，爱德华	Nicolas, Edward
奈	Nye
俄姆	Orme
欧文，汉弗莱	Owen, Humphrey
欧文，刘易斯	Owen, Lewis
帕尔默	Palmer

帕克, 塞繆尔	Parker, Samuel
佩恩, 威廉	Payne, William
彭恩, 威廉	Penn, William
盆鲁多克	Penruddock
普林尼	Pliny
坡考克	Pocock
雷诺兹	Reynolds
理考特, 保罗	Ricaut, Paul
罗伯逊	Robertson
鲁夫, 奎因塔·库尔休	Rufus, Quintus Curtius
司各脱, 邓斯	Scotus, Duns
谢尔顿	Sheldon
谢尔兹, 亚历山大	Shields, Alexander
西布斯	Sibbs
斯马尔修斯, 瓦伦迪努斯	Smalcius, Valentinus
扫思, 威廉	South, William
斯蒂芬, 詹姆斯	Stephen, James
斯蒂令弗利特	Stillingfleet
斯特拉福德	Strafford
斯图亚特, 查理	Stuart, Charles
斯威夫特	Swift
西尔维斯特, 爱德华	Sylvester, Edward
席维欧, 恩尼亚	Sylvius, Æneas
泰勒, 杰里米	Taylor, Jeremy
沃维克伯爵	the Earl of Warwick
瑟尔娄, 约翰	Thurloe, John

提罗岑	Tillotson
推斯, 威廉	Twisse, William
乌舍尔	Usher
维恩	Vane
沃恩	Vaughan
维醇加, 坎培久斯	Vitringa, Campegius
沃尔顿, 布莱恩	Walton, Brian
沃德, 赛思	Ward, Seth
华滋, 以撒	Watts, Isaac
温特沃思, 腓利	Wentworth, Philip
瓦顿	Wharton
怀特比, 但以理	Whitby, Daniel
威伯福斯	Wilberforce
威尔金斯	Wilkins
威尔逊, 托马斯	Wilson, Thomas
威瑟斯庞, 约翰	Witherspoon, John
威丘思	Witsius
伍德, 安东尼	Wood, Anthony
润, 克里斯托弗	Wren, Christopher
慈运理	Zwingle

二、地名 (按英文次序排列)

艾德门布里	Aldermanbury
众圣徒	All-Saints

阿斯科特	Ascot
布雷达	Breda
查特豪斯广场	CharterHouse Yard
科吉歇尔	Coggeshall
科尔切斯特	Colchester
邓巴	Dunbar
埃塞克斯	Essex
佛罕	Fordham
赫尔利	Hurly
海德, 爱德华	Hyde, Edward
李登霍尔大街	Leadenhall Street
勒德洛	Ludlow
梅里奥尼思郡	Merioneth
蒙特雷	Monthrey
穆塞尔堡	Musselburgh
纽伯里	Newbury
皮埃蒙特	Piedmont
拉姆福德	Rumford
斯塔德汉	Stadham
河岸街	Strand, the
唐桥井	Tunbridge Wells
沃伯恩	Woburn
罗克赛特	Wroxeter

更正教经典传记译丛

◇ 《毕大卫传》

◇ 《麦克谦传》

◆ 《约翰·欧文传》

◇ 《撒母耳·卢瑟福传》



丛书策划：维克曼出版策划

责任编辑：朱 珠

译文审校：维 真 王仁长

装帧设计：尚上文化

他求学时曾被迫离开牛津大学，以做家庭教师为生，后来却成为牛津大学校长，使在内战中满目疮痍的大学起死回生；

他曾是英国革命领袖克伦威尔最亲密的智囊之一，后来却因反对克伦威尔称王而遭疏远；

他是学富五车的大师，著作等身，却也写作了许多粗浅易懂的小册子，造就了一代代劳苦大众的灵性；

他虽然曾经居于庙堂之高，却对身份卑微的补锅匠约翰·班扬敬佩有加，并一力促成了班扬的出狱；

他就是——

约翰·欧文。

ISBN 978-7-5527-0396-2



9 787552 703962 >

定价：30.00元